

潘

彼

得

8 13157
125-6

87
32
2

潘
彼
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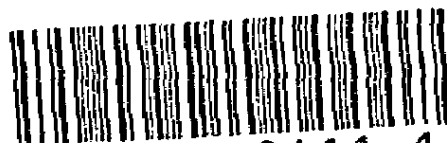
Peter Pan
and
Wendy

葉梁
公實
超秋
校譯

By

Sir J. M.

Barrie



3 0605 8411 1

873.57
325-6
2

1624

序

彼得與文黛 (Peter and Wendy) 是一九一一年出版的，或名，一箇不願長大的孩子 (Peter Pan, or The Boy who Wouldn't Grow Up) 風行後之七年。潘彼得初次表演是一九〇四年十二月廿五日，在倫敦樂刻侯爵劇院 (Duke of York's Theatre)，後即風行於美德法奧等國。自那年起直到現在，至少倫敦與紐約每冬在耶穌聖誕的前後必演此劇。二十多年來的沿襲，在劇界與一般小孩的希望中，潘彼得的表演無形的已變成了那聖節的一部分。以受社會多數永久的歡迎而論，就是沙翁的戲也未必能與之同日而語。

按巴利在未寫潘彼得劇本之前，已有兩本兒童小說的著作：一為

序

一



Tommy and Grizel. 1900 (即 Sentimental Tommy 之後部)，1 爲 The Little White Bird. 1902。在第一部裏面，作者提到一部爲兒童看的新書，他說這部書是『關於一個迷失了的小孩兒的幻想。這孩子的父母尋着他在深林中獨自的喜唱，因爲他自己以爲他如今便可以永久做小孩子了；他怕的就是他們來捉他回家，強逼他長成大人，因此他遠遠的聽見他父母來了，便更向深林中逃去，此刻他一定仍然在那裏跑着，一面不斷的歡唱，因爲他是永遠做一箇小孩子了。』在第二部，小白鳥裏，潘彼得已現身於世，可惜在第八章末了竟遁逃而去；此時讀者雖然無從查問他的下落，但也相信他是不會長大的了。後來作者將此書中之六章擴充爲肯星吞花園中之潘彼得 (Peter Pan in Kensington Gardens)，也就是本書的前身。我想那時候讀過小白鳥的兒童，在他們的夢中總不免再與潘彼得相見，見後必定是一致的央求他回來，回來再告訴他們和他們那班

想像較鈍的父母，那永無島裏還有些什麼新奇的東西。我們都知道潘彼得後來確然回來了，但是我不能不給讀者說一說那榕回來後的故事。

據巴利一位知己的朋友說，巴利寫小白鳥時正住在蘭士特花園 (Leinster Gardens) 那邊；每日少不了經過肯星吞花園。有一天，他正走過那裏的時候，看見草地上四個很可愛的小孩兒在那裏一道頑耍。他們自己創造他們的遊戲，背着他們保姆的面，也就不理會什麼了。巴利止步在那裏望着他們玩；他們看見這個有黑鬍子的大人對於他們不但不來干涉，並且還笑熙熙的對着他們看，他們便都走過去拉他來一起在草地上玩，如是他們五箇人一直耍到掌燈的時辰；回家去不料他們都是同路的，後來走到了家巴利才知道他們都是他的鄰居，就是他相識的戴非士先生的小孩子 (Mr. and Mrs. Llewellyn Davies)，內中有一個男孩子名叫彼得。後來巴利差不多每日總抽出些時間來和他的小朋友玩

要。不久，他們的父親便對他們說：『巴利伯伯是一位戲劇家，他寫過一齣小孩子的戲，叫做潘彼得，都是教小孩子不要玩得太多了。』他們心裏自然都知道末了一句是爸爸的老套；巴利伯伯自己那樣喜歡玩，怎麼還會不叫小孩子玩呢！第二天他們便包圍了巴利，定要他把潘彼得的故事一一的說給他們聽，否則不讓走。巴利講完了之後，他們才曉得他們自己一箇一箇都在戲裏面，還有他們另外一位小朋友叫阿麗思 (Alice)，她也在內。阿麗思就是著名詩人亨理 (W. E. Henley) 的小女，她想稱呼她父親的朋友做 'Friendly'，但只能說出 'Wendy' 來，所以文黛就因此而成名了。

雖然本書是故事的格式，但與原劇中之事實與精神無異。我相信看完了本書的人，都不免盼望有看原戲的機會；同時，看過原戲的人也應當一讀這本故事，使得先前的印象更加深刻一層。潘彼得可說是近

代宗教戲劇方面的一種大貢獻：這劇的目的是要表現宇宙間那種永在的兒童精神；所以潘彼得就是『永恆』的象徵；他重新提醒我們，這世間的主人還是青春的大地和童兒的幻夢；生長，無論在任何生活中，委實不過是一條日暮的窮途，一齣天演的悲劇。這句話大概對於新舊的女子都無需十分解釋；雖然多半的女子仍情願先拏她們前半生的眼力去掩蓋她們生長的表記，這也當然不能不說是男子的罪惡。宇宙間萬物之動靜盛衰都是一種永在的生力的表現；宗教家說這種連續不斷的生力就是上帝，科學家說宇宙的秩序皆有天然的實力在那裏維持的；無論是上帝，或是科學，這種永恆的生力在我們眼光中就好像是潘彼得的精神——一種永長而不長成的東西。我想，人生唯一最重要的原力就是兒童時代那種放任的頑耍精神；假使人類一旦失去了這種原力，這宇宙間便沒有我們人的地位了。我們大家都經驗過在頑耍

時的快樂，或是想念頑耍的快樂，因為在日常生活往往不知不覺便頑耍起來，可惜我們成人之所謂頑耍當然不能和潘彼得一樣；他才是代表純粹頑耍精神的結晶，我們不過偶爾有這種的衝動，但已不能完全享受頑耍的快樂了。

有一位德國的哲學家曾經說過，藝術是人類對於任何工作感覺快樂的表現；藝術家，在這位哲學家的眼光中，就是有相當的意願和毅力來表現他那快樂的人。潘彼得能敢於忘却這個實現的世界，能永久從頑耍中來表露一種永恆的快樂，能精通生而不長的神術，我們這般由生而即死的動物，在這裏遇着他的現身，大概總難免有說不出的感覺了。記得法國著名畫家柯樂 (Corot) 在他日記中有如此一段：『我每天所求於上帝的，就是要他永遠留着我做一個小孩子，使我能夠用一個小孩子的眼睛來看和畫這個世界。』兒童是不知不覺的生活的藝

術家，成人至多能像柯樂和巴利一般——做個藝術的藝術家而已。

己巳重陽序於北平籐荷西館。

序

八

目 錄

第一章	彼得的出現	一
第二章	影子	一九
第三章	走罷，走罷	三九
第四章	飛航	六九
第五章	島的實現	八九
第六章	小屋	一一三
第七章	地下的家庭	一三五
第八章	鯨人的珊瑚湖	一四九
第九章	永無島	一七七

第十章	快樂家庭·····	一八三
第十一章	文黛的故事·····	一九七
第十二章	孩子們被捉走了·····	二一五
第十三章	你信仙嗎？·····	二二五
第十四章	海盜船·····	二四一
第十五章	『這回我和胡克分個死活』·····	二五七
第十六章	回家·····	二七九
第十七章	文黛長成之後·····	二九七

第一章

彼得的出現

所有的孩子，除了一個以外，是都要長大的。他們不久便都曉得他們是要長大的，文黛是這樣纔曉得的。有一天，她不過纔兩歲，正在花園裏玩耍，摘了一朵花，拏着跑到母親跟前。她的樣子一定是很歡喜的，因為達林夫人把手按在心口上嘆着說：『啊，你爲什麼不能永遠這樣呢！』她們沒有再多說什麼，但從此以後文黛曉得她是一定要長大的了。你兩歲以後，你總會曉得的。『二』是終局的開始。

她們住在門牌十四號，文黛未生之前，母親當然是最主要的人。

她是一位很可愛的夫人，有一顆浪漫的心，又有那樣一個甜蜜而嘲笑的嘴。她的那顆浪漫的心，好像是從神祕的東方運來的小匣似的，打開一層還有一層，無論你發現多少層，裏面總是還有一層；她的那個甜蜜而嘲笑的嘴，上面有一個吻是文黛所永遠不能得到的，雖然十分明顯的就在嘴的右角上。

達林先生是這樣娶得她的：當她還是一個女孩子的時候，有許多先生們那時不過是些男孩子，他們同時發現他們都是愛她，除了達林先生以外他們全都跑到她家裏去求婚，而達林先生却雇了一輛車，先到了，於是他娶得了她。他整個的得到了她，除去她的最內層的心匣和她嘴上的那一吻。他從來就不知道那心匣，至於那一吻，他日久也就灰心了。文黛想拿破命大概可以得到那一吻，不過據我懸想，可以想見他試求接吻的樣子，一定是終於盛怒而去，砰的一聲把門闔上。

達林先生常常喜歡向文黛誇口，說她的母親不但愛他而且還敬重他。他是懂得股票一類的事的一個很淵博的人。股票的事當然是誰也不懂的，但是他好像很懂，他時常說股票漲了股票落了，他說的時候那種神情足以使任何婦人都得敬重他。

達林夫人嫁的時候是穿的白色衣服，最初她寫家用的賬寫得很好，並且很快樂的，如同鬧着好玩一般，即是一顆小菜芽都不會忘掉；但是後來漸漸的整棵大菜花都漏記了，賬本上面却發現了許多沒有面貌的小孩子的像。這是她應該加賬的時候畫的。這是達林夫人的一些猜想。

文黛頭一個來，再後約翰，再後邁克兒。

文黛生後一兩個禮拜，他們能不能留養她還是一個疑問，因為她是又一個待餵的嘴。達林先生是非常的把她認為得意的，但是他是很

正經的，他坐在達林夫人的床沿上，拉着她的手，細算要用多少開銷，她怪可憐的望着他。她願無論如何就冒個險，但是他不如如此；他要擎一枝鉛筆一張紙細細打算，假若她說話擾了他，他還要再從頭上算起。

『別擾我』，他求她說。

『我現有一鎊十七先令在此地，還有二先令六辨士在公事房裏；我可以取消公事房的咖啡，作爲十先令，得兩鎊九先令六辨士，再加上你的十八先令三辨士得三鎊九先令七辨士，我的支票簿上還有五鎊，共得八鎊九先令七辨士，——誰在那裏？——八九七，小數點過七——別說話，我的愛——還有你借給來到門口的那個人一鎊——別說話，孩子——小數點過孩子——看！叫你給擾亂了！——我是不是剛說九九七？對了，我剛說九九七；現在的問題是，我們能不能以九九七過

一年？」

「我們當然能，喬治」，她說。她是偏袒文黛，他確是兩人裏較有主意的一個。

「別忘了耳腺炎」，他幾乎威懾的警告她，於是又算下去。「耳腺炎我寫下了一鎊，不過我敢說一定要費到三十先令——別說話——癩疹一鎊五，德國疹半幾尼，共合二鎊十五先令零六——別搖動你的手指——百日咳，算十五先令」——如此計算下去，每次算得的數目總是不同，最後文黛總算度過了難關，耳腺炎減到十二先令另五，兩種癩疹做爲一種看。

約翰生後也有同樣的恐慌，邁克兒更比較的險；不過這兩個也都收養了，並且不久你還可以看見三個孩子排成一隊由保姆伴着到福爾孫女士的幼稚園去。

達林夫人很滿足於現狀，達林先生却極歡喜模倣他的隣居；於是，也不能不有一位保姆。因為孩子們喫的牛奶太多，他們很窮，所以這一位保姆乃是一隻馴順的紐芬蘭大狗，名叫娜娜，在達林家雇用她以前，她是沒有一定的主人的。她總是把孩子看得很重要，達林一家人在坎星頓公園裏和她纏得很熟，她大部分的光陰消磨在公園裏，深首向小兒車裏偷看，一般疏懶的看護很不歡喜她，因為她跟到她們家裏，向她們的主婦抱怨。所以她成爲一個很好的保姆。在洗浴的時候她是非常的馴良，在夜裏無論什麼時候孩子稍微有一點聲響立刻就起來。狗舍當然是放在育兒房裏。她有一種天才，知道什麼咳嗽是不可容忍的，什麼時候必須把你的喉嚨圍起來。她自始至終的相信舊式治療的方法，如大黃的葉子，對於微生物等等之時髦的談論她要做出一副鄙夷的聲音。她護送孩子們到學校去的時候，真是極有禮貌，孩子們

規矩的時候她便嚴肅的在她們旁邊走，孩子們亂動的時候她便推她們到隊伍裏。約翰體操的日子，她從沒有一次忘記他的繩衣，並且總是嘴裏銜着一把傘預備下雨。福爾孫女士的幼稚園裏有一間地下室，是一般看護婦等候的地方。她們都坐在長凳子上，娜娜就臥在地板上，不過這是唯一不同之處罷了。她們都看不起她，以為她在社會上的地位低賤，其實她還看不起她們之言不及義。她不喜歡達林夫人的朋友到育兒房裏參觀，他們若是來的時候，她便拉脫邁克兒圍裙給他穿上一件藍繩衣，給文黛整理一下，給約翰的頭髮也梳一梳。

沒有一個育兒房能比這個管理得更更有條理，達林先生也不是不知道，但是他有時總還是多心，唯恐隣居譏笑。

他要顧慮他在城裏的位置。

娜娜另有一種地方也使得他煩惱。他有時覺得她好像是不大欽佩

他。『我知道她是很欽佩你的，喬治』，達林夫人確告他，然後她便示意孩子們對父親要特別的敬重。隨後就是可愛的跳舞，他們唯一的另一個僕人梨彩有時也被准加入。她穿着長裙戴着僕人的布帽，活像一個矮子，雖然初僱的時候，她確說她已不祇十歲了。孩子們多快活呀！最快活的是達林夫人，她狂了一般的旋轉如飛，你只能看見她的那一個吻，你若是衝向前去或者就可以得到那一吻。從來沒有一個家庭比這個再簡單再快活，一直到潘彼得來時為止。

達林夫人頭次聽說潘彼得的名字，是在她收拾孩子們的心思的時候。大凡好的母親晚上都有一種習慣，等孩子熟睡之後，要整理孩子的心思，預備明天早晨什麼東西都不紊亂，白天裏拉散的物件重新安放在適當的位置。假如你能醒着（但當然你是不能），你就可以看見她這樣的收拾，窺看着她是很有趣的。和收拾抽屜差不多。我想，你

可以看見她在跪着，快樂的摩娑着你心裏的東西，詫異着你在什麼地方會檢着這樣東西，尋出甜蜜的與不甜蜜的發見，把這個假在腮上好像是一隻小貓似的好玩，趕快的收拾了去。你清晨醒時，便可覺得昨宵臨睡時之各種頑皮惡感早已摺得很小，放在你的心的底下，上面清爽爽的放着你的美的思想，預備着你使用。

我恐怕你們是沒有看見過一個人的心的地圖。醫生有時畫你身上別的部分的圖，你自己的圖尤其是有趣，但是最好看他們畫一個孩子的心，不但是亂七八糟，並且還永遠旋轉不定的。上面有許多鋸齒狀的線條，恰似你的溫度表格一般，這大概就是島上的路線了，因為「永無鄉」差不多是個島，有東一塊西一塊的驚人的顏色，海面有珊瑚岩和斜帆的船，還有蠻人和冷清的巢穴，還有大半是做裁縫的土藏神，還有湧出河流來的山谷，還有六個弟兄的王子，還有一間就要廢

爛的草舍，和一位彎鼻子的很小的老太太。若是僅此而止，這張圖倒也容易畫了，但是還有呢，頭一天上學校，宗教，神父，圓池，鐵線，殺人，絞人，間接位的動詞，吃朱古力蛋糕的日子，穿綵肩帶，說九十九，自己拔牙給三辨士，等等，這些若不是島上一部分，便是另有圖來表明，總之是全都雜亂，尤其是因為沒有一樣是靜止的。

當然各人的「永無鄉」又大不相同。例如，約翰的「永無鄉」裏便有一個湖沼，上面飛着一隻紅鶴，約翰拿箭射着；而邁克兒，他年紀很小，他就有一隻紅鶴，上面飛着許多個湖。約翰住在一隻翻在沙土上的船裏，邁克兒住在一個皮篷裏，文黛住在一間用樹葉巧妙的縫起來的屋子。約翰沒有朋友，邁克兒夜裏有朋友，文黛有一隻被父母拋棄的小愛狼。大致講來各人的永無鄉都有些彷彿，聚攏在一起的時候，你可以看出有的地方竟一模一樣。酣嬉的孩子們永遠是駕駛着油

布小艇在這些虛幻的岸上玩。我們其實也到過；我們現在還能聽到水浪衝濺的聲音，雖然我們不再登岸。

在一切好玩的島嶼之中，「永無鄉」是最舒適最緊湊的了，不很大也不很散漫，從這個地方玩到那個地方玩也沒有遙遠的距離，而是很密集的。你白天若是用椅子桌布在那裏玩，一點也不稀奇，但是在你睡前的兩分鐘這地方幾乎變成真的。所以有夜燈。

有時候達林夫人在孩子們的心裏穿行，遇到她所不能懂的東西，最可怪的無過於彼得二字。她不認得誰叫彼得，但是約翰和邁克爾的心裏到處都是他，文黛的心都快塗滿了他的名字。這個名字比別的字都特別的顯著，達林夫人細細的看了覺得他很有點淘氣的樣子。

『是的，他是有一點淘氣，』文黛抱憾的承認。因為她的母親問她了。

『但他究竟是誰，我的乖乖？』

『母親，你知道罷，他是潘彼得。』

達林夫人先不曉得，迴想她的童時她纔憶起是有一個潘彼得，據說他是和神仙住在一處。關於他很有些怪的故事，據說孩子們死了他總陪他們走一半的路免得他們害怕。她當時很信他，但是現在她已結婚了，也有見識了，所以很懷疑究竟有沒有這樣的一個人。

『況且到現在這時候他也該早長成了』，她向文黛說。

『啊沒有，他沒長大』，文黛有把握的確告她，『他和我是一樣大。』她的意思是說他的心和身都和她一樣大；她不知她是怎樣知道的，但是她就知道了。

達林夫人和達林先生商量，他只微笑不信。『聽我的話』，他說，『這一定是娜娜胡說亂道告訴他們的；這恰是一條狗所能有的念

頭。別理會，事情自然就完了。」

但是不完，不久這個麻煩的男孩子竟使得達林夫人大吃一驚。

孩子們常有頂奇怪的經歷，而毫不以爲怪。例如，事後一星期他們會記得提起來說，在林中玩耍的時候遇到亡父並且和他遊戲。文黛就是這樣不經意的有一天早晨偶然說起，令人覺得怪不安的。在孩子房裏地板上發現了幾片樹葉，孩子們睡覺的時候地上還沒有，達林夫人覺得很怪，文黛笑吟吟的說了：

「我敢信這一定又是那個彼得弄的！」

「你說的是什麼意思，文黛？」

「他真淘氣，玩過也不掃地」，文黛嘆氣說。她是一個好乾淨的孩子。

她於是照事直說，她以爲彼得有時在夜裏到孩子房裏來，坐在她

的床脚上，給她吹笛子聽。不幸她從來沒有醒過，所以她不曉得她是怎樣知道的，但是她就知道了。

『你真胡說亂道，乖乖，沒有人能不敲門就進屋來的。』

『我想他是從窗子進來的』，她說。

『我的親，這是三層樓上啊。』

『樹葉不是就在窗前嗎，母親？』

這是不錯；樹葉是在離窗很近的地方發見的。

達林夫人不知怎樣想纔好，因為照文黛所說却是很合理的，你不能說她是做夢便一筆勾消。

『我的孩子，』她的母親喊，『你爲什麼不早告訴我？』

『我忘了』，文黛輕輕的說。她忙着去吃早餐。

啊，她一定是做夢。

但是，無論如何，樹葉確在那裏。達林夫人細細查看了一番；是光有骨格的葉子，不過她知道這一定不是英國的樹的葉子。她在地板上爬來爬去的，舉着蠟燭尋找生人的足跡。她拿火杖敲着烟囪，敲着牆。她從窗子放下一根線到地上，有三十尺的樣子，連一個可以靠着爬上來的水筒都沒有。

文黛一定是在做夢。

但是文黛沒有做夢，第二夜就看出來了，孩子們的非常的經歷可以說是由這夜開始。

這一晚上孩子們又都上床睡了。可巧這一夜娜娜不在那裏，達林夫人把他們洗浴之後，就給他們唱，等到他們一個一個的放了她的手溜到睡鄉去了。

她看見處處都很安全舒適，她心裏很放心，坐在火旁靜靜的縫衣

服。

這是給邁克爾縫的，他生日那天是要穿上短衫了。火很暖，忽然縫的東西落在達林夫人的腿上了。她的頭磕下了，啊，那樣的美。她睡着了。看看他們四個，文黛與邁克爾在那邊，約翰在這邊，達林夫人在火旁。應該有第四盞夜燈。

她睡着之後做了一個夢。她夢見「永無鄉」來得太近了，一個很奇異的孩子從那裏出現。他並不曾使她驚訝，因為她覺得她從前在許多沒有孩子的女人的臉上看見過他似的。也許在許多母親的臉上也可以看見他。但是在她的夢裏，他把「永無鄉」蒙蔽着的薄霧撥開了，她看見文黛約翰邁克爾由那裂隙處向裏面窺望。

這夢不過是一件小事，但是在她做夢之際，孩子房裏的窗子吹開了，果然有一個孩子由窗口落到地板上。陪着他來的還有一顆奇異的

火亮，不見得比你的拳頭大，像是活東西似的在屋裏亂飛，我想一定是這顆光亮驚醒了達林夫人。

她喊着跳起來了，看見了那個男孩子，她立刻就有些明白這一定就是潘彼得了。假如你或我或文黛在那裏，我們可以看出他的樣子很像達林夫人的胞。他是一個很可愛的孩子，穿着樹葉和樹膠的衣服，不過他最妙的是他還保存了他的所有的乳牙。他一看見她是成人，他便向她敲牙切齒，露出兩排珍珠一般的牙。

第一章 彼得的出現

第二章

影子

達林夫人大叫一聲，好像是應了鈴響一般房門開了，娜娜走進來，她是晚出纔回。她咆哮着向那孩子撲去，他輕輕的跳出窗外。達林夫人又大叫一聲，這回叫是爲了他擔心，因爲她想他一定要跌死，於是她急急的跑下樓去到街上找他的屍首，但是沒有；她抬頭看，黑夜裏她什麼也看不見，除了一個她想着是的隕星。

她回到孩子房，看見娜娜嘴裏有個什麼東西，原來是那孩子的影子。孩子向窗外跳的時候，娜娜很快的去關窗子，來不及捉到他，但

是他的影子却來不及出去；窗子碰的一聲關上了，把影子扯下來了。

達林夫人細細的考驗了那個影子，但也是一個十分平常的。

娜娜倒是曉得處置這個影子的最好的方法。她把影子掛在窗外，意思是『他一定要回來取的；我們把它放在一個容易取走而又不至驚動孩子們的地方罷。』

不幸達林夫人不能把影子掛在窗外，因為好像是曬洗衣裳似的，未免要使全家失了體面。她想送給達林先生看看，但是他正在忙着計算約翰和邁克爾的冬大衣的賬，為使頭腦清楚把一條濕手巾圍在頭上，這時候去攪擾他又怪不好意思的；並且她準知道他要說什麼：『這都是因為用狗做看護而起的。』

她決定把影子捲起，細心的放在一隻抽屜裏，等有適當的機會再告訴她的丈夫。啊喲！

過了一星期機會來了，就在那永不能忘的星期五。當然是一個星期五。

『星期五我應該特別小心』，她以後總常常向她的丈夫說，這時候或者娜娜是在她的那一邊握着她的手。

『不，不，』達林先生總是說，『我負所有的責任。是我喬治達林做的。Mea Culpa, Mea Culpa 〔吾之過也，吾之過也。〕』他曾受過古典文學的教育。

他們便這樣一夜一夜的坐着，迴想那個要命的星期五，直等到一切詳情都印到他們腦上，在那面透了出來，如劣幣上的印像一般。

『只要我那天晚上不到二十七號的宴請』，達林夫人說。

『只要那天我不把我的藥水倒在娜娜的碗裏』，達林先生說。

『只要我假裝是愛喝那藥水』，是娜娜的淚眼所要表示的話。

『我太愛宴會啦，喬治。』

『我天生的喜歡滑稽，親人。』

『我太把小事認真，我親愛的主人主婦。』

於是他們有一個或不止一個整個的哭慟起來了；娜娜想，『是不錯，是不錯，他們不該用一隻狗做看護。』好幾次都是達林先生用手帕揩娜娜的眼睛。

『那個惡魔！』達林先生這樣叫，娜娜也就應聲而吠，但是達林夫人總不肯責罵彼得；她的嘴的右角上有點什麼不准她以惡聲相加。

他們就坐在那空的孩子房裏，癡想那可怕的一晚的種種詳情。其實那晚的事情起初來得很平常，像別的事情一樣的平常，起初是娜娜倒好了水給邁克爾洗澡，隨後他背馱了他過去。

『我不睡覺』，他喊，好像是他以為他說的話很有權威似的，

『我不，我不。娜娜，還不到六點鐘呢。你呀，你呀，我不再愛你了，
娜娜。我告訴你我不要洗澡，我不，我不！』

達林夫人走進來了，穿着她的白色的晚衣。她特別穿得早些，因為
文黛愛看她穿晚衣再戴上喬治給她的項鍊。她臂上帶着文黛的鐲子；
是她要借來帶的。文黛很歡喜把鐲子借給母親。

她看見她的兩個大孩子正在玩耍，假扮做是父親和她自己在文黛
生日那天的景况，約翰正在說：

『我很榮幸的告訴你，達林夫人，你現在是一個母親了』，正像
達林先生自己在真的那天所用的聲調一般。

文黛歡喜的舞着，正像真的達林夫人所欲做出的樣子。

隨後約翰又生了，格外的熱鬧，他以為是因為他是男的原故，後
來邁克爾洗完澡進來也要求生他，但是約翰嚴厲的說他們不想再生孩

子了。

邁克爾幾乎哭出來。『沒有人要我』，他說，當然穿晚衣的那位太太實在看不下去。

『我要』，她說，『我正要一個第三個孩子。』

『男孩還是女孩？』邁克爾不是很有把握的問。

『男孩。』

於是他跳到她的懷裏。這件事據達林先生夫人和娜娜迴想起來好像是一件小事，但若是這是邁克爾在家之最後的一夜，這事便不算小了。

他們繼續迴想。

『到那時候我纔像一陣旋風似的撞進來，是不是？』達林先生說着奚落他自己。他是像一陣旋風似的。

也許他是情有可原。他也是正在穿衣服去到宴會，全都順利

的，等到打領結的時候便爲難了。說起來實在令人詫異，這位先生雖然曉得股票債票的事，但是不會打領結。時常的毫不費手的把領結打起，但是有時候他若肯抑制自己的傲氣戴一個做成的領結，全家都可以安頓些了。

這回便正是這樣的一個時候。他直衝進了孩子房，手裏拿着一個揉搓爛了的小領結。

『怎麼，是什麼事，父親？』

『什麼事！』他狂吼；他真是狂吼。『這個結子，老結不上。』他說得極其諷譏。『在我的脖子上便不成！在床桿上便成！啊可不是嗎，我在床桿上結好了二十次，打到脖子上，不成！嚙我的乖，饒了我罷！』

他恐怕達林夫人還不很注意，他莊嚴的講下去，『太太，我警告

你，若是結子總上不了我的頸子，我們今晚不去赴宴了，我今晚若不赴宴以後我再不去辦公了，以後我若不再辦公你我就都要餓死，咱們的孩子拋到街上去。」

達林夫人還是很鎮靜。「我來試試，愛人」，她說，實在他要的就是要她來結，她用她的小的涼的手兒給他的領結打起，這時候孩子們圍着站着看他們的命運如何決定。有些男人也許不歡喜她這樣容易的就把結子打好，但是達林先生可不是那樣的小器；他隨便謝了她一聲，立刻怒氣全消，再過一會他背着邁克爾在屋裏舞起來了。

「我們戲鬧得多厲害！」達林夫人迴想起來說。

「那是我們最後一次戲鬧！」達林先生嘆息。

「啊喬治，你記得不邁克爾忽然對我說，「媽媽，你是怎樣認識我的？」」

『我記得的！』

『他們是很可愛的，是不是，喬治？』

『他們是我們的，我們的！現在他們走了。』

娜娜進來，戲鬧纔終止，不幸達林先生和她撞了，他的褲子上沾滿了毛。這條褲子不但是新的，還是他頭一次穿的有織帶的褲子，所以他不能不把牙齒咬着嘴唇，免得眼淚落下。達林夫人當然是給他刷了，但是他又談起用狗做看護的錯誤。

『喬治，娜娜是個寶貝。』

『無疑的，不過我有時心裏不安，覺得她好像把孩子們當做小狗似的。』

『啊不，愛人，我敢說她知道他們是靈魂的。』

『我懷疑，』達林先生沉思說，『我懷疑。』他的妻覺得這可是

一個機會可以告訴他關於那個孩子的事。起初他絕不信，後來她拿出影子給他看，他纔漸漸沉思起來。『不是我認識的人』，他說着細細的察看，『不過他是像一個壞人的樣子。』

『你記得罷，當娜娜拿着邁克爾的藥進來的時候，』達林先生說，『我們是還在討論這件事呢。你永遠不要再把藥瓶銜在嘴裏了，娜娜，這全是我的錯。』

雖然他是一個強大的男人，對於喝藥一層他確實是會很費事的。假如他有一個缺點，那便是他自以為他一生總是勇敢的喝藥，所以現在邁克爾閃躲娜娜口裏的藥匙的時候，他申斥的說，『擺出男人氣來，邁克爾！』

『我不，我不！』邁克爾頑皮的喊。達林夫人走出給他去拿一塊朱古律糖，達林先生以為這是表示缺乏決心。

『太太，不要姑息他』，他在後面喊她。『邁克爾，我在你的年紀的詩候，喝起藥來一聲也不響。我總說，「謝謝你，慈愛的父母，給我藥水爲我好。」』

他真以爲這是真的，文黛現在穿上了夜衣，她也信，她爲了鼓勵邁克爾說，『你常吃的那種藥，爸爸，比這個難吃得更多，是不是？』

『難吃多了』，達林先生勇敢的說，『若不是我那個藥瓶丟掉了的話，我願現在就喝點做個榜樣你看，邁克爾。』

藥瓶他並未遺失；他在深夜裏爬到衣櫃頂上藏在那裏了。忠誠的梨彩後來找到了，送回到洗臉台上，這是他所不知道的。

『爸爸，我知道藥瓶在什麼地方』，文黛嘆，她是總喜歡幫忙的。『我去拿』，他還沒能攔阻她，她早跑了。立刻他的精神就頂奇異的銷沉了。

『約翰』，他抖顫着說，『是真難吃的東西。是又黏又甜的那種難吃的東西。』

『吃下去一會兒就完了，爸爸』，約翰快樂的說，文黛跑了進來，拿着一玻璃杯的藥水。

『我已盡力的快跑了』，她喘着說。

『你真是快』，她的爸爸回答說，帶着一種報復的禮貌斥責她的樣子。『邁克爾先喝』，他執拗的說。

『爸爸先喝』，邁克爾說，他的性情是多疑的。

『我要作嘔，你知道罷』，達林先生威嚇的說。

『喝罷，爸爸』，約翰說。

『你別說話，約翰』，他的父親忽的喊出。

文黛莫明其妙。『我以爲你隨便就可以喝下去，爸爸。』

『不是這麼回事』，他回答。『問題是在，我的杯子裏的藥比邁克爾匙裏的多。』他的驕傲的心幾乎要迸裂。『這是不公平；我就是只剩最後一口氣我也要說；是不公平。』

『爸爸，我等着喝哪』，邁克爾冷冷的說。

『你倒說得好，你等着喝；我也等着喝哪。』

『爸爸是個沒骨頭的懦夫。』

『你也是一個沒骨頭的懦夫。』

『我不怕。』

『我也不怕。』

『那麼你喝。』

『那麼你喝。』

文黛有一條妙計。『爲什麼不兩個人同時喝呢？』

『當然可以』，達林先生說。『你預備好沒有，邁克爾？』文黛數着，一，二，三，邁克爾喝下了他的藥，但是達林先生把藥藏在他的背後。

邁克爾怒得吼起來了，文黛嚷着『啊爸爸！』

『「啊爸爸」是什麼意思？』達林先生問。『別吼啦，邁克爾。我本想喝下去的，但是我——我沒喝着。』

三個孩子很怕人的望着他，好像不大佩服他的神氣。娜娜走進浴室裏去，他就懇求的說，『你們都聽我說，我剛纔想起一條絕妙的戲謔。我把我的藥水倒在娜娜的碗裏，她會當做牛奶喝下去。』

顏色是像牛奶；但是孩子們沒有他們的爸爸那樣滑稽，所以他們都不以為然的望着他把藥倒在娜娜的碗裏。『多麼好啦！』他猶豫的說，達林夫人和娜娜回來以後他們也沒有敢給他洩露。

『娜娜，好狗，』他拍着她說，『我在你的碗裏倒了一點牛奶，娜娜。』

娜娜搖搖尾巴，跑過去就把藥舐着喝了。她望着達林先生狠狠的看了一眼，並非怒視：她給他看看那使我們爲好狗抱憾的大的紅的眼淚，便爬到狗舍裏去了。

達林先生很覺得羞媿，但是他不讓步。在可怕的寂靜裏，達林夫人嗅了那個碗。『啊喬治，』她喊，『這是你的藥啊！』

『這不過是頑笑，』他叫着，她撫慰着她的孩子，文黛摸着娜娜。『很好』，他苦痛的說，『我疲累得要死，叫你們來奚落我。』

文黛還摸着娜娜。『對了』，他大喊。『溺愛她！沒有人溺愛我。啊沒有！我不過是給你們掙錢的，我爲什麼要被溺愛呢——爲什麼，爲什麼，爲什麼！』

『喬治』，達林夫人請求他，『別這樣高聲；僕人們要聽見你了。』他們不知如何總是慣把梨彩叫做僕人們。

『讓他們聽見罷！』他狂暴的回答。『讓全世界的人都來聽罷。不過我再也不能容忍一點鐘讓那隻狗在我的孩子房裏做主人。』

孩子們哭了，娜娜跑到他面前求情，但是他揮手令她回去。他覺得他又是一個強大的男人了。『無用，無用』，他喊。『你的適當的地方是院子裏，立刻你去就把你鎖起來。』

『喬治，喬治』，達林夫人低聲說，『別忘了我告訴你的關於那一個孩子的事。』

唉，他不聽。他決計要看看誰是家裏的主人，他的命令不能把娜娜喚出狗舍來，他使用甜蜜的話引她出來，然後粗橫的捉住她，把她從孩子房裏硬拉出去。他覺得怪難為情的，但是他就這樣做了。這

都因為他的性情太親切，要求孩子們的敬仰。他把她鎖在後院裏之後，自己便踞坐在穿堂裏。

同時達林夫人在異常的寂靜之中把孩子們打發睡下，把他們的夜燈點燃。他們聽到娜娜的吠聲，約翰嗚咽着說，『因為他把她鎖在院裏了』，但是文黛更懂事些。

『這不是娜娜不高興的吠聲』，她說，也沒猜想將要發生什麼事；『這是她發見危險時的吠聲。』

危險！

『你敢說一定是嗎，文黛？』

『一定是。』

達林夫人發抖了，走到窗前。窗子關鎖得很嚴。她向外看，只見黑夜灑滿了繁星。繁星都湊緊了圍繞着這房子，好像是好奇的想看看

這裏將要發生什麼事，但是她沒看出這一點，她也沒注意一兩顆小星向她擠眼。但是有一股無名的恐懼抓住了她的心使得她喊出，『唉，我真願我今晚不是要到宴會去！』

就是邁克爾，他現在已經半睡了，也知道她是不放心，他問道，『媽媽，點上夜燈之後有什麼東西能來傷害我們嗎？』

『沒有，乖乖』，她說；『夜燈就是媽媽留下的眼睛守衛她的孩子的。』

她走到各個床前給他們唱着咒語，小邁克爾伸出兩臂摟住她。『媽媽』，他嚷，『我歡喜你。』這是很久以前她聽他最後說的一句話。

二十七號不過有幾碼的距離，但是降了一點微雪，於是達林爹媽檢着路走，怕髒了鞋。街上已經只有他們兩個了；所有的星辰都窺望

着他們。繁星是美的，但是什麼事都不能積極的參加，他們只能永遠的旁觀着。這是給他們的懲罰，因為很久以前做錯過什麼事，太久了所以沒有星能知道究竟是什麼錯事。於是年紀大些的星都變成目鈍無光，並且不常講話（瞬閃就是星的語言），但是年小些的星還是驚異。他們對於彼得並不是真有友誼，因為他有一種淘氣的習慣喜歡偷看到他們背後去吹滅他們；但是他們極喜歡頑笑，所以今夜他們都贊成他，急着想把成年的人調動開。達林先生夫人走進二十七號，門關上之後，天空裏立刻發生騷動，天河裏衆星最小的一個大聲叫出：

『啊哈，彼得！』

第二章 影子

第三章

走罷，走罷！

達林先生和夫人離家之後，三個孩子牀邊的夜燈還是很光亮的燃着。實在是三盞很好的小夜燈，我們自然希望這幾盞燈都醒着等候得；但是文黛的那盞燈過了一會兒瞬了一下，打了一個呵欠，招得那兩盞燈也打呵欠了，嘴還沒有閉上的工夫，三個都滅了。

現在屋裏又有了一顆亮光，比那夜燈有一千倍的亮，這亮光把全屋的抽屜都找遍了，找彼得的影子，把衣櫃都搜了，把每個衣袋都翻轉了。這實在並不是一顆亮光，只因爲她飛來飛去的，好像是一道光亮似的，停住的時候你就可以看出原來是一位小仙女，沒有你的手掌

大，不過是還在生長。她名叫玳克鐘兒，很精緻的穿着乾樹葉子的衣服，又短又窄，她的身體的美處都傳出來了。她微有胖意。

仙女進來之後，窗子便被小星的喘息吹開了，彼得進來了。一部的路程，是他帶着玳克鐘兒走的，所以他的手還沾着不少的仙塵。

『玳克鐘兒』，他輕輕的叫，因為他看得清楚孩子們都在熟睡。
『玳克，你在那裏呢？』她這時候正在一個瓶子裏，十分的歡喜這個地方；她從來沒有在瓶裏過。

『啊，你快從瓶裏出來，告訴我，你知道他們把我的影子藏在那裏嗎？』

頂可愛的玳璫的聲音，像是金鐘的一般，向他回答了。這是仙女的語言。你們普通的孩子們是永遠聽不到的，但是假如你們聽到了，你們會覺得你們從前聽過一次的。

玳克說影子是在那隻大箱子裏。她是指着那個抽屜櫃說，彼得跳到抽屜那裏，用雙手把裏面的東西灑到地板上，像是皇帝們把半辨士擲給羣衆一般。他立刻找到了影子，他歡喜的了不得，不留心竟把玳克鐘兒關於抽屜裏面。

假如他居然也有思想（但我相信他是從來不思想的），他想的便是影子和他一挨近的時候會像兩滴水珠一般的溶在一處；然而這回竟不，他可驚異了。他試用浴室裏的胰子來黏上，但也無效。彼得打了一個冷戰，坐在地板上哭了。

他的嗚咽聲驚醒了文黛，在床上坐了起來。地板上坐着一個生人在哭，她毫不驚訝；她只是愉快的注意。

『孩子』，她客氣的說，『你爲什麼哭？』

彼得也能十分的客氣，因爲他曾在仙女的盛會裏學得了一些莊嚴

的禮貌，於是他站起來向她深深的鞠了一躬。她很高興，在床上也很美的給他鞠了一躬。

『你的名字叫什麼？』他問。

『文黛摩嫩安琪嫩達林』，她很得意的回答。『你叫什麼？』

『潘彼得。』

她已經知道他一定就是彼得，但是好像是一個比較的短的名字。

『完了嗎？』

『是』，他有點銳利的回答。他第一次感覺到這是一個短名字。

『我很替你抱憾』，文黛摩嫩安琪嫩說。

『沒有關係』，彼得說。

她問他住在什麼地方。

『第二轉向右』，彼得說，『然後照直走，一直走到清晨為止。』

『好可笑的一個住址！』

彼得有點喪氣。他第一次感覺到這也許是一個可笑的住址。

『不，不可笑』，他說。

『我的意思是』，文黛和雷的說，想起她自己是主人，『他們在信封上寫的住址就是這樣嗎？』

他願她最好是別提起信來。

『我不接到什麼信的』，彼得侮慢的說。

『但是你的母親要接到信的罷？』

『沒有母親』，他說。他不但是沒有母親，他還絲毫沒有想要一個的念頭。他以爲母親是過于抬舉了的人。但是文黛覺得她現在正遇着了一齣慘劇。

『啊彼得，你一定是哭了』，她說着跳下床跑到他的身邊。

『我哭的不是母親』，他發怒的說。『我哭是因為我黏不上我的影子。況且，我並沒有哭。』

『是脫下來了？』

『是的。』

文黛看見影子是在地板上，拖污了的樣子，她很為彼得難過。『真糟！』她說着，但是她看他曾試想用胰子黏上去，她又忍不住的好笑。真恰像一個孩子！

幸而她立刻就曉得怎樣辦。『這一定要縫起來纔成』，她說，微有自負的意思。

『什麼叫做縫？』他問。

『你真是愚鬧的可怕哩！』

『我不愚鬧！』

但是她就歡喜他的不懂事。『我的小人，我來給你縫上』，她說，雖然他是和她一樣的高；她取出了她的針線匣，把影子縫到彼得
的脚上。

『痛是總要有一點痛的』，她警告他。

『啊，我不哭，』彼得說，自以為他一生從來沒有哭過。他真咬住了牙，沒有哭，於是影子就算是穿好了，雖然還有一點摺痕。

『或者我應該把它熨熨』，文黛沉思說，但是彼得却像孩子一般，不注重外表，早歡喜得滿屋裏亂跳了。他早已忘了他的快樂是受文黛之賜。他以為是他自己把影子黏上的。『我有多麼精明啊！』他狂喜的喊，『啊，我的聰明！』

若說彼得的虛偽正是他的可愛處，這固然難堪。但是說句實話，實在沒有再比他傲慢的孩子。

但是當時文黛很駭異。『你這虛偽的人』，她冷嘲的嘆息說；
『當然我是沒有幫你什麼！』

『你不過幫了一點』，彼得隨意的說，繼續舞蹈。

『一點！』她傲慢的回答。『我若是沒有用，我至少總可以引退了。』她極莊嚴的跳上床去，用毯子蒙了臉。

他假裝要走的樣子引她抬頭，但是無效，於是他坐到床頭上用腳輕輕的踢她。『文黛』，他說，『你別引退。我在高興的時候，文黛，我實在忍不住的要誇幾句口。』她還不抬起頭來，雖然她是在用心的聽。『文黛』，他接着說，那種聲音實在沒有一個女人能拒絕的，『一個女孩子比二十個男子有用得多。』

文黛渾身沒有一寸的地方不是女人，雖然她一共沒有多少寸，所以她便從床毯裏向外窺探。

『你真以為如此嗎？彼得？』

『是，真的。』

『你實在是好極了』，她說，『我要再起來了』，於是她就同他坐在床沿上。她說她可以給他一吻，假如他願意，但是彼得不懂她的意思，竟熱望的把手伸了出來。

『你一定知道什麼叫做吻罷？』她吃驚的問。

『你給我一吻，我就會知道了』，他僵硬的回答。她不願令他傷心，給了他一個頂針。

『現在』，他說，『我可以給你一吻嗎？』她很矜持的回答說，『假如你願意。』她很卑賤的把她的臉給他送過去，但是他僅僅把一顆橡子放在她的手掌裏，所以她慢慢的又把臉退回原處，她很愉快的說把他的這一吻掛在她的頸鍊上。她真幸運，把橡子掛在頸鍊上，因

爲後來這個東西還救了她一命呢。

彼此介紹過之後，照例當然要互詢年齡，於是做事從不錯亂的文黛便問彼得多大年紀。這真不是一個適當的題目來問他；這就等於是，當你願意回答關於英國帝王的問題的時候，忽然給你一本考卷試問你文法。

『我不知道』，他不安的回答說，『但是我是十分年青的。』他實在是不知道，他只是猜疑，但是他冒昧的說，『文黛，我生下來的那一天我就逃了。』

文黛很驚異，但仍覺有興趣；於是她用那可愛的客廳的禮貌，牽觸她的夜衣，表示要他坐近的意思。

『因爲我聽到我的父母談話』，他低聲的解釋，『談到我將來長大變成什麼樣的人。』他說到這裏非常的憤慨。『我永遠不要做一個

長大的人』，他憤激的說。『我願永遠做一個小孩子，永遠的玩耍。於是我便逃到坎星頓花園，陪着仙女們住了很久很久的時候。』

她極豔羨的望了他一眼，他以為是因為他曾逃跑過，而實在是因為他認識仙女們。文黛過的是家庭生活，所以和仙女們結識在她看來是很有趣的。她發出無數的關於仙女的問話，他很詫異，因為她們對於他是很討厭的，例如妨礙他等等，有時候他還要躲她們。但是大致上他還是喜歡她們的，他告訴她仙女的起源。

『文黛，第一個嬰孩第一次笑的時候，那一聲笑便碎成一千塊，一塊一塊的到處跳躍，這便是小仙的起源。』

這是無聊的話，不過她是個輕易不出門的人，所以也就歡喜聽。『所以』，他柔和的說，『有一個男孩女孩，便應該有一個小仙。』

『應該？果然有麼？』

『不。現在的孩子們懂得這樣多的事，他們不久便都不信仙了，每次一個孩子若是說，「我不信仙」，就有一個小仙在什麼地方落下而死。』

真的，他想他們關於小仙也談夠了，又想起叮克鐘兒這半晌一聲也沒響。『我不知她到那裏去了』，他說着站了起來，喊叮克的名字。文黛的心猛刺得抖顫了。

『彼得』，她抱住他叫，『你是告訴我這屋裏就有一個小仙嗎！』
『她方纔在這裏來的』，他有一點不耐煩的說。『你聽見她的聲音嗎？』他們兩個都靜聽。

『我只聽見一種聲音』，文黛說，『像是鐘的叮璫聲一般。』
『那麼，這便是叮克了，這是小仙的語言。我也聽到了。』

聲音是從抽屜櫃裏發出來的，彼得面有喜色。沒人能有彼得那樣的歡樂的樣子，他的格格的笑聲是最可愛的。他還保存了他的第一次的笑。

『文黛』，他快活的低聲說，『我相信我是把她關在那個抽屜裏了！』

他把可憐的汀克從抽屜裏放了出來，她在屋裏飛來飛去，怒得怪叫。『你不該說這些話』，彼得抗聲說。『我當然是很抱愧，但我怎麼能知道你是在抽屜裏呢？』

文黛沒有聽他講話。『啊彼得』，她說，『她怎麼不停住讓我也看看她！』

『她們不大停住的』，他說，但是文黛猛然間看見那個浪漫的人形落在一座杜鵑鐘上了。『啊可愛的！』她喊，雖然汀克的臉上還凝着

怒相。

『汀克，』彼得和靄的說，『這位女郎說她願你做她的小仙。』
汀克鐘兒無禮的回答。

『她說什麼？彼得？』

他只好翻譯。『她是不很有禮貌的。她說你是一個大個的醜女人，她說她是我的仙。』

他想和汀克辯。『你知道罷，你不能做我的仙，因為我是一位紳士，你是一個女人。』

汀克回答說，『你這個蠢物！』逃到浴室裏去。『她不過是一個極普通的仙女，』彼得抱歉的解釋，『她的名字叫做汀克（按即補鍋匠之意）鐘兒，因為她做補鍋補壺的事。』

兩人坐在一個大靠椅上，文黛又問他許多疑問。

『你現在不住在坎星頓花園裏了罷——』

『有時候我還住在那裏。』

『你大半的時候住在那裏呢？』

『和那些遺失的孩子在一起。』

『他們是誰呢？』

『他們就是當看護向別處望的時候從小車裏滾出來的孩子們。如在七天以內沒人來具領，便遣送到遠處的永無鄉去付償費用。我便是隊長。』

『那可多麼的有趣！』

『誠然是』，狡猾的彼得說，『但是我們很寂寞。你知道罷，我們沒有女性的伴侶。』

『那些孩子裏沒有女的嗎？』

『啊沒有；你要知道，女孩子們太伶俐，不會從她們的小車裏滾出來的。』

文黛聽了覺得得意極了。『我覺得』，她說，『你講起女子來真是十分的令人歡喜；那個約翰簡直的看不起我們。』

彼得站起來就把約翰同被毯都踢下床了；只是一脚。文黛覺得頭一次會面便這樣，似乎太莽撞了一點，便厲聲的告訴他說他在這屋裏並不是隊長。但約翰在地板上依舊安穩的睡下去，所以她也就由他睡在那裏。『我知道你本是好意』，她懊悔的說，『你可以給我一吻。』她這時候又忘了他是不懂什麼叫吻的。『我想你是要收回罷』，他沉痛的說着，要還她那個頂針。

『啊』，溫柔的文黛說，『我說的不是一吻，我說的是一個頂針。』

『什麼叫做頂針？』

『是這樣。』她吻了他。

『有趣！』彼得莊重的說。『現在我也給你一個頂針罷？』

『假如你願意』，文黛說，這一次她挺直了她的頭。

彼得給了她一頂針，但是她立刻的就叫起來了。『怎麼了？文黛？』

『恰像是有什麼人扯我的頭髮似的。』

『那一定是叮克。我從前從不曉得她是這樣的頑皮。』

叮克果然亂飛起來，說着不中聽的話。

『她說她將要這樣對待你，文黛，每次我給你一頂針的時候。』

『但是爲什麼呢？』

『爲什麼，叮克？』

「叮克又說了：『你這個蠢物！』彼得不懂是什麼原故，但是文黛懂了；文黛聽他說他來到這屋的窗口是爲聽故事而來，不是爲看她而來，她有一點失望。

『你要知道我不知道多少故事。那些遺失的孩子們沒有一個會講故事。』

『那可有多麼糟心』，文黛說。

『你知道嗎』，彼得問，『爲什麼燕子在房簷上築巢？就爲的是聽故事。啊文黛，那天你母親告訴你一個極好的故事。』

『那一個故事？』

『關於那個王子尋不到那個穿玻璃鞋的女郎。』

『彼得』，文黛興奮的說，『那就是辛得來啦，他找到她了，後來他們便永遠快樂的住在一起了。』

彼得歡喜的從地板上站了起來，跑到窗前。『你要到什麼地方去？』她疑懼的問。

『去告訴那些孩子們。』

『別走，彼得』，她求他說，『我知道的故事多得很哩！』這是她親口講的話，所以是她先引誘他的，毫無疑義。

他走回來，他的眼裏露出貪狠的神氣，應該可以使她驚駭的，但是竟沒有。

『啊，我可以把故事講給那些孩子們聽！』她喊，於是他捉牢她，把她向窗口拉。

『放開我！』她命令他。

『文黛，你跟我來罷，講給那些孩子們聽。』

當然她很歡喜被邀請，但是她說，『啊彼得，我不能去。想想媽

媽！況且，我不能飛。」

「我教你。」

「啊，飛多有趣呀！」

「我教你怎樣跳上風的背，我們就可以走了。」

「啊啊！」她喜歡的喊。

「文黛，文黛，你在無聊的床上睡着多沒意思，有這個時候你可以隨我飛來飛去的對繁星談些笑話。」

「啊啊！」

「並且，文黛，還有鮫人哩。」

「鮫人！有尾巴嗎？」

「這樣長的尾巴。」

「啊！」文黛喊，「看得見一個鮫人！」

他變爲狡猾的可怕了。『文黛』，他說，『我們將要怎樣的尊敬你。』

她正在苦悶的蠕動她的身體。好像是她極力要停住在地板上似的。

但是他也不可憐她。

『文黛』，這個狡猾的說，『你可以夜裡把我們塞進被筒裏去睡覺。』

『啊啊！』

『我們從來沒有這樣被塞進被筒過。』

『啊啊』，她的兩臂向他伸了過來。

『你可以給我們補衣服，縫衣袋。我們誰都沒有衣袋。』

她如何能抵抗。『自然這是極有趣的！』她喊。『彼得，你也願

致約翰和邁克爾飛嗎？」

『假如你願意』，他坦然的說，於是她跑到約翰和邁克爾身邊搖撼他們。『醒起來』，她喊，『潘彼得來了，他要教我們飛。』

約翰揉他的眼睛。『那麼我就起來』，他說。當然，他早已是在地板上了。『哈嘍』，他說，『我已經起來了！』

邁克爾這時候也起來了，像是有六刃一鋸的一柄刀那般的敏銳，但是彼得忽然做勢令他們別響。他們的臉上立刻就表現出孩子們靜聽成人世界的聲響時那種乖巧的樣子。大家都屏息無聲。沒有什麼事。不，聽！真有點事！娜娜一晚上吠個不停，現在住聲了。他們聽見了她的沉默！

『滅燈！藏起來！快！』約翰在全部經歷中只有這一次是他發號施令。所以梨影拉着娜娜進來的時候，屋裏一切仍舊，很黑的，你還

可以聽到三位淘氣的小人如睡着一般很美的喘息着。他們實在是躲在窗簾背後故意裝出這聲音。

梨彩這時候有點發怒，因為她正在廚房裏做聖誕節糕，爲了娜娜的愚蠢的疑慮，不能不出來看看，臉上還黏着一粒葡萄乾呢。她想唯一的得到一點安靜的方法，就是帶娜娜到孩子房裏去看一遭，當然還要監視着她。

『看，你這多心的畜牲』，她說，使得娜娜好沒有臉。『他們都很安全的，是不是？幾位小天使都在床上熟睡呢。你聽他們的輕柔的喘息聲。』

邁克爾於是更鼓起興來大聲的喘息，幾乎都被窺破。娜娜辨得出那種喘息聲，所以她想從梨彩的羈絆裏掙扎出來。

但是梨彩很頑鈍。『別再叫了，娜娜』，她嚴厲的說，把她扯出

屋來。『我警告你，你若再叫，我立刻就將主人主婦從宴會中請回家來，你看，主人會不會拏鞭子抽你一頓。』

她把不幸的狗又給鎖了起來，但是你們想娜娜就能住聲不叫嗎？把主人主婦從宴會中請回家？哼，她要的就是這個。只要她的所守護的人是安全，你想她還能顧慮挨不挨一頓鞭子抽嗎？不幸梨彩又回去做她的聖誕節糕，娜娜眼看着她是不會來幫忙了，於是竭力的掙扎，終於把鎖鏈掙斷了。不一刻的工夫她奔到二十七號的膳廳裏去，把腳掌仰起向着天，這是她表意的最急迫而易明的方法。達林先生與夫人立刻曉得他們的孩子房裏一定是生了劇變，不及向主婦辭別，就跑到街上來了。

現在離三位惡徒躲在窻帘背後的時候，大約已有十分鐘了，十分鐘內潘彼得可以做很多的事。

我們現在回到孩子房裏。

『不要緊了』，約翰從他藏的地方閃出來宣布說。『我說，彼得，你真能飛嗎？』

彼得也不費事回答他，只在房裏飛行了一週，半途中拾起火爐上的架。

『多麼爽快呀！』約翰與邁克爾喊。

『多麼美妙！』文黛喊。

『是呀，我是美妙！啊，我是美妙！』彼得又忘形了。

看着好像很容易，但是他們先在地板上後來又從床上試，總是往下墜，不往上昇。

『我說，你是怎樣弄的？』約翰問，揉着他的膝蓋。他是一個很喜歡實驗的孩子。

『你只消想一些可愛的奇異的念頭』，彼得解釋說，『這些念頭就會把你們引在半空中。』

他又做給他們看。

『你做的太快』，約翰說，『你不能很慢的做一次嗎？』

彼得慢的快的都做了一次。『我學會了，文黛！』約翰喊，但是他立刻知道是還沒有。他們一個也沒有會飛一寸遠，雖然邁克爾都認得兩音的字而彼得一個字母都不認識。

當然彼得是和他們頑笑，因為若不吹上一些仙塵，誰也飛不了的。幸運得很，我們已經提過，他的一隻手上正黏滿了不少的仙塵，所以他在每人身上吹了一些，便產生絕妙的結果。

『你們現在這樣的鼓勵你們的肩臂』，他說，『往上起。』他們全站在床上了，勇敢的邁克爾一個飛了起來。他本沒有就

要飛起，但是纔這樣一試，便立刻在屋裏飛過去了。

『我飛了！』他還在半空中就喊起來了。約翰也飛了，在離近浴室的地方遇見了文黛。

『啊，可愛呀！』

『啊，爽快呀！』

『看看我！』

『看看我！』

『看看我！』

他們都沒有彼得飛得靈活，兩隻腳總有點踢動，但是他們的頭都碰到屋頂了，這實在是妙不可言了。彼得先扶了文黛一把，但是又不能不縮回來，因為叮克怒得厲害。

他們上上下下一週一週的飛。文黛講的話都好像在天上一般。

『我說』，約翰喊，『爲什麼我們不全出去呢！』

當然彼等引誘他們的原來就是這一着。

邁克爾準備好了：他要看看走十億英哩要用多少時間。但是文黛有點猶豫。

『鮫人！』彼得又說。

『啊啊！』

『還有海盜！』

『海盜』，約翰喊，拾起他的禮拜天的帽子，『我們立刻去罷！』

正在這個時候達林先生和夫人同着娜娜從二十七號跑出來。他們跑到街心望着孩子房的窻子；不錯，還在關着，但是屋裏露着亮光，最駭人的景象是在窻帘上面可以看見三個穿夜衣的人影在屋裏轉來轉去，不是在地板上，是在半空中。

不是三個人影，是四個！

他們抖顫着推開了街門。達林就想奔上樓去，但是達林夫人作勢教他輕輕的走。她教她自己的心都輕輕的跳。

他們趕到孩子房裏還來得及嗎？若是來得及，他們心裏該有多麼喜悅，就是我們也要爲他們嘆一口放心的氣，然而那可就沒有故事可說了。反過來說，若是他們來不及，我現在可以鄭重的應允在最後終於是團圓的。

若不是小星窺探着他們，其實他們可以來得及趕回孩子房裏。因爲繁星這一回又把窗子吹開了，最小的那顆星喊出來：

『逃罷，彼得！』

彼得曉得不能再耽擱了。『來呀』，他霸橫的喊，立刻飛入黑夜中去，約翰邁克爾文黛隨着。

達林先生和夫人與娜娜衝進孩子房裏，太晚了。鳥兒都飛了。

第四章

飛航

『第二轉向右，照直走，一直到天明。』

這就是彼得告訴過文黛的到永無鄉去的途徑。但即使是飛鳥，帶着地圖，於每個風角處按圖查看，恐怕按着這句話也是尋不着的。所以你們要知道，彼得不過是偶爾想起什麼便說出來罷了。

起初他的伴侶很相信他，並且飛航是極有趣的，所以他們費了不多的時間，環繞着禮拜堂的塔尖飛，或其他途中有趣的物件。

約翰與邁克爾賽着飛，邁克爾勝利了。

迴想起剛纔不久在屋裏飛了兩轉便自鳴得意，現在想起來自己都覺得不值一笑了。

剛纔不久的事。但是究竟多久？這個念頭還沒有擾動文黛之先，他們是正在飛跨一面海。約翰以爲第二個海，第三夜了。

有時黑暗，有時光明，有時很涼，有時太熱。他們果然是真的有時飢餓，還是假裝着餓，因爲彼得有很新鮮的餵他們的法子？他的方法就是，追那些嘴裏銜着人能吃的東西的鳥，然後從鳥嘴裏搶過來；後來鳥又追着他們又搶回來；互相追逐的飛過不知多少里路，終於互相表示好意而別。但是文黛覺得，彼得大概是不曉得用這種方法去尋麵包牛油是未免太奇怪了，他也許不知道還有別的方法。

他們不是假裝要睡，他們是真想睡；但這是很危險的，因爲他們一睡着，便墜下去了。但彼得竟覺得這是怪可笑的一件事。

『他又墜下去了！』他看着邁克爾像塊石頭似的墜下去的時候，便歡樂的喊。

『救他！救他！』文黛叫，看着底下的洶湧的海，駭怕起來。後來邁克爾簡直就墜到海裏的時候，彼得便從空中直撲下去，一把將他捉起，他這一下還是來得真妙；他總是等到最後的一瞬纔去救，好像他是在炫弄他的智巧，而不是專心的要救人一命。並且他的嬉戲的心又常歡喜改變，你下次再墜下去，他就許由你往下墜。

他能在空中睡而不下墜，只消仰臥漂浮着，但這也是至少一半因為他身體輕，你若在他後面吹一下，他便會漂浮得快一點。

『對他要謙敬些』，文黛低聲向約翰說，當他們玩着『跟我來』的時候。

『那麼你告訴他別炫弄』，約翰說。

他們玩着「跟我來」的時候，彼得就飛近水面，把每條沙魚的尾巴都摸一下，恰似你在街上走的時候用手指摸着鐵欄杆一般。這一手他們是跟不上來的，所以好像是他在炫耀，尤其是他特意的回頭望着他們，看有多少條魚尾他們沒有摸着。

『你們一定要對他好好的』，文黛吩咐她的弟弟們說。『假如他拋了我們，我們可怎麼好？』

『我們可以回去』，邁克爾說。

『沒有他，我們怎樣可以找得回去的路？』

『那麼，好了，我們前進便是』，約翰說。

『怕的就是這個，約翰。我們只能前進，因為我們不知道怎樣停住。』

『真是的，彼得忘了教給他們怎樣停住。』

約翰說萬一真到了最不幸的時候，他們只得照直的向前飛，因為地球是圓的，所以總可以有個時候飛回到自家的窗口。

『誰給我們東西吃呢？約翰？』

『我已經能很靈巧的從那隻鷹嘴裏奪下了一塊食，文黛。』

『試了二十次之後纔奪到的』，文黛提醒他。『即使我們能夠奪食，你看着罷，他若不在我們近旁照護一把手，我們將要怎樣的撞着流雲或其他的東西。』

實在他們是常常撞着。他們能強壯的飛，雖然還踢動太多；但若他們看見面前有一朵雲，他們愈躲避愈要撞上。假如娜娜現在跟着他們，這時候她一定要給邁克爾的頭額上細起一塊繃帶。

這時候彼得沒有陪着他們，他們覺得怪寂寞的。他比他們飛得快多了，所以他忽然飛遠到看不見的地步，他可以做一番他們不能同

享的事。他能狂笑的飛下來，笑的是他向一顆星說的笑話，但是他已忘了說的是什麼；有時他又飛上來，身上還黏着鮫人的鱗，但又不肯說定究竟遇到了什麼事。從未見鮫人的孩子們實在有點着急。

『假如他能把鮫人忘得這樣快』，文黛辯論說，『我們怎能盼望他將來還記得我們呢？』

真的，有時候他回來就不認得他們，至少是認不很清。文黛確知是如此。他在白天由他們身邊飛過的時候，她看出他的眼裏露出認識的神氣；有一次甚至她得要喊出名字。

『我是文黛，』她激昂的說。

他很抱歉。『我說，文黛』，他低聲向她說，『你每次看見我忘了你，你只消不斷的說「我是文黛」，我就會憶起來了。』

當然這不大令人滿意。爲彌補這個遺憾起見，他便教他們怎樣仰

臥在一陣順方向的強風上面，這個改變是很暢快的，所以他們試了好幾次，居然可以安穩的睡了。他們很想多睡一會兒，但是彼得不久就睡得厭倦了，用他的隊長的口腔喊，『我們要在此地落下來了。』一路上不免要爭吵，但大致總算歡樂，他們終於飛近永無鄉了；過了好幾個月終於達到了，並且一向是照直的向前飛的，不僅是彼得或打克的引導之功，實在是那個島正在眺望着他們。因為如此，所以誰都可以看見那個神奇的陸岸。

『就在那個地方』，彼得鎮靜的說。

『那裏，那裏？』

『所有的箭頭都指着的那個地方。』

實在是有一百萬枝金箭把那個地方指着給孩子們看，是他們的朋友太陽放射出來的，於夜晚離別他們之前教他們認清了路。

文黛約翰邁克爾在空中豎起脚尖來望這個島。說也奇怪，他們立刻就認識這個地方，在未起怕心之先他們向島歡呼，他們並不把島當做一件夢想已久而終於看到的東西，他們竟當做放假便回家遇到熟朋友一般。

『約翰，那邊就是珊瑚湖。』

『文黛，你看那往沙裏埋蛋的烏龜。』

『我說，約翰，我看見你的斷腿的紅鶴了！』

『看，邁克爾，那邊就是你的窟穴！』

『約翰，那矮樹林裏的是什麼？』

『那是一隻狼和她的小狼。文黛，我相信那就是你的小狼！』

『那邊的是我的船，約翰，船舷都撞碎了！』

『不，那不是！怎麼，我們把你的船早燒了。』

『無論如何，就是那隻船。我說，約翰，我看見紅人營寨裏的煙了！』

『那裏？指給我看，我看那煙怎樣的彎，就可以告訴你他們是否預備開戰。』

『就是那邊，緊靠着神祕河那邊。』

『我看見了。不錯，他們正預備要開戰。』

彼得有點不高興，因為他們懂得這樣多，不過他若是想在他們當中稱雄，勝利是就在他的掌握裏的，因為我不是已經告訴了你們，他們不久就生了恐懼嗎？

金箭都消滅了，全島陷入黑暗之中。

從前在家裏的時候，永無鄉總是在臨睡時有點黑暗驚人的樣子。裏面佈滿了沒有開關過的地方，黑影子在裏面移動，野獸的吼聲也與

平時不同了，並且你還是失了勝利的把握。夜燈拿來之後，你們就喜歡。甚至你們歡喜聽娜娜說這不過是火爐週圍的塗飾，永無鄉不過是虛幻罷了。

在家裏的時候永無鄉固然是虛幻，然而如今是真的了，並且這裏沒有夜燈，愈來愈黑，娜娜可在那裏？

他們本來是散開了飛，但是現在緊湊在彼得近邊。他的隨便的態度現在也終於沒有了，他的眼睛閃亮，他們每次觸到他的身體，眼裏就露出震動的樣子。他們現在正在一個可怕的島上飛，飛得很低，有時樹掠過他們的腳。空中看不見什麼可怕的東西，但是他們進行很慢很吃力，恰像和敵人奮鬥着前進一般，有時他們停在半空中，等彼得用拳頭敲過纔敢走。

『他們不要我們上岸』，他解釋說。

『他們是誰？』文黛抖顫着低聲問。

但是他不能並且不願說。玳克鐘兒一向是睡在他的肩頭上，但是他現在推醒了她，叫她在前面飛。

有時他在空中停住，細心的聽，把手放在耳邊，隨後又往下看，兩道眼光銳利得好像可以在地上鑽兩個洞似的。做完了這一套，他又向前進。

他的胆量真驚人。『你現在願意冒險去』，他偶然的向約翰說，『還是願意先用茶點？』

文黛很快的說『先用茶點』，邁克爾感激的握她的手，但是較勇敢的約翰有點猶豫。

『那一類的冒險？』他小心的問。

『就在我們下面的平原上睡着一個海盜』，彼得告訴他。『假如

你願意，我們下去殺死他。』

『我沒有看見他』，約翰停了半晌纔說。

『我看見了。』

『假如』，約翰粗聲的說，『他若是醒了呢。』

彼得怒着說了。『你別以爲我在他睡的時候去殺死他！我要先推醒了他，然後殺他。我總是這樣做的。』

『我說！你殺過很多嗎？』

『好些嘍！』

約翰說『真能幹』，但是決計還是先用茶點。他問現在島上是否有很多的海盜，彼得說他從來沒有見過的那樣多。

『現在誰是船長？』

『胡克』，彼得回答說，他說這個討厭的字的時候，臉上變爲莊

嚴的樣子。

『茄斯胡克？』

『是。』

於是邁克爾真哭起來了，就是約翰也只能咽氣的說，因為他們久仰胡克的大名了。

『他是黑鬍子的水手頭』，約翰啞嗓低聲說。『他是最兇狠的一個。巴貝鳩怕的就是他一個。』

『就是他』，彼得說。

『他是什麼樣子？他是大嗎？』

『他沒有從前大了。』

『怎麼講？』

『我給他割下了一塊。』

『你！』

『是，我，』彼得銳利的說。

『我並不是要對你不敬。』

『啊，不要緊的。』

『但是，我說，是那一塊？』

『他的右手。』

『那麼他現在不能爭鬥了？』

『啊，他不能鬥嗎！』

『慣用左手？』

『他用一個鐵鈎子代替右手，他用鈎子抓。』

『抓！』

『我說，約翰』，彼得說。

『噫。』

『要說「是，是，先生」。』

『是，是，先生。』

『只有一件事』，彼得接着說，『凡是在我手下做事的孩子都得要許諾，所以你也一定要應許的。』

約翰的臉白了。

『這件事就是，我們以後和胡克開戰的時候，你一定要把胡克留給我對付。』

『我應許』，約翰忠誠的說。

這時候他們不大胆怯了，因為玳克同着他們飛，在她的光亮之下彼此都可以辨視。不幸她不能像他們飛得那樣慢，所以她只得繞着他們一圈一圈的飛，他們在圈子裏動，如頭上的圓光一般。文黛很歡喜

這樣，後來彼得纔指出毛病來。

『她告訴我說』，他說，『沒黑的時候海盜看見我們了，已把「郎湯姆」拉出來了。』

『是大礮罷？』

『是。當然他們可以看到她的光亮，假如他們猜想我們是在她附近，他們一定會開礮。』

『文黛！』

『約翰！』

『邁克爾！』

『讓她立刻走開罷，彼得』，三個同時喊着，但是彼得不准。

『她以為我們迷路了』，他僵硬的說，『她有一點怕。你想我怎能在她怕的時候把她打發開呢！』

倏時間那個光亮的圈子斷了，彼得覺得什麼東西親暱的擰了他一把。

『那麼告訴她』，文黛請求說，『把她的光亮熄了。』

『她不能熄。這大概是仙女唯一不能做的事。只能在她睡的時候自然的熄滅，如繁星一樣。』

『那麼就告訴她立刻就睡』，約翰幾乎命令的說。

『除非她想睡的時候，她是不能睡的。這又是一件仙女不能做的事。』

『我覺得』，約翰咆哮說，『只有這兩件是值得做的事。』

他於是挨了一下擰，可不是親暱的。

『假如我們只要有一個人有個袋』，彼得說，『我們可以把她放在袋裏。』但是他們來得倉卒，四個人一個袋也沒有。

他想出一條妙計。約翰的帽子！

玳克也應允在帽子裏面走，假如這頂帽子是用手擎着。於是約翰拿着帽子，雖然她希望彼得拿着。忽然文黛把帽子接過來了，因為約翰說飛的時候帽子碰他的膝蓋；因此可就要生出麻煩，下文便有分曉，因為玳克鐘兒就恨的是承文黛的情。

亮光完全藏在黑的帽子裏，他們便在靜默中向前飛。這是他們經驗中最沉寂的靜默，偶爾有一兩聲舐的聲音打破了沉默，據彼得的解釋說，這是野獸在河裏喝水，後來又有一陣鏗的聲音，大概是樹枝互相磨擦，但據他說是紅人磨刀。

這些聲音不久也住了。邁克爾覺得寂靜的可怕。『隨便什麼給我們做一點聲音罷！』他喊。

好像是應他的請求似的，空中發出一聲他從來沒有聽過的轟然巨響。海盜向他們開了一砲。

礮聲的迴響震遍了山嶺，迴響好像是在兇狠的說，『他們在那裏，他們在那裏，他們在那裏？』

『這三個駭慌了的孩子便這般的銳利的覺查出虛幻的島與實現的島有什麼分別。』

空中安靜下來之後，約翰邁克爾一看只有他們兩個在黑暗中。約翰只是無心的踏着空氣，邁克爾不會浮着也竟浮着了。

『你被轟着了嗎？』約翰抖顫着低聲問。

『我沒有試』，邁克爾低聲回答。

我們知道一個也沒有被轟着。彼得被礮彈的一陣風吹到海外去了，文黛吹到上面去了，只有汀克鐘兒陪着她。

文黛在那個時候若把帽子丟開就好了。

我不知汀克是偶然想起，還是在路上盤算過的，不過她立刻從帽

裏跳了出來，開始引誘文黛到她的死亡。

汀克並不是完全壞；或者說，這時候她是完全壞，可是她有時候也是完全好的。仙女們總是不是這樣，就是那樣，因為她們的身體太小，所以很不幸的在一個時候只有容受一種情感的地方。但是她們能夠改變，不過要改變就得完全的改變。現在她心裏充滿對文黛的嫉妬。她說的叮噠的聲音，文黛當然是不懂，我相信有些是不中聽的話，但是聲音不難聽，並且她前前後後的飛，很明顯的她的意思是說，『跟我來，便什麼事也沒有。』

可憐的文黛可有什麼法子辦？她喊着彼得約翰和邁克爾，只聽到譏諷的迴音。她還不知道汀克以真正的婦人的忌恨心來忌恨她。所以她心慌意亂的，蹣跚的飛着，隨着汀克去自淪於滅亡。

第五章

島的實現

覺得彼得已在回來的路上，永無島於是又醒起來了。我們應該用「過去式」，說『已醒』纔對，但是說『醒』好些，彼得總是用這個字的。

他不在的時候，島上是很靜默的。仙女早晨要多睡一點鐘，野獸都伺候着小獸，紅人連着六天六夜的大吃，海盜與遺失的孩子們遇到的時候，他們只是彼此對向着咬大姆指。但是彼得一回來，他是最恨昏睡的，他們便全都活躍起來：假如你把耳朵附在地上細聽，你可

以聽到全島生氣勃勃。

這一晚，島上的主力正在做着下列的事。遺失的孩子們正在張望着彼得，海盜正在張望着遺失的孩子們，紅人正在張望着海盜，野獸正在張望着紅人。他們正在島上環繞的走，但是總沒有碰過頭，因為他們走的速率是一樣的。

除了孩子們之外，他們都有殺心，想看看流血，孩子們向來是愛看流血的，但是今天晚上他們是出來歡迎隊長的。島上孩子們的數目時常變動，因為有的被殺及其他的緣故；孩子們若是有點長大的樣子，這是不合規章的，彼得便把他們餓得瘦死；但是此刻只有六個，雙生兒做爲兩個。我們現在假設是臥在甘蔗林裏，看他們一個一個的排做單行，手按着刀向前偷進。

彼得一點也不准他們模倣他的裝束。他們穿着他們自己殺死的熊

的皮，穿得又圓又有毛，所以他們若是跌倒便要滾得很遠。因此他們的脚步來得穩。

頭一個走過的是禿禿，在這勇敢的隊伍裏，他不是最不勇敢的，他是運氣最不好的。他比別個冒險的次數都少，因為總是在他剛剛拐過角去的時候，大的事變纔發生；事情平靜下去之後，他便走開去拾柴燃火，等他回來的時候別人早在那裏打掃血跡了。這種壞運使得他的臉上露出愁容，但是並不使得他的性情變酸，反變甜了，所以他是這些孩子中的最謙遜的一個。可憐的和善的禿禿啊，今天晚上有危險等着你哪。要留神，否則這次冒險的事讓你來做，你若是承受下來，就會引你投入最深的苦痛。禿禿，仙女玳克今晚要作亂，現在正要找一個工具，她以為你是這些孩子中最易受騙的。當心玳克鑽兒。

但願他能聽我們的話，但是我們並不會真在島上，他咬著手指走

過去了。

第二個過來的是泥布斯，快樂而有禮，後面緊跟着的是斯賴特賴，他用樹木削成笛子，按照他自己的腔調狂舞。斯賴特賴是這些孩子中最虛偽的。他以爲他還記得在未遺失以前的事，習慣禮貌等等，因此他長了一個討厭的歪鼻子。第四個是捲毛兒；他是個頑童，當彼得板着面孔說，『誰幹的這事誰走出來』，常常是他走出來，所以有時他聽見這個命令便不由自主的走出來，也不管是不是他自己幹下的事。最後過來的是雙生兒，無法形容，因爲我們形容這個一定會鬧錯形容了那個。彼得從不十分曉得什麼叫做雙生兒，他不曉得的事他的夥計們也不准曉得，所以這兩個孩子自己也有點莫名其妙，所以總是很抱媿的擠在一起，算是盡了他們的力量討人家的滿意。

孩子們在黑暗中不見了，過了些工夫，不大的工夫，因爲島上的

事物都來得兀突，一羣海盜尋跡而來。我們沒看見他們，先聽見他們了，並且總是這一闕怕人的歌：

『帶住纜索，叻呵，停船，

我們到海上去劫掠，

若是砲彈把我們給分散，

在海底必可再見面！』

斷頭台上待絞的死犯都從來沒有過比這般人再兇惡的相貌。在前面的是美貌的意大利的柴可，不時的把頭挨近地面細聽，他的大胳膊也光着，耳上懸着西班牙銀幣做爲裝飾，他在蓋歐曾在獄長的背上用血字刻劃他的名字。他身後便是一個彪形黑大漢，加若木河邊的黑母

親用他的名字駭小孩，自從他棄了這個名字以後他又有了好些個名字。必耳裘克斯，渾身刺紋，就是在海馬號船上被弗林脫砍了八十四刀纔丟下金幣袋的那個必耳裘克斯；還有枯克孫，據說是黑麻飛的兄弟（但是從未證明），還有紳士斯大奇，曾在一中學校做過助教，現在殺起人來還是很文雅的；還有天窗兒（摩爾根的天窗）；還有愛爾蘭的水手頭目斯密，他是一個非常和靄的一個人，就是戳人一刀他都不會得罪人，在胡克的水手班中他是唯一的不信國教的；還有奴得勒，他的手總是朝後長的；還有羅伯特木林斯，阿爾佛梅孫，以及其他的在西班牙國土裏久已馳名嚇人的兇漢。

這羣人當中最兇狠最雄偉的便是哲姆斯胡克，他自己寫做筵斯胡克，據說海枯客怕的就是他一個人。他坐在一個粗糙的車子裏，他手下的人拉着車走，他沒有右手，但是安上了一個鐵鉤子，他便舞動着

鐵鈞催拉車的人快走。他把他們當做狗一般的待遇稱呼，他們可也真像狗似的服從他。講到他的相貌，他的臉是灰黑色的，他的頭髮彎成長捲，遠看上去像是黑蠟燭一般，使得他的姣好的面貌帶上了一種兇橫的神氣。他的眼像玻璃花一樣的藍，顯着深刻的悲哀，但是在他用鐵鈞殺你的時候，眼裏便現出兩顆紅點，把兩眼照耀得通亮了。講到他的舉止，還帶着從前那些大王的氣息，就是和你問答的時候都未免有點威嚴，聽說他從前還是一個著名的善講故事的人哩。他最有禮貌的時候他是最兇毒，這大概就是他的出身高貴的最確的證據了；他就是在賭咒的時候，談吐都很文雅，可見他和他的水手們出身不同了。此人勇悍絕倫，據說他所羞怯的唯一的事物便是看他自己的血，他的血是濃，並且顏色異乎尋常。他的服裝是有點模倣查爾斯二世的式樣，因為他在早年他曾聽說他的模樣酷似那位厄運的皇帝；他的嘴裏

嚼着自己創製的一根煙袋，同時可以吸兩根雪茄。最可怕的那一部分當然就是他的鐵爪。

我們現在殺一個海盜，看看胡克的手法。天窗兒就可以。他們走過的時候，天窗兒蹣跚的走來向他挑釁；鐵爪伸出來了，撕裂的一聲，一聲叫喊，屍身踢在一旁，羣盜照舊前進。他連口裏的雪茄還沒有取下來哩！

這便是潘彼得要來鬥爭的兇漢。誰贏呢？

緊跟着海盜從小徑裏一聲不響的偷偷走下來的是紅人，一個個的都把眼睛睜得大大的。他們持着戰斧和刀劍，裸體上塗着的油漆都閃閃的放光。身上掛着一串串的人頭，小孩兒的和海盜的都有，因為這些紅人乃是屬於「黑嬰」族的，和那些較為和善的德來維爾的紅人以及赫龍的紅人都迥乎不同。匍伏而行的前鋒是偉大小豹，他是一員勇

將，但是身上掛了那麼多的人頭，又是爬着走，所以進行稍慢了一些。在殿後的最危險的位置的，是虎蓮公主，她驕傲的直立着。她是黑女將當中一個最美的，也是「黑嬰」族裏的美人，又風流，又冷峻，又多情；沒有一個壯男子不想把這個尤物弄去做夫人，但是她這把斧頭誰也當不起。看他們從樹下來的樹枝上爬過去，一點聲響都沒有。唯一可聽的聲響便是他們的粗重的喘息。原來他們飽食之後，現在不免都有點肥胖，不過不久也就要消下去。暫時這却是他們最主要的一樁險事了。

紅人和來時一樣如影一般的逝去了，野獸代替了他們的位置，拉雜雜的一大堆：獅，虎，熊，還有無數的見了牠們就逃的小野獸，各種的野獸，尤其是一切食人的動物，都在這個島上雜陳並列。牠們的舌頭都伸了出來，牠們今天晚上餓了。

野獸過後，最後的一位來了，一條巨大無朋的鱷魚。我們不久立刻就可以看出鱷魚是尋誰來的。

鱷魚過去了，孩子們又出現了，因為這個遊行一定要無窮盡的繼續前進，除非等到某一個部分停住足或改換了步驟。到那時節他們就要衝突起來了。

全都敏銳的向前面張望，沒有一個猜到危險會從後面爬過來。這就可見這個島是何等樣的真。

頭一個脫離這個圍遊的是孩子們。他們都投到草地上，離他們的地下的家很近的地方。

『我真願彼得回來罷』，他們一個個的都不安的說，雖然他們的身高尤其是身粗都超過他們的隊長。

『我是唯一的不怕海盜的一個』，斯賴特賴說，用一種不能討大

家歡喜的聲調說，但是他或者是聽到遠處什麼聲音，因為他趕緊接着又說，『但我也願他回來，告訴我們又聽到些什麼關於辛德麗的故事。』

他們談起辛德麗啦，禿禿確信她的母親一定當初很像她。

只有當彼得不在的時候他們纔能說起母親，因為他覺得這個題目無謂，禁止談的。

『我所記得的關於我的母親的事』，泥布斯告訴他們說，『只是她常常對父親說，「啊，我真願我自己也有一本支票簿子！」我不懂什麼叫做支票簿子，但是我真想我能給她一個哩。』

正談話間，聽得遠處聲響。我們不是樹林裏的野東西，什麼也聽不到，但是他們聽到了，是那隻淒慘的歌調：

『呦呵，呦呵，海盜的生活，

髑髏與枯骨的旗幟，

一陣子歡樂，一根麻繩，

快哉，快哉，大衛瓊士！』

立刻那班遺失的孩子們——那裏去了？他們不在那裏了。兔子都沒有他們逃得快。

我告訴你們他們那裏去了。除了泥布斯之外，他跑遠處偵察去了，他們已都到了地下的家裏，很可愛的一個住處，下文就要細說了。但是他們怎樣到家的呢？地面上什麼入口都沒有，連一塊大石頭都沒有，因為若有大石頭，撥開來或者可以看見一個洞口。但是細細的看去，你可以看見這裏有七個大樹，每棵樹的空幹都有和孩子一般大小

的一個洞。這便是到地下的家的七個入口，胡克這些個月來總沒能找到。他今天晚上將要找到了嗎？

海盜走近了，斯大奇的眼快，他瞧見泥布斯在樹林裏逃了，便開了一鎗。但是一個鐵鈎抓住了他的肩頭。

『船長，放手！』他叫道，絞紐着。

這是我們第一次聽見胡克的聲音。是毒惡的聲音。『先把手鎗收起來』，威嚇的說。

『那是你所恨的一個孩子。我本來能够把他打死的。』

『不錯，這鎗聲可以招來虎蓮公主的紅人。你願意斷送你的頭顱嗎？』

『我可以去追他嗎，船長』，悲傷的斯密問道，『用約翰瓶塞鑽去搔他，好不好？』斯密給各種東西都起了有趣的名字，約翰瓶塞鑽

就是他的刀，因為他喜歡用刀在創傷的地方旋轉。斯密有許多可愛的地方。例如，殺人之後，他要揩拭的是他的眼鏡，而不是他的刀。

『約翰是個不聲不響的夥計』，他提醒胡克說。

『現在不要，斯密』，胡克兇狠的說。『他不過是一個，我要把所有的七個都拿來收拾收拾。散開去尋他們。』

海盜分頭走入林中，只剩下了船長和斯密。胡克長嘆一聲，我不曉得爲什麼，也許是因爲柔美的夜景，但是他忽然想把他一生的故事告訴給他的忠誠的水手頭聽。他說了很久，很誠懇的，但是斯密有點蠢，竟一點也不懂他所說的是什麼。

他忽然聽到了彼得這兩個字。

『在一切之中』，胡克激憤的說，『我最想得而甘心的是他們的隊長潘彼得。割掉我的臂的就是他。』他威嚇的舞動他的劍。『我已

然等了好久，想拿這個和他握手。啊，我將要撕了他！」

『但是』，斯密說，『我還常聽你說起，這隻鈎比二十隻手都有用，可以梳頭髮及其他家常之用。』

『是的』，船長答說，『假如我是一個母親，我真要禱求我的孩子們生下來就有這個東西，不要這個東西』，說時他得意洋洋的望了他的鐵手一眼，又鄙夷的望了那隻手一眼。後來他又皺眉了。

『彼得把我這隻胳膊』，他畏縮着說，『擲給一條恰好經過的鱷魚。』

『我倒常常的』，斯密說，『看出你對於鱷魚有奇怪的畏懼。』

『我不怕鱷魚』，胡克改正說，『我怕的只是那一條鱷魚。』他把語聲放低了。『那條鱷魚很歡喜吃我的胳膊，斯密，所以牠以後總是跟着我，跨山渡海的跟着我，看見我的這個殘廢的身體便饑得舐嘴

唇。』

『從一方面看來』，斯密說，『這也可以算得是一種恭維呢。』
『我可不要這種恭維』，胡克狂吼。『我要的是潘彼得，是他先把我的肉給鱷魚嘗的。』

他坐在一棵大叢上，他的語聲有點抖顛了。『斯密』，他粗聲的說，『其實那隻鱷魚早該把我吃下去了，幸虧可巧牠吞下了一座鐘，在牠肚裏總是滴克滴克的響，所以在牠到我身邊之先，我就可以聽見滴克的聲音，我就逃了。』他笑，但是乾笑。

『終有一天』，斯密說，『那座鐘絃走完之後，牠就要得到你的。』

胡克把他的乾嘴唇舐溼。『是呀』，他說，『我怕的就是這個。』
他自從坐下之後，就覺得奇暖。『斯密』，他說，『這個坐位好

熱』。他跳了起來。『不得了，不得了，我都燒焦了。』

他們考查這棵大葷，其大而且堅，是大陸上所不曾見過的；他們試想把葷拔起，立刻就搬起來了，原來不曾生根。更奇怪的是，一縷青煙冉冉上昇。海盜彼此對看。『一個烟肉！』他們兩個都驚嘆說。

他們的確是發現了地下的家的烟肉了。這是孩子們的習慣，於敵人在隣近的時候，使用一棵大葷把烟肉塞上。

不但是烟出來了。孩子的聲音也出來了，因為孩子們以為在他們藏躲的地方是十分的安穩，所以都歡天喜地的談天呢。海盜猜惡的聽了一會，隨後就把葷放還原處。他們四週一望，就看見了七棵樹上的洞。

『你沒有聽見他們說潘彼得不在家嗎？』斯密細聲說，忙着要動約翰瓶塞鑽。

胡克點點頭。他站着思索了半晌，終於櫻黑的臉上泛出凝凍的微笑。斯密正在等着哪。『發表你的計劃，船長』，他焦灼的喊。

『回到船上去』，胡克慢慢的從牙縫裏說出來，『做一塊又濃又膩的澆綠糖的糕餅。底下一定只有一間屋子，因為只有一個烟囱。這些傻田鼠竟不懂得用不着每人一個門。可見他們沒有母親。我們把糕餅放在鮫人的珊瑚湖的岸上。這些孩子們總在那裏泅水，和鮫人遊戲。他們見了餅就會吃下去，因為他們沒有母親，他們不知道食了濃膩溼毒的餅是有多麼危險。』他大笑了一陣，這回不是乾笑，是真笑。『啊哈，他們要死了！』

斯密愈聽愈佩服。

『這是我沒有聽說過的最險毒的妙計』！他喊，狂喜之餘，他們且舞且唱：

『停船，纏索，我來了，

他們早被我給嚇跑掉，

你的骨頭上剩不下肉。

你若和胡克的爪握握手。』

他們開始唱這個歌，但是永遠不能唱完，因為另有一種聲音來了，使得他們噤不敢聲。起初是很小的聲音，一個葉子落上去就可以把這聲音悶蓋住，但是愈離近便愈清楚了。

滴克滴克滴克滴克！

胡克立着發抖，一隻脚提在半空中。

『鱷魚！』他喘息說着便逃走，他的水手頭跟着逃去。

真是鱷魚。牠趕過了紅人，紅人正在跟着其餘的海盜。牠緊跟着胡克爬。

孩子們又到地上來了；但是夜裏的危險還沒有完全過，因為泥布斯忽然氣喘不及的奔到他們羣中，一羣狼正追着他。狼的舌頭都伸了出來，吠聲可怕極了。

『救我，救我！』泥布斯喊着，跌倒在地上。

『但是我們有什麼法子呢，我們有什麼法子呢？』

這是對彼得很高的恭維了，因為在這無可奈何的時節他們都想到了他。

『彼得將要怎樣辦呢？』他們幾乎同時喊了出來。

他們又幾乎同聲的喊出，『彼得一定要從他的兩腿中間望那些狼。』

然後，『我們也照着彼得那樣做罷。』

這是拒狼的最有效的方法，於是他們像是一個孩子似的，彎下身去從兩腿中間向後望。這樣過了好久，但是勝利來得很快，因為他們用這樣可怕的姿勢迎上去，狼嚇得垂下了尾巴逃了。

泥布斯從地上爬了起來，兩眼發怔，他們以為他看見的還是狼。但是他看見的不是狼。

『我看見了一個更怪的東西』，他喊，他們都焦急的圍繞着他。

『一隻大白鳥。向這裏飛來了。』

『是那一種鳥，你看？』

『我不知道』，泥布斯說，很驚詫的，『但那樣子像是很倦，一面飛着一面呻吟，「可憐的文黛。」』

『可憐的文黛？』

『我記得了』，斯賴特賴立刻說，『是有些鳥叫做文黛。』
『看，來了！』小捲毛喊，指着天上的文黛。

文黛現在幾乎是就在頭上，他們可以聽到她的悲嘆聲。但是玎克鐘兒的銳聲更來得清晰。這個妒嫉的仙女現在已把友誼的假意拋開了，從各方面向文黛身上直衝，每次觸着她便狠狠的擰她一把。

『喂，玎克』，驚訝的孩子們叫。

玎克的回答響了；『彼得要你們射這個文黛。』

彼得有令，他們是生性不敢懷疑的。『我們按照彼得的旨意做罷』，簡單的孩子們說。『快，弓箭！』

除了禿禿，他們都鑽進了他們的樹。他帶着弓箭呢，玎克看見了，擦看她的小掌。

『快呀，禿禿，快呀』，她銳叫。『彼得將要十分的歡喜哩。』

禿禿慌慌搭箭上弓。『躲開來，打克』，他大聲喊，跟着箭發，文黛便飄飄搖搖的落到了地上，一根箭在她的胸上。

第五章 島的實現

第六章

小屋

那幾個孩子們全副武裝的從他們的樹裏跳出來的時候，糊塗的禿已然像是一個勝利者一般立在文黛的身旁。

『你們太晚了』，他驕傲的喊，『我已把文黛射下來了。彼得將要十分的歡喜我哩。』

打克鐘兒在上面大呼『蠢貨』！她立刻飛去藏匿去了。別的人都沒聽見她。

他們圍繞着文黛，定睛看時，林中寂靜得可怕。假如文黛的心還

跳着，他們一定都能聽見。

斯賴特賴首先發言。『這不是鳥』，他驚惶的說，『我想這一定是一位女郎。』

『一位女郎？』禿禿說，嚇得發顫。

『我們竟殺死了她』，泥布斯粗聲的說。

他們全都脫下了帽子。

『現在我明白了』，小捲毛說，『彼得把她帶來給我們的。』他哀憫的倒在地上。

『好容易這纔有一位女郎來照護我們』，一個雙生兒說，『你竟殺死了她！』

他們很爲他難過，但更爲他們自己難過，他向他們面前走近一步的時候，他們竟掉頭不顧。

禿禿的臉色很白，但是臉上罩了從未有過的一種莊嚴。

『是我幹下的』，他說着迴想起來。『女郎常常走入我的夢境，我總是說，「美的母親，美的母親。」這回她真來了，我竟把她射死。』

他慢慢的走開。

『別走』，他們憐憫的喊。

『我一定要走』，他抖顫着回答，『我真怕彼得。』

正在這個悲慘的當兒，忽然聽得一種聲響，一個個的心都要跳到嘴裏來了。他們聽到彼得喔喔的叫。

『彼得！』他們喊，因為他回來的時候他總是這樣喔喔的叫。

『藏起她來』，他們細聲說，於是匆忙的把文黛圍起。但是禿禿站在一旁。

又是一陣喔喔的聲，彼得飛落在他們面前。『好啊，孩子們』，他喊，於是他們便機械般的行禮，隨後又是寂靜。

他皺眉了。

『我回來了』，他怒着說，『你們爲什麼不歡呼？』

他們張開口，但是歡呼不出來。他也沒有注意，因爲他忙着要告訴他們那段光榮的消息。

『好新聞，孩子們』。他叫，『我終於給你們大家帶來了一個母親。』

依然沒有聲響，除了秃秃跪落時咕嚕的一聲。

『你們還沒有看見她嗎？』彼得問，有點着急了。『她是向這裏飛的。』

『哎呀！』一個聲音說，『啊，苦惱哩！』又一個聲音說。

秃禿站起來。『彼得』，他沉靜的說，『我把她給你看罷』，別的孩子們還想遮掩着，他說，『躲開，雙生兒，讓彼得看看。』

於是他們全都退後，讓他看，他看了一會兒也不知如何是好。

『她是死了』，他不痛快的說。『她也許是臨死受驚了。』

他想提起興致來歡歡喜喜的跑開，以後再也不到這個地方來。假如他真這樣做，他們自然願意跟他去。

但是有那枝箭在那裏。他把箭從她的心上取下，面對着他的部
衆。

『誰的箭？』他嚴厲的究問。

『我的，彼得』，秃禿跪下了說。

『啊，卑漢』，彼得說，他舉起箭來當做刀用。

秃禿毫不畏縮。他把胸脯裸出。『刺罷，彼得』，他堅定的說，

『用力刺罷。』

彼得兩次舉起箭來，兩次又放了手。『我不能刺』，他奇異的說，『好像有什麼東西拉着我的手一般。』

大家都驚訝的望着他，除了泥布斯，他可巧正望着文黛。

『是她』，他喊，『那個文黛女郎，看，她的胳膊！』

說也奇怪，文黛真舉起了胳膊。泥布斯彎下身去細心敬聽。『我聽她像是說「可憐的禿禿」』，他細聲說。

『她活了』，彼得簡捷的說。

斯賴特賴立刻喊出，『文黛女郎活了。』

於是彼得跪在她的身旁，發現了他的鈕扣。你們記得罷，她把這顆鈕扣繫在她的頸鍊上了。

『看』，他說，『箭頭射中了這個東西。這是我給她的一吻。救

了她的命了。」

『我記起親吻來了』，斯賴特賴很快的插嘴說，『讓我來看看。不錯，這是一吻。』

彼得沒有聽見他。他正在禱求文黛快快復元，好帶她去看鮫人。當然她現在還不能回答，因為仍在受驚昏迷之中；但是頭上來了一派悲傷的聲音。

『聽叮克鐘兒』，小捲毛說，『她哭哪，因為這個文黛又活了。』於是他們不能不把叮克的罪狀告訴彼得，他臉上莊嚴的樣子是他們從來沒有見過的。

『聽我說，叮克鐘兒』，他喊，『我不再做你的朋友了。永遠永遠離開我罷。』

她飛到他的肩頭上求饒，但是他把她推開。後來文黛又舉起她的

胳膊來，他纔大發慈悲的說，『好罷，不算是永久的，你暫時離開我一禮拜罷。』

你想玳克鐘兒會感激文黛的這一舉手嗎？啊絕不，她因此而更想使勁的擰她。仙女實在是很奇怪的，彼得最能了解她們，常常的就打她們。

但是文黛在現在健康脆弱的狀態，怎樣辦呢？

『我們把她擡到底下屋裏去罷』，小捲毛建議。

『對了』，斯賴特賴說，『待女郎是應該如此。』

『不，不』，彼得說，『你們一定不要摸動她。那是很不敬的哩。』

『這個』，斯賴特賴說，『我正在想到。』

『但是她若躺在那裏，』禿禿說，『她就要死了。』

『是啊，她是就要死的』，斯賴特賴承認，『但是沒有法子想。』

『有，有法子』，彼得喊。『我們圍着她造一間小屋子。』
他們聽了都喜歡。『快』，他命令他們，『每個人把我們所有的最好的都給我搬來。把我們的家拆了。要快。』

一刻的工夫，他們都忙得像結婚前一夜的裁縫似的。他們急忙忙的東跑西奔，底下去取被褥，上面來找柴木，正忙做一團的時候，出現了兩個人，不是別個，正是約翰與邁克爾。他們在地上蹣跚的走來，他們立着睡着了，纔止住步，醒了，向前再挪動一步，又睡着了。

『約翰約翰』，邁克爾叫，『醒來！約翰，娜娜和母親在那裏呢？』

約翰措措眼睛喃喃的說，『是真的，我們真飛了。』
他們找到了彼得，當然就安心多了。

『喂，彼得』，他們說。

『喂』，彼得和藹的回答，雖然他早把他們忘掉了。他現在正忙着用他的脚量文黛的身裁，看她要有多大的屋子。當然他還要留出放桌椅的地方。約翰與邁克爾在旁邊看着他。

『文黛是睡了麼？』他們問。

『是。』

『約翰』，邁克爾提議，『我們叫醒她，叫她給我們預備晚飯罷』，他纔說完，只見那些孩子們帶了樹枝跑來造房子。『快看他們！』他喊。

『小捲毛』，彼得打足了隊長的聲調說，『領這兩個孩子去幫着造屋子。』

『是，是，您哪。』

『造屋子？』約翰驚嘆說。

『造給那個文黛』，小捲毛說。

『給文黛？』約翰詫異的說。『怎麼，她不過是一個女孩子！』
『就因為這個』，小捲毛解釋說，『所以我們是她的僕人了。』
『你？文黛的僕人？』

『是的』，彼得說，『你也是。快跟着他們去罷。』

驚訝的弟兄兩個於是被拉了去砍柴運木。『先造椅子和爐圍』，彼得命令說。『隨後再圍着造起屋子來。』

『對了』，斯賴特賴說，『屋子總是這樣造的；我全都記起來了。』

彼得想得週到。『斯賴特賴』，他喊，『去請個醫生來。』

『是，是，』斯賴特賴立刻說，搔着頭皮走開了。他曉得有令一

定要服從的，等了一會兒的工夫回來了，戴着約翰的高帽，臉色很莊嚴。

『請問，先生』，彼得走近他說，『你就是醫生嗎？』

在這種時候，他和其他的孩子們不同的地方就是，別的孩子們曉得這是假設，而他以為真和假原是一樣的東西。因此他們常常感覺爲難，例如他們有時就要假設出已經吃過飯的樣子。

假如他們把假設戳破，他便敲他們的骨節。

『是的，我的小人』，斯賴特賴戰兢的回答，他已經有過一根裂骨了。

『費心了，先生』，彼得解釋說，『有位女郎臥病很重。』

她就在他們腳邊臥着，但是斯賴特賴假做不會看見。

『別響別響』，他說，『她在那裏臥着呢？』

『在那空地上。』

『我要把一根玻璃東西放在她嘴裏』，斯賴特賴說，他就假做出那個樣子，彼得就守候着。那玻璃東西抽出來之後，那纔是一個最擔心的時候。

『她怎麼樣？』彼得問。

『別響別響』，斯賴特賴說，『這已經醫好她了。』

『我喜歡了！』彼得喊。

『我晚上再來』，斯賴特賴說；『讓她從一個有嘴的杯子裏喝些牛肉茶』；他把高帽送還約翰之後，深深的喘了幾口氣，這是他每次逃過難關後的習慣。

同時林中充滿了斧頭的聲音；一個舒適的住處所需要的東西，差不多已經完全備好在文黛的脚邊了。

『只要我們曉得』，一個孩子說，『她最愛的是那一種屋子。』
『彼得』，又一個孩子喊，『她在睡中動彈了。』
『她張嘴了』，第三個又喊，恭恭敬敬的向她的嘴裏望。『啊，可愛哩！』

『也許是她要在睡中歌唱』，彼得說。『文黛，唱你所願意要的屋子。』

立刻她眼也不睜的唱了起來：

『我願有一間美的屋，

從沒見過的那樣小，

要有好玩的小紅牆，

屋頂綠得像是苔草。』

他們聽了都格格的笑了，因為真是運氣好，他們砍來的樹枝都有紅皮，地面上鋪滿了的是苔草。他們把屋造起，他們自己也唱了：

『我們造好了牆和頂，

還做了一扇可愛的門，

你還想要點什麼呀？

文黛母親，告訴我們！』

文黛的回答可有點奢了：

『你們問我再要什麼呀，

我要照圍都裝上明窗，
要玫瑰花從外向裏看，

『要小嬰兒從裏向外望。』

他們一擊拳頭立刻就去造窗子，大的黃葉做窗帘。但是玫瑰花
呢——？

『玫瑰花！』彼得嚴厲的叫。

他們趕快就假裝做靠牆生長了頂可愛的玫瑰花。

小嬰兒呢？

為預防彼得要嬰兒，他們趕緊又唱：

『我們已叫玫瑰向外望，

嬰兒快要來到門口了，

縱然我們從前是嬰兒，

我們自己可不能來製造。」

彼得覺得這意思不錯，立刻就假裝是他自己的意思。屋子很美，文黛在裏面一定很舒適，雖然此刻他們看不到她了。彼得來回的走，吩咐完工的拂拭。沒有一點能逃開他的鷹眼。好像是完全造好了，——

『沒有門環呢』，他說。

他們都很慚愧，但是秃秃把他的鞋底取了下來，便成絕好的門環。

完全造好了，他們想。

還差得遠哩。『沒有烟囪呢』，彼得說，『我們一定要有一個烟

囱。」

『當然一定要有一個烟囱』，約翰得意洋洋的說。這句話使得彼得有了一個念頭。他從約翰頭上把帽子搶了來，把帽頂敲穿，就把帽子放在屋頂上了。小屋得了這樣一個絕妙的烟囱，很是喜歡，好像表示謝意一般，一縷青烟立刻就從帽子裏冉冉而出。

這回可真完工了。只剩下有人來敲門。

『你們全都整飾你們的容貌』，彼得警告他們；『初次印象是最重要的哩。』

他很歡喜沒人問他什麼叫做初次印象；因為他們都在忙着修飾。他很有禮貌的去敲門，這時候樹林和小孩們一樣的寂靜，除了叮克鐘兒以外什麼聲響都沒有，她這時候正在樹林上望着，公開的輕悔。

孩子們覺得奇異的是，果然有人來開門嗎？如其是一個女郎，她是什麼樣呢？

門開了，一位女郎走了出來。就是文黛。他們全都脫下了帽子。她表示出詫異的樣子，他們也希望她是這副樣子。

『我是在什麼地方？』她問。

當然又是斯賴特賴首先答話。『文黛女郎』，他急迫的說，『我們爲了你造了這間屋子。』

『啊，你說你喜歡』，泥布斯說。

『可親可愛的小屋』，文黛說，這正是他們希望她說的幾個字。

『我們都是你的孩子』，兩個雙生兒嚷。

隨後他們全都跪下，伸着兩臂，喊，『啊，文黛女郎，請做我們的母親。』

『我應該嗎？』文黛說，滿面春風。『當然那是極有趣的，但是你們知道我不過是一個小女孩子。我沒有實際的經驗。』

『那不要緊』，彼得說，好像這時候只有他一個人全懂得這些事似的，其實是他懂得的最少。『我們需要的只是一位如同母親那樣和氣的人。』

『啊親親！』文黛說，『你知道我覺得我正是那樣的一個人哩。』

『是的，是的』，他們全都喊了，『我們早就看出來了。』

『很好』，她說，『我必盡力做去。立刻就進來，你們這些頑皮孩子；我知道你們的脚一定是溼了。我把你們照顧上床之前，時候剛剛夠講完辛德麗婭的故事。』

他們走進；我不曉得裏面怎麼能夠容得他們那樣多的人，但是在永無島你們是可以擠得很緊。他們和文黛在一起度過許多快樂的夜

晚，這是第一遭了。後來她把他們放進樹底下家裏的大床上，她自己那一夜便獨睡在小屋裏，彼得扯出刀來在外看守，因為遠遠的可以聽見海盜們暢飲作樂，狼羣也正在逡巡覓食呢。在黑暗中小屋是很舒適安穩的，窗簾縫裏漏出一點亮光，烟囪裏美妙的冒着烟，彼得站着守衛。過些時候他睡着了，宴畢歸家的那些不穩重的仙女要從他身上爬了過去。要是別的孩子們在黑裏阻礙她們的去路，她們是做祟的，但是對於彼得，她們只是捻捻他的鼻子就走過去了。

第六章 小屋

第七章

地下的家庭

第二天彼得最先做的一件事就是量文黛，約翰和邁克爾的身裁，看看與空心樹是否合適。孩子們每人要一棵大樹，你們記得胡克因此還譏笑他們，其實這正是他的糊塗，因為除非樹和你的身體恰恰相合，上下是極困難的，而沒有兩個孩子的身體是一般大小的。樹窟若是合適，你在上面只消吸滿一口氣，便不快不慢的滑溜下去，你若想上來的時候，只消一呼一吸的，自然就會蠕動上來。當然，你熟練之後，不加思索的就可以上下自如，實在再妙沒有。

但是身體和樹窟得要合適纔成，所以彼得給你量的時候像是量裁衣服一般的謹慎：做衣服是要按着你的身體大小，而現在你的身體是得要按着樹窟的大小，這便是唯一不同處。平常這是很容易辦的，因為你可以多穿幾件或少穿幾件衣服，但是你的身體若是某處特別臃腫，或是剩下來的唯一的樹又是姿勢怪特，彼得便在你身上設法，隨後便合適了。既經合適之後，便要極小心的保持這個合適的狀態，後來文黛纔高興的發現，原來就因為這個緣故全家的人纔得保持絕妙的樣子。

文黛與邁克爾第一次試就合適了，但是約翰須要稍微修改一點。過了幾天，他們都練習得昇降自如，像是井裏的水桶一般。他們漸漸的都熱烈的歡喜這個地下的家庭；尤其是文黛！這個家庭，和別個家庭一樣，有一間大廳，大廳的地板可真別致，你若想釣魚便可往

下掘，地面上還長了不少的美顏麗色的大蕈，可以當做凳子用。有一棵「永無樹」竟想在廳中間長出來，但是他們天天早晨把樹幹鋸了下去，鋸得和地一樣平。等到吃茶的時候樹幹又長出二尺來高，他們便把一扇門放上去，恰好成爲一張大桌子；吃茶過後，他們又把樹幹鋸了去，於是屋裏又有寬綽的地方來玩耍。廳裏有一個絕大的壁爐，佔滿了全屋的幾乎所有的各部，你要從那個部分升火都可以；文黛便在爐上橫牽一根繩，一根細鬚拈成的繩，洗了的衣服便晾在上面。床舖白晝就靠牆斜立着，到六點半鐘再放下來，差不多要佔半間屋子的地方。除了邁克爾以外，所有的孩子都睡在這張床上，像是罐頭裏的沙丁魚一般。翻身都有極嚴的規則，一個人發號，然後一齊翻身。邁克爾也可以睡在床上，但是文黛想要一個嬰孩，他是最小的一個，女人你們還不知道麼，所以結果是把他掛起在一個籃子裏。

這家庭的確是簡陋，小熊若造一間地下家庭大概也不過如此。但是牆上有個凹處，和鳥籠差不多大，這便是叮克鐘兒的閨房。小小的一幅幔帳可以和外面隔斷，叮克是拘泥的，穿衣脫衣的時候總是扯閉了幔帳。沒有女人，無論她是多麼大，能有再比這個更精緻的閨房與寢室合在一起。臥榻是真正的仙后式，（註一）有三葉式的床脚；床被按着值季的葉花更換。她的鏡子是那『靴中貓』式，（註二）像這樣沒經斲削過的鏡子，現在仙女商販只曉得有三面；洗臉盆是「餅壳」式，可以翻轉；抽屜櫃是真銷魂六世時代的古董，地毯和他氈都是瑪

（註一）十五世紀英詩人慣用之神話中的仙后（Queen Mab）。詩人雪莉亦有以此為名的長詩。

（註二）貝歐（Perrault）的小說 *Le Chat Botte*。

格利和羅賓時代早年的精品。還有一架流盼的大花燈，懸在那裏配樣子，她的住處當然她自己可以照亮的。訂克很看不起家裏其餘的部分，這也難免，不過她的房間雖美，却有點造做的樣子，像是永遠翻着的鼻子一般。

文黛看着大概都很妙，那些狂鬧的孩子們累得她真可以。有好幾個禮拜她沒有到地上來，除了夜晚她帶了一隻襪子或者到上面來一回。爲了做飯，她的鼻尖就永遠得挨着鍋，即使鍋裏沒有東西，或甚至就沒有鍋，她依然守着它滾沸。真有飯食，或假裝做有的樣子，我們不能斷定，因爲這完全要看彼得的高興；彼得能夠吃，能真吃，假如這是遊戲的一部分，但是他不能爲了飽而去吃，可是一般的孩子們最喜歡的就是這個；其次就是談吃。對於他假卽是真，所以在他假吃的時候，你可以看出他漸漸圓胖起來。當然這是很難堪的，可是你必

須照他的榜樣做，假如你能向他證明你在你的樹窟裏嫌鬆了，他便由你去飽餐。

他們全都睡覺之後，是文黛最歡喜縫補的時候。據她說到這個時候她纔有喘氣的工夫；這時候她便給他們做新衣服，在膝蓋的地方要做雙層，因為他們全是在膝蓋的地方磨費的厲害。

她坐下來檢出一籃子的襪子，每雙後跟都有一個洞，她便一伸胳膊嘆氣說，『啊乖乖，我真有時候想老處女值得羨慕哩！』

她嘆了這一聲的時候，臉上有光彩。

你們還記得她的小愛狼罷。哼，牠不久就發現她是來到這個島上，找到了她，彼此撲抱起來。此後牠便到處跟着她。

光陰如逝，她不很想念她丟在後面的父母嗎？這是一個難題，因為我們不能說「永無島」裏的光陰是怎樣過的，在島裏光陰只是按着

太陽和月亮計算，而島裏的太陽和月亮比在大陸上多得多。我恐怕文黛不很望念她的父母；她絕對的自信，他們一定會永遠打開了窗子等她飛回去，因此她心裏十分泰然。有時她覺得不安，是因為約翰有時記起他的父母，只把父母當做他從前認識的人似的，而邁克爾却很情願相信她真是他的母親。這兩椿事使得她有點怕了，她不敢不盡她的責任，於是她用考試的方法想在他們的心裏引起舊日的生活，極力模倣她當初在學校裏的考試方法。別的孩子覺得極有趣味，堅持要加入，於是他們都自備了石板，圍着桌子坐下，她把題目寫在另一塊石板上令他們傳觀，他們都用心的想，用心的寫。題目是極普通的——『母親的眼睛會是什麼顏色？父親和母親，誰高？母親的頭髮是黃的還是黑的？三題如能全答，最佳。』『（一）作論文一篇，至少四十字，我的前次假期消遣法或父母性情比較觀。以上試做一題即可。』

『(一)描寫母親的笑，(二)描寫父親的笑，(三)描寫母親的宴會服裝，(四)描寫狗舍及舍內之狗。』

每天問的題目大概如此，你不能答的便畫一個十字；就是約翰畫的十字的總數，都真怕人哩。每個題目都作答的只有斯賴特賴一個，誰也不及他第一名答得快，但是他的答案十分的可笑，所以他實在是最後一名：糟心。

彼得沒有加入試驗。一則因為除了文黛之外所有的母親他都看不起，二則他是島上唯一的不會寫字拚字的孩子；頂短的字都不會。他不屑做這一類的事。

且說這些題目全是用「過去式」寫的。母親的眼睛會是什麼顏色，等等。你們知道，文黛也有點忘了呢。

探險的事是天天有的；但是這時候彼得藉了文黛的幫助發明了一

種新遊戲，起初他很歡喜，後來他忽然又覺得沒趣了，他對於遊戲總是如此。這個新遊戲便是，假裝做不要去探險，只做約翰與邁克爾一向愛做的事，坐在小凳上，向空擲球爲戲，彼此推推打打，出外散步而連一隻灰色大熊都不曾殺死就回來了。彼得無所事事的坐在小凳上，那纔好看呢；他忍不住要露莊嚴的神氣，對於他坐着不動乃是一件極滑稽的事。他誇耀的說他曾爲了健康而出去散步過一次。在幾日內，這便是他所做的最新奇的事蹟了；約翰和邁克爾也要裝出歡喜的樣子，否則他要嚴厲的對待他們。

他常獨自出去，他回來之後你不敢斷定他曾否有過什麼險事。他常完全的忘却，一字也不提；然後你走出去你就許發見一個死屍，有時候他談了許多，而你又找不到屍首。有時候他回到家來，頭上裹了綳布，文黛便過去撫愛他，用溫水給他洗滌，他便講一段驚人的故

事。但是你們知道，她並不敢十分相信。有許許多多的冒險奇蹟，她是相信的，因為她自己也在裏邊，還有許多的險事止有一部分真，因為別的孩子在裏面而他們說是全真的。一樁樁詳細描寫起來可以寫成一部拉丁英文雙解字典那樣大的書哩，我們只能舉一個例，看看平均起來島上的一點鐘是怎樣過的。難在選那一段來講。我們講在斯賴特賴谷與紅人小戰的故事，好不好？這是一件流血的事，特別的有趣，因為可以表示彼得的一種特點，那便是，在戰鬥之中他能忽然加入對手方。在那谷裏勝負未分之際，有時他便大喊，『我今天是紅人了；你是什麼，禿禿？』禿禿便答說，『紅人；你是什麼，泥布斯？』於是泥布斯又說，『紅人；你是什麼，雙生兒？』依此類推；他們全算是紅人了；而真的紅人當然要同意暫時也做爲孩子們，因為他們覺得彼得的方法很有趣，所以便這樣的戰鬥下去，格外的勇猛，否則這場

戰爭無法繼續下去哩。

這次事件之異常的結果乃是——但是我們還沒有決定要講這段事蹟呢。較好些的故事恐怕就是紅人夜攻地下家庭那段事了，那時候他們好幾個孩子在空樹窟裏像軟木塞一般的一個個的拔了出來。或者我們也可以講彼得在鮫人的珊瑚湖裏救了虎蓮公主一命因而和她結交的故事。

或者我們也可以講強盜爲毒殺孩子們做下的糕餅的故事；強盜如何的把這塊餅屢次的放在巧妙的地方；但是文黛總是從她的孩子們手裏搶過去，所以這塊糕餅的汁漿漸漸乾了，像石頭一般的硬，可以當做一個彈丸用，胡克在黑暗中竟爲擊倒。

或者我們也可以講與彼得友善的鳥兒，尤其是一「永無鳥」，牠築巢在珊瑚湖上的一棵樹，巢落在水裏了，而鳥還立在蛋上，彼得傳令

不得驚擾牠。這段故事很美，結尾還可看出這鳥是如何的感恩；不過要講這一段事，便不能不講起珊瑚湖的整個的故事，這樣便等於是講兩段故事而不是一段了。另有一段事較爲短些但是同等的驚人，那便是玳克鐘兒得了幾個遊仙的幫助想把睡着的文黛放在一片大樹葉上漂到大陸上去。幸而這片大葉破了，文黛醒了，她還以爲是洗澡呢，游泳着便回去了。或者我們也可以講彼得抵抗羣獅的故事，他用箭頭在地上圍着自己畫了一個圈子，向獅子挑釁走進來，但是他等了好幾個鐘頭，文黛和別的孩子們在樹頂上望着懣得不敢出氣，而沒有一隻獅子敢接受他的挑釁。

這些個故事我們選那一段呢？最好的辦法是擲錢取決。

我已擲過了，珊瑚湖勝利。我們不免是希望山谷或糕餅或玳克的葉子得勝利。當然我可以再擲一次，三次取決；但是最公平的辦法還

是就講珊瑚湖罷。

第七章 地下的家庭

第七章 地下的家庭

第八章

鯨人的珊瑚湖

假如你閉起眼來，若是運氣好，你便有時可以看見在黑暗中懸着一片迷迷糊糊的湖水，那顏色是白得怪可愛的；然後再把眼睛擠緊一點，湖水的輪廓漸漸清楚了，顏色變得非常鮮明，若把眼再一擠，那顏色便和火燒似的一般紅了。但在還未火燒以前，你就看見珊瑚湖了。你在大陸上只這一瞬間是你所能得到的珊瑚湖的最逼近的景象了；假如能有兩瞬的工夫，你或者還可以看見浪花聽見鯨人歌唱呢。

孩子們常常在這珊瑚湖上消磨他們的夏季的永日，大半的時候浮

泳着，和鮫人在水裏遊戲，等等。你別因此就以爲鮫人是和他們有交情：正好相反，文黛在島上那樣久，從來沒有得她們的一句客氣話，她認爲這是一件永久的遺憾哩。她輕輕的偷着走到湖邊上，便看得見成羣結隊的鮫人，尤其是在流囚岩上，她們喜歡在那裏取暖，懶洋洋的梳着頭髮，使得她怪發急的；她也可以好像豎着脚尖一般游泳過去，離她們不過一碼之遙，但是她們一看見她便鑽沒到水裏，還許故意的用尾巴激水濺她。

她們對待孩子們也全如此，彼得當然除外，他和她們在流囚岩上長談，在她們厚顏的時候他還騎上她們的尾巴。他把她們的一把梳子給了文黛。

看鮫人最好是在月亮出來之後，她們發出奇怪的哭聲；珊瑚湖在這種時候對於一般人是很危險的，除了在我們談的這一夜晚以外，文

黛一向不會在月光之下看過珊瑚湖，她並不全是因為怕，彼得當然會陪着她的，是因為她有準規矩到了晚上七點鐘必要打發孩子們個個都上床去安歇。雨過天晴的時候她常到珊瑚湖上，有極多數的鮫人全出來玩胰子泡。她們把彩虹的水做成的彩色的水泡當做球玩，用尾巴拍來拍去，把球拍在彩虹裏面，直等到碎破為止。球門就在彩虹的兩端，只有守門的準用手。有時候珊瑚湖上有許多這樣的遊戲同時進行，很美觀哩。

但是孩子們一想加入，鮫人立刻就散去，他們只得自家玩了。不過她們也私下窺探着他們，有時不免要做效他們；約翰發明了一種擊泡新法，用頭不用手，鮫人立刻就採用了。這是約翰在「永無島」上留下的唯一的成績。

孩子們午飯後在岩石上休息半個鐘頭，這也是很好看的。文黛堅

要他們這樣，雖然是一頓假設的午餐，也要當真的來休息。於是他們便在太陽光裏臥着，身體耀耀有光，她站在旁邊露出得意的樣子。

就在這樣的一天，他們全在流囚岩上。這岩石並不見比他們的床大，但是他們都會不多佔地方，他們都在磕睡，至少是閉了眼睛臥着，他們以為文黛沒有望着的時候便對擠一擠。她是正忙着做針黹。

她正在做針黹的時候，珊瑚湖上發生了變動。水面上一陣抖顫，太陽逃了，陰影掩上了水面，水立刻冷了。文黛穿針都看不見了，抬頭一看，向來笑媚的珊瑚湖變成貓惡可怕了。

她曉得這並非是夜來了，一定是和夜一樣的黑險的東西來了。不，比這個還厲害。還沒有來到，先叫海面一陣震顫，預告就要來了。是什麼呢？

她陡然憶起所有的關於流囚岩的故事，因為有些兇惡的船長把水

手棄在這塊岩石上，由着他們溺死，故名流囚岩。潮水漲時把岩石淹沒，他們便溺死了。

她自然是應該把孩子們喊起來，因為不但是危險就要臨頭，並且在寒冷的岩上睡覺也是有碍健康的。但她是一個年青的母親，竟不懂這點道理；她只以為飯後半點鐘休息的規則是必須嚴守的。所以她雖然恐懼，想聽到男人的聲音，但是她不喊醒他們。等到她聽見了櫓聲款乃，憐得心都跳到嘴裏來了，她還不喊醒他們。她站在旁邊讓他們睡足了。文黛還不算勇敢嗎？

幸而這些孩子裏面有一個能在睡中用鼻子嗅得出危險。彼得跳立起來，像狗似的立刻就醒了，喊了一聲警告，把大家都叫起來了。

他立着不動，一隻手放在耳後。

『海盜！』他喊。大家都挨近了他。他臉上露出奇笑，文黛看見

了，戰慄起來。他臉上露着那種笑容的時候，沒人敢和他說話；他們此時只合準備着服從。命令下的真是敏捷鋒銳。

『鑽下水！』

許多條大腿一閃，珊瑚湖立刻沒有了人跡。流囚岩卓立在洶湧的水裏，好像就是被流囚的一般。

船漸駛近。果然是海盜的小艇，上面有三個人，斯密與斯大奇，還有一個俘虜虎蓮公主。她的手脚都被細起，她曉得她的命運。她要被放在岩上去等死，這個刑法在他們種族看起來比用火燒或用嚴刑還可怕，因為她們族裏的經典上不是明明的寫着嗎，從水裏是沒有達到幸福獵場的途徑的？但是她的臉色不慌；她是會長的女兒，死得也要像是一個會長女兒，這就夠了。

海盜捉她上船的時候，她口裏含着一把刀。船上沒有人看守，胡

克誇稱他的名聲便可在一哩週近護衛他的船。現在可也要看她的命運如何哩。再起一陣風，這船在夜裏就許要遭險。

在黑暗中兩個海盜沒有看見岩石，撞上去纔曉得。

『嚇，你這笨貨』，這一聲愛爾蘭的口音便是斯密說的，『這就是岩石。我們現在只消把這個紅人擲上去，由她溺死便了。』

把這樣美的一個女子丟在岩石上，真是一件殘忍的事；她很自尊，絕不稍事抵抗。

離岩石很近但是眼力所不能見到的地方，有兩個頭在水中忽現忽沒，那便是彼得和文黛。文黛哭了，因為這是她初次看見慘劇。彼得看見過的慘劇可多了，但是他全都忘了。關於虎蓮公主的事他不像文黛那般的傷感：他所惱的乃是，兩個人害一個人，所以他要救她。最容易的方法就是等着，等到海盜走了之後去救她，但是他從來不用容

易的方法的。

沒有他不能做的事，於是他模倣胡克的聲音。

『啊喝滾，你們笨貨！』他喊。模倣的真像。

『是船長！』海盜說，彼此呆望着。

『他一定是向我們這裏游泳過來了』，斯大奇說，但是又望不見

他。

『我們是正在把紅人擲在岩石上呢』，斯密賊。

『放了她罷』，奇異的答聲。

『放了！』

『是，割斷她的縛，放她走。』

『但是，船長——』

『立刻放，聽見沒有』，彼得賊，『否則我用鉤子撿你。』

『這真是怪事！』斯密喘息說。

『還是按照船長的吩咐做罷』，斯大奇戰慄的說。

『是，是』，斯密說，他把虎蓮的繩縛割了。她立刻像是一條鱈魚一般，從斯大奇的兩腿中間溜了出去。

文黛看了彼得這般機警，自然歡喜；但是她曉得他自己也一定是歡喜的，並且還許歡叫幾聲以至於敗露，所以她趕快伸手按住他的嘴。但是來不及了，只聽得由湖上吹來一聲『啊喝嘍小船！』，是胡克的聲音，而這一次並不是彼得做的。

彼得也許是正要歡喜的叫出聲來，但是他的臉上一縐，發出一聲驚訝的銳音。

『啊喝嘍小船！』又來了一聲。

現在文黛明白了。真胡克也是在水裏。

他向着小船游過去，他的水手們用燈光引導他，所以他立刻就上了船。在燈籠的光下，文黛看見他的鐵鈎撓住了船邊；她看見他水淋淋的從水裏出來，他的臉是又黑又兇，嚇得她想趕快逃開，但是彼得不退。他拿性命做兒戲，並且充滿了幻想。『我不是一個奇人嗎，啊，我是一個奇人！』他低聲向她說，她雖然同意，可是爲了他的名譽起見，她寧願除了她以外沒人聽見他。

他向她作勢，教她靜聽。

兩個海盜很想知道船長是爲什麼來的，但是他坐在那裏，用鐵鈎支着頭，露出極沈悶的樣子。

『船長，沒什麼事罷？』他們陪着小心的問，但是他只呻吟了一聲。

『他嘆氣了』，斯密說。

『他又嘆了一聲』，斯大奇說。

『他又嘆了第三聲』，斯密說。

『什麼事，船長？』

於是他憤慨的說了。

『計劃失敗了』，他喊道，『那些孩子們已經找到了一個母親。』

文黛雖然害怕，可是滿心的驕傲。

『啊，這如何是好！』斯大奇叫起來。

『什麼叫做母親？』天真的斯密問。

文黛詫異極了，失聲叫出：『他居然不知道！』自此以後她總覺得要是養一個小海盜的時候，她一定要斯密。

彼得把她扯到水下，因為胡克驚起喊道，『是什麼呀？』

『我沒聽見什麼』，斯大奇說，提起燈籠向水上照，他們看見了

一個怪東西。那就是我已告訴過你們的那個鳥巢，浮在湖面上，永無鳥就立在巢上。

『你看』，胡克回答斯密說，『那就是一個母親。這是多好的一個教訓！這一定是巢落在水裏，而母親怎捨得放棄她的卵？一定捨不得。』

他的話聲忽然斷了，好像是猛然憶起他從前純潔的時代——但是他立刻用鐵鈎子把這個弱點掃開。

斯密很受感動，凝視着鳥和巢漂着過去，但是多疑的斯大奇說了，『假如她就是一個母親，她在這附近流連也許是爲幫助彼得呢。』

胡克有些畏縮。『對了』，他說，『我時常怕的就是這個。』斯密的誠摯的聲音使得他從煩悶中奮起。

『船長』，斯密說，『我們不能把孩子們的母親擄來做我們的母

親嗎？」

『這計劃是好極了』，胡克說，他的腦經裏立刻就定下了計策。
『我們把孩子們捉來，帶到船上；我們使孩子們走跳板，溺死他們，文黛就可以做我們的母親了。』

文黛又忘形了。

『不可呀！』她喊着跳了起來。

『這是什麼？』

什麼也看不見。他們想一定是風吹葉響。『夥計們，你們贊成不？』胡克問。

『我舉手』，他們都說。

『我舉鈎。宣誓。』

他們都宣誓了。這時候他們已到了岩石上，胡克忽然憶起虎蓮。

『紅人在那裏？』他猛然問。

他有時喜歡頑笑打趣，他們以爲這一次他一定是頑笑。

『不要緊，船長』，斯密快意的說，『我們已把她放了。』

『把她放了！』胡克大叫。

『是你自己命令的』，水手頭抖顫着說。

『你從水面上喊來令我們把她放走的』，斯大奇說。

『氣死人也』，胡克暴躁如雷的說，『欺騙的好！』他的臉氣得

發黑，但是他看他們所說的話是誠意的，不禁詫異起來。『夥計們』，

他抖顫着說，『我沒有發這樣的命令。』

『這可怪了』，斯密說，他們都驚惶失措。胡克提高了他的聲音，

但是聲音震顫了。

『今天黑夜湖上的鬼神啊』，他大叫，『你們可聽見我說了麼？』

當然彼得應該不作聲，但是當然他不能不作聲。他立刻做效胡克的口音回答說：

『我聽見你說了。』

在這個時候胡克的顯上都沒有嚇得蒼白，但是斯密與斯大奇都嚇成一團了。

『你是誰，你說？』胡克問。

『我是詹姆斯胡克』，聲音回答，『快樂羅傑的船長。』

『你不是；你不是』，胡克狂吼。

『可惡東西』，那聲音答道，『你再說，我在你的身上拋錨。』

胡克改換了一副柔和的態度。他幾乎是謙卑的說，『假如你是胡克，你告訴我，我是誰？』

『一條鯊魚』，那聲音回答說，『僅是一條鯊魚。』

『一條鯨魚！』胡克駭然。他的傲氣是再也按耐不住了。他看見他的水手離開了他。

『原來我們一向是擁戴一條鯨魚做船長！』他們低聲說。『這真是降損了我們的體面。』

他們是他的反噬主人的狗，但是他雖然處在這樣悲慘的地位，他不大注意他們。要抵抗這樣可怕的證據，他所須要的不是他們對他的信仰，他須要的是他對自己的信仰。他覺得他的「自我」脫離了他。『別拋棄我，夥計』，他啞聲的低聲的說。

他的兇橫的性情裏，却有一點點的女性，所有的大海盜都是如此，有時因此得到一些直覺。忽然他想作猜謎戲。

『胡克，你還有另一種聲音嗎？』

彼得遇到遊戲總是捨不得不玩的，所以他很喜歡的用他自己的聲

音說，『我有。』

『另有一個名字嗎？』

『是，是。』

『蔬菜？』胡克問。

『不是。』

『礦物？』

『不是。』

『動物？』

『是。』

『人？』

『不是！』這個聲音帶着傲慢的腔調。

『孩子？』

『是。』

『平常的孩子？』

『不是！』

『奇異的孩子？』

文黛很苦惱的，這一次的回答是『是。』

『你是在英國嗎？』

『不是。』

『你是在此地嗎？』

『是。』

胡克完全不明白了。『你們問他幾個問題罷』，他向旁邊的人說，
措拭他的溼額。

斯密在想。『我想不出』，他抱歉的說。

『不能猜，不能猜！』彼得叫起來。『你不猜了麼？』

他太驕傲了，把這遊戲作得太過分，所以強盜以爲機會到了。

『對了，對了』，他們熱望的說。

『那麼，我說了罷』，他叫，『我是潘彼得！』

潘！

胡克立刻現了原形，斯密斯大奇立刻又是他的忠誠的部下。

『現在我們可得着他了』，胡克喊。『下水，斯密。斯大奇，你看船。死活把他捉來！』

他一面說着，一面躍下水去，同時彼得的快樂的聲音喊了出來。

『你們準備好了麼，孩子們？』

『好了，好了』，湖的各方都響應。

『那麼，向海盜進攻。』

戰鬥很短，但是劇烈。頭一個使敵人流血的是約翰，他勇猛的爬上了船，劫住了斯大奇。劇戰之下，海盜手中的彎刀落掉了。他滾到水裏，約翰也跟着躍下。小船便漂去了。

水裏不時的鑽出一個頭來，鋼鐵一閃，緊跟着是一聲呼叫，或一陣吶喊。混戰之中，有時他們也打了自家。斯密的瓶塞鑽砍中了禿禿的第四根脅骨，但是他也被小捲毛給刺傷了。灘岩石遠處，斯大奇緊迫着斯頓特賴和雙生兒。

這時候彼得在那裏？他是尋找較大的對手。

他們都是勇敢的孩子，他們躲着海盜的船長，也不足深責。他的鐵爪使得他的周圍的水變成一輪死地，他們嚇得像是受驚的魚一般的逃開。

但是有一個人不怕他；有一個人敢近他。

奇怪，他們沒在水裏遇到。胡克爬到岩石上來喘息，同時彼得也在另一面爬到石上。岩石滑得像是一個球，他們只得匍伏着爬。他們都不曉得彼此正向一個地方來。猛然間覺得彼此的胳膊觸着；在詫異中他們把頭抬起；他們的臉幾乎擦到；他們就這樣遇到了。

有些偉大的英雄都承認，在交戰之前心裏不免要胆戰。假如彼得那時候有點心驚胆戰，我也不必為諱。這個對手並非等閒之輩，海枯客怕的只是他一個。但是彼得并不畏懼，這時候他只覺得愉快；喜歡得把他的美麗的小牙敲緊。像轉念一般快，他從胡克的皮帶上搶過了一把刀，正要狠狠的刺入，他忽然看出他在岩石上比他的敵人站得高。這樣的交戰似乎是不公平。他伸出一隻手想把海盜拉上來。

胡克乘勢抓了他一把。

彼得慌了，不是因為痛，是因為太不平。他不知所措了。他只得

呆望着，嚇傻了。每個孩子第一次遇到不公平的待遇的時候，都會這樣。一切事物他覺得他都有權利享受，當他和你表示好感的時候，這便是公平。你若有一次待他不公平，他還會愛你，但是此後這孩子就會變樣。誰也不能忘記第一次所受的不平；除了彼得以外。他時常遇到不平，但他總是忘記。我想這大概就是他和別人的真正不同處。

所以他現在又遇到不平，好像還是初次一般；他只得呆望着，不知所措。鐵手抓了他兩次。

過了幾分鐘，別的孩子們只見胡克拚命的向船邊泳去；這時候他的兇橫的臉上沒有得意的顏色了，只是蒼白的恐怖，因為鱷魚緊追了他過來。在平常時候孩子們就要歡呼着在旁邊游泳着；但是如今他們心裏不安，因為他們不見了彼得與文黛，在湖裏到處喊着他們的名字尋覓。他們找到了那隻小船，進去亂找，到處喊着『彼得，文黛』，

但是不聞答聲，只聽得鮫人的訕笑。『他們一定是游泳回去了，或是飛着』，孩子們決斷說。他們並不怎樣焦灼，他們很信得過彼得。他們都孩子似的咯咯的笑，因為他們今天可以遲睡了；這全是母親文黛的錯處！

他們的聲響住了之後，湖上是一片冷漠的寂寥，隨後是一聲微弱的呼聲。

『救命，救命！』

兩個小小的人體正向岩石上衝撞；女的已經暈了，臥在男孩子的臂上。彼得盡了最後的氣力把她扯上了岩石，靠在她的旁邊倒下。他雖然也暈迷了，他却知道湖水正在高漲。他曉得他們不久就要溺死，但是他再也不能動了。

他們正雙雙的臥着，一條鮫人捉到了文黛的一隻腳，輕輕的把她

向水裏曳去。彼得覺得她從旁邊溜下去了，猛然醒起，恰好還來得及把她拉回來。但是他不能不把真象告訴她了。

『我們現在是在岩石上呢，文黛』，他說，『但是這塊岩石要愈來愈小了。不久湖水就要把岩石淹沒。』

她現在還不懂。

『我們走罷』，她說，幾乎很聰敏的樣子。

『不錯』，他無精打采回答說。

『我們游泳，還是飛，彼得？』

他只好告訴她。

『文黛，你以為你能不要我幫忙，游泳或飛到島上去那麼遠嗎？』
她承認她是太倦了。

他呻吟了。

『怎麼了？』她問，立刻爲他焦急。

『我不能幫助你了，文黛。胡克傷了我。我不能飛，也不能游泳。』

『你是說我們兩個都要溺死嗎？』

『你看看水漲的情形。』

他們把手掩了眼睛，不敢看。他們以爲不久就要同歸於盡。他們這樣坐着，忽然有點什麼東西像一吻似的那樣輕靈的拂拭了彼得，並且停住在那裏，好像很羞怯似的說，『我可以幫忙嗎？』

是一個風箏的尾巴，這風箏是邁克爾幾天前做的。有一次掙脫了他的手，就飄走了。

『邁克爾的風箏』，彼得沒興致的說，忽然他捉到了風箏的尾巴，把風箏扯了過來。

『這風箏能把邁克爾從地上拉起』，他說，『爲什麼不能把你帶走呢？』

『帶我們兩個！』

『我不能帶兩個；邁克爾和小捲毛試過一次。』

『我們抽籤，』文黛勇敢的說。

『你是女人；不能的。』他已把尾巴繫在她身上。她抱着他，不肯一個人走；但是彼得說了一聲『文黛，再見罷』，就把她從岩石上推了一把；幾分鐘的工夫，她已飄走看不見了。彼得獨自在湖上。

岩石現在很小了；不久就要淹沒。灰白的光芒偷着從水面上射了過來；不久就要聽到世上最音樂的最愁慘的聲音了：鮫人歌月。

彼得和一般孩子不同，但終於有點恐懼了。渾身一陣抖顫，好像海面一層波震似的；不過海面的波震是一個跟着一個，以至於海面上

有千百的波漾，而彼得只感覺一陣抖顫。隨後他就矗立在岩石上，臉上又露出笑容，心裏的小鼓突突的敲着。好像是說，『去死是一個絕大的探險。』

第八章 鯨人的珊瑚湖

第九章

永無島

彼得聽到的最後的聲音是鯨人一個一個的回到海底寢室的聲響。他是離得太遠一點，聽不見他們關門的聲音；但是珊瑚窟的門上都有一个小鈴鐺，開闔的時候總要響的（大陸上的房屋都是如此），他就聽見這鈴聲了。

水漸漲高，漲到他的脚上了；在未淹沒之前，他為消磨時候起見，凝視着湖上漂流的一件東西。他想這必是一塊漂流的紙片，也許是風箏上的一部分，妄測着漂到岸上來要用多少時候。

他忽然發見這件漂着的東西一定是有意地來到湖上，因為這東西

衝着波浪而來，有時戰勝了波浪；彼得總是同情於弱者的，所以看着這東西勝利，便忍不住要鼓掌；好勇敢的一張紙片。

實在不是一張紙片；是永無鳥，立在巢上拚了命的來救彼得。自從她的巢落水之後，她學會了用翅膀鼓勵着，居然也可以勉強航駛了，不過彼得辨識出是她的時候，她已經是很倦了。她是來救他，把巢給他，雖然裏面有卵。這鳥是有點怪，彼得雖然對她不錯，不過有時也收拾她。我想這鳥大概也像達林夫人一般的人一樣，看着他還是乳牙未換的孩子，心裏不忍。

她向他呼喚告訴他她是爲什麼來的，她向他呼喚問她在那裏做什麼；當然，彼此誰也不懂誰的話。在神奇的故事裏，人可以隨便和鳥談話，我真願現在也正在這樣的一個故事裏，好讓彼得和鳥隨便的問

通，並且把禮貌都忘了。

『我——要——你——進——這——巢——裏——來』，鳥叫，極力的叫得慢而且清楚，『你——就——可——漂——上——岸——去，——但——我——太——倦——了——不——能——再——向——前——送，——你——游——泳——過——來——罷。』

『你說的是什麼呀？』彼得回答。『你爲什麼不照常由着你的巢漂去？』

『我——要——你——』鳥又從頭說了一遍。

彼得又清楚的慢慢的說了一遍。

『你——說——的——是——什——麼？』

永無鳥有點惱了；她們的脾氣是很燥的。

『你這個小傻瓜』，她大叫，『你爲什麼不按照我的吩咐做去？』

彼得覺出她是在罵他，所以他也盛氣的抗聲說：

『罵你自己呢！』

然後不謀而同的罵出同樣的話。

『你閉上嘴！』

『你閉上嘴！』

但是這隻鳥決心要救他，所以她盡了最後的力居然把巢划到岩石。她飛上了天；把卵放棄了，爲的是使她的用意明瞭。

他終於是明瞭了，扯住了巢，搖手向頭上飛着的鳥致謝。她在天上迴翔，並非是爲接受他的謝意；她更不要看着他爬上巢去；她是要看看他怎樣處置她的卵。

裏面有兩個大白蛋，彼得拏了起來，心裏盤算。那隻鳥用翅膀遮住了臉，怕看她的卵的結果；但是還忍不住的從翅膀縫裏向下窺探。

我不記得告訴過你們沒有，岩石上有一塊桶板，是從前一些海盜釘進去的，作為藏銀的記號。孩子們發現了藏銀，有時淘氣起來便把金幣鑽石珍珠等等灑給海鷗，海鷗當做食物來啄，知道被騙了便惱怒着飛去。木板是還在那裏，斯大奇把他的帽子掛在上面了，是一頂寬邊不透水的油布帽。彼得便把蛋放在帽子裏，把帽子放在水上。漂得美極了。

永無鳥見他如此，大叫起來向他表示敬慕；彼得也和着她歡叫起來。於是他跨進巢去，把木板豎起當做桅竿，把他的襯衫挂起來當做帆。同時鳥也落在帽上，又服服貼貼的坐在她的蛋上。他向那方面去，她向這方面去，皆大歡喜。

彼得上岸之後，當然是把巢停在一個鳥容易找到的地方；但是油布帽太好了，她竟放棄了這個巢。這巢到處漂去，以至於粉碎，以後

斯大奇到湖岸上來，常常看見鳥落在他的帽子上，痛恨極了。以後我們不再見這鳥了，所以現在值得報告，現在所有的永無鳥築巢都築成這樣的，寬寬的邊，小雛可以在上面散步。

彼得回到地底的家裏的時候，文黛也是差不多剛剛被風箏東飄西飄的帶到家，大家都很歡喜。每個孩子都有一段冒險故事講；不過最大的事蹟就是他們現在已遲睡了好幾點鐘。這件事使得他們非常得意，所以他們故意的閃閃躲躲的要求綑帶包裹，好再多遷延些時候去睡覺。但是文黛雖然看了他們安穩到家，心裏歡喜，可是現在時候不早了，急得她直喊，『上床去，上床去』，那聲調使得你不能不服從。但是第二天她又非常的溫和了，把綑帶給了他們，他們就跛着腳繫着腕的一直玩到夜晚。

第十章

快樂家庭

這次湖上交鋒的一個重要結果，便是紅人成了他們的朋友。彼得救了虎蓮一命，所以她和她的部下以後無事不樂於相助。整夜的他們坐在上面，看守着地底的家庭，等着海盜來襲擊，很明顯的這襲擊不能再延緩多久的了。就是在白天，他們也在上面逡巡，吸着和平的煙，那樣子好像是等着什麼好吃的東西似的。

他們喚彼得做大白父，匍伏在他面前；他很歡喜這個，實在於他沒有益處。

『大白父』，他很威嚴的對他們說，他們伏在他的脚下，『很歡

喜，有你們這班小紅戰士保護他的住居，抵抗海盜。」

「我虎蓮」，這可愛的人回答說，「潘彼得救了我，我是他的好朋友。我不准海盜來傷害他。」

她一方面實在是過於謙遜，而彼得以為這是他應得的報答，他於是俯就的回答，「很好。潘彼得說的。」

每次他說「潘彼得說的」，那意思就是叫他們閉上嘴，他們也就馴順的承受；但是他們對於其餘的孩子們可沒有這樣恭敬，只把他們當做平常的孩子。他們向他們說「你好嗎？」一類的話；孩子們覺得可惱的是彼得似乎認為這是應該的。

私下裏文黛對他們有一點同情，但是她是一個極忠誠的主婦，絕不肯聽從對父親的怨言。「父親不會錯的」，她總是這樣說，無論她私人的意見是怎樣。她的私人的意見是紅人不該喚她做老婆。

我們已然到了這一晚上，他們叫做「夜中夜」，因為這一夜的事蹟特別的重要。白天什麼事也沒有發生，好像是在養精蓄銳一般，現在紅人裹着氈子在上面站崗，孩子們在底下吃夜飯；彼得不在內，他出去打聽時刻去了。在這島上打聽時刻的方法就是先去找那條鱈魚，然後在旁邊等着聽鐘敲。

這次夜飯是一餐假設的茶點，他們圍着桌子坐下，狂吃大喝；他們爭吵談話的聲音，文黛說是真可以震聾了耳朵。文黛並不怕喧嘩，但是她不歡喜他們搶了東西又說是禿禿推他們的臂肘。在吃飯的時候他們有一條定律永遠不准回打，應該恭恭敬敬的把右手舉起來把這件爭端向文黛說，『我告某某』；但是事實上不是他們忘了這樣做，就是做的回數太多。

『不許響！』她喊，因為她已告訴他們二十次了，不准大家同時

講話。『你的杯子空了嗎，親愛的斯賴特賴？』

『還沒有充分的空，媽媽』，斯賴特賴看看想像的杯子。

『他連牛奶都還沒有喝呢』，泥布斯插嘴說。

這是告發，斯賴特賴捉到了機會。

『我告泥布斯』，他應聲說。

但是約翰先舉起了手。

『怎樣，約翰？』

『彼得沒在這裏，我可否坐他的椅子？』

『坐父親的椅子，約翰！』文黛覺得這是污辱了。『當然不可

以。』

『他並不是我們的真的父親』，約翰回答說。『他不曉得怎樣做

父親，還是我教他的呢。』

這是怨言了。『我們告約翰』，雙生兒說。

禿禿舉起了手。他是他們當中最謙遜的一個，所以文黛對他特別的溫和。

『我不以為』，禿禿懷疑的說，『我能成爲父親。』

『不能，禿禿。』

禿禿不常講話，一講起來便很蠢的講下去。

『我既不能做父親』，他沈重的說，『我想你也不肯讓我當嬰孩罷，邁克爾？』

『不，我一定不』，邁克爾答說。他已在搖籃裏了。

『我既不能是一個嬰孩』，禿禿愈說愈沈重，『你想我能是一個雙生兒嗎？』

『自然不能』，雙生兒回答說；『做雙生兒是很難的哩。』

『我既不能成爲什麼重要角色』，秃秃說，『你們可有人願意看我變一套把戲嗎？』

『不』，大家回答說。

他只得住了口。『我真是一點希望也沒有了』，他說。
討厭的告發又來了。

『斯賴特賴在桌上咳嗽。』

『雙生兒先吃了牛油餅。』

『小捲毛用了牛油又用蜜。』

『泥布斯的嘴裏滿着還要講話。』

『我告雙生兒。』

『我告小捲毛。』

『我告泥布斯。』

『啊乖乖，啊乖乖』，文黛喊，『我真有時想，老處女值得羨慕哩。』

她令他們散開，她坐下來理針線籃子，滿籃子裝的是長襪子，每個膝上照例的有一個洞。

『文黛』，邁克爾抗議說，『我太大，不能住搖籃了。』

『我總得要有一個人住在搖籃裏』，她幾乎嚴厲的說，『你又是最小的一個。一隻搖籃是全家裏最有趣最有家庭風味的東西。』

她縫的時候，他們就圍繞着她玩；這樣一羣快樂的臉龐，舞蹈着的手腳，被那浪漫的壁爐給照耀得通亮。這樣景象是地底家庭裏所常見的，但是我們現在是最後一次看見了。

上面有腳步聲，文黛首先聽出來了。

『孩子們，我聽見你們的父親的腳步聲。他喜歡你們到門口迎

他。』

在上面，紅人在彼得面前鞠着躬。

『好好看守，勇敢的人。我說的。』

於是孩子們把他從他的樹裏扯進來。這樣的事從前常常有的，以後再也不能有了。

他給孩子們帶來了核桃，給文黛帶來了準確的時刻。

『彼得，你把他們慣壞了，你知道罷』，文黛媚笑着。

『是嘍，老太婆』，彼得說着掛起了他的鎗。

『是我告訴他的，母親都叫做老太婆』，邁克爾低聲向小捲毛說。

『我告訴邁克爾』，小捲毛立刻說。

頭一個雙生兒走到彼得跟前。『爸爸，我們要跳舞。』

『跳去罷，我的小人』，彼得說，他的興致很高。

『但是我們要你跳。』

彼得實在是他們當中最會跳舞的，但是他假做出被取笑的樣子。

『我！我的老骨頭要嘩啦嘩啦的響哩！』

『媽媽也要跳。』

『什麼！』文黛喊，『有這樣多的孩子們的母親，跳舞！』

『但是今天是禮拜六晚，』斯賴特賴暗示說。

實在並不是禮拜六晚，也許是也說不定，因為他們老早忘記了日子；但是他們要做點什麼特別的事，他們總是說是禮拜六晚，於是他們就真做了。

『當然這是禮拜六晚，彼得』，文黛說，有點翻悔的意思。

『像我們這模樣的人，文黛！』

『但是現在只有我們自己的孩子。』

『話是不錯。』

於是告訴他們可以跳舞，但是先要穿上夜衣。

『啊，老太婆』，彼得偷偷向文黛說，他向爐前取煖，看着文黛坐在那裏補襪子，『你我二人每天工作完畢之後，到晚上最愉快的事，無過於孩子們聚在跟前，在爐前休息。』

『那真甜蜜，彼得，是不是？』文黛說着悠然自得。『彼得，我想小捲毛的鼻子像你。』

『邁克爾像你。』

她走到他面前，把手放在他的肩上。

『親愛的彼得』，她說，『有了這樣大的一個家庭，當然我的青春已經過了，但是你不換掉我罷？』

『不，文黛。』

當然他不願什麼更動，但是他很不安逸的望着她，那樣子不知是醒着還是睡着。

『彼得，什麼事？』

『我正在想』，他說，有點恐慌。『我是他們的父親，這究竟是假設，是不是？』

『當然是』，文黛嚴正的說。

『你看』，他抱歉的說下去，『我若是他們的真父親，我就要有很老的样子。』

『但是他們是我們的，彼得，你我的。』

『但不是真的罷，文黛？』他焦灼的說。

『你若不願是真的，就不是真的了』，她回答說；她清楚的聽到

他嘆一口氣。『彼得』，她沉著的說，『你對我的真情是怎樣的？』

『就像一個孝順的兒子一般，文黛。』

『我想也是這樣』，她說着走到屋裏最遠的角上獨自的坐下。

『你真是怪』，他很直爽的詫異說，『虎蓮也是這樣。她願意做我的一個什麼人，但她又說不是要做我的母親。』

『當然不是』，文黛極用力的回答說。現在我們知道她爲什麼嫉恨紅人了。

『那麼究竟是要做我的什麼人呀？』

『這可不是應該由一個女郎口中說出來的。』

『啊，好罷』，彼得有點惱怒的說。『玎克鐘兒也許願意告訴我。』

『那是一定，玎克鐘兒可以告訴你』，文黛抗聲說。『她是一個

放蕩無恥的小人。」

「玳克這時正在她的寢室裏偷着聽，說出不中聽的話。

「她說她以放蕩無恥爲榮，彼得翻譯說。

他忽然起了一個念頭。「也許玳克願意做我的母親罷？」

「你這個蠢物！」玳克鐘兒盛氣的說。

這句話她說的回數太多，文黛用不着翻譯就懂了。

「我幾乎和她同意了」，文黛生氣的說。想想文黛生氣是什麼樣子！但是文黛已經常受過這種刺激，並且她決沒料到過了這一夜就要發生大的變故。假如她料到，她絕不會生氣了。

他們誰也不知道。也許不知道是最好。他們的愚闇使得他們能再享受一小時的快樂；這是他們在這島上的最後一小時，我們替他們歡樂罷，讓他們有足足的六十分鐘的快樂。他們穿着夜衣且歌且舞。他

們極美妙的慢聲唱着，假裝着怕自家的影子，一點也不曉得不久這陰影真個就要遮掩了他們使得他們真個的恐懼呢。他們這次跳舞得鬧熱極了，床上床下的互相撲鬥。實在不是跳舞，是枕頭戰，打完了之後，那些枕頭堅持着要再打一陣，好像是知道就要分離的伴侶一般。文黛講安眠的故事以前，他們講了多少故事！那天斯賴特賴都講了一段故事，那故事的起首實在無趣，不但別人不高興，他自己都覺得無聊了，於是他快樂的說：

『不錯，這起首是無趣。我們就當它做結尾罷。』

隨後他們都上了床，聽文黛的故事，這故事是他們最歡迎，彼得最恨的。平常她開始講這段故事，他不是離開這屋，便是用手掩了耳朵；這一次他若是肯這樣做，他們也許可以還是在島上呢。但是今夜他仍舊坐在他的椅子上，我們等着變故發生罷。

第十一章

文黛的故事

『你們聽着』，文黛說，準備講她的故事，這時候邁克爾在她的脚前，七個孩子在床上。『當初有一位先生——』

『我願他是一位女郎』，小捲毛說。

『我願他是一隻白老鼠』，泥布斯說。

『住聲』，母親喝住他們。『也有一位女郎，並且——』

『啊媽媽』，第一個雙生兒喊，『你說也有一位女郎，是不是？』

她沒有死罷？』

『沒有。』

『她沒有死，我歡喜極了』，禿禿說。『你歡喜不，約翰？』

『我當然歡喜。』

『你歡喜嗎，泥布斯？』

『很歡喜的。』

『你們歡喜嗎，雙生兒？』

『我們歡喜。』

『唉叻乖乖』，文黛太息。

『別吵』，彼得大叫，他以爲文黛的故事雖然在他的眼光裏是極無聊，然而却應該由她去好好的講。

『那位先生的名姓』，文黛繼續說，『是達林先生，她的名姓是達林夫人。』

『我認識他們』，約翰說，爲的是使別人難過。

『我大概也認識他們』，邁克爾懷疑的說。

『他們結婚了，你們知道罷』，文黛解釋說，『你們知道他們有了什麼？』

『白老鼠！』泥布斯靈機一動的說。

『不是。』

『真難猜哩』，秃秃說，這故事他都背熟了。

『不要說，秃秃。他們有了三個後裔。』

『什麼叫做後裔？』

『你就是一個，雙生兒。』

『你聽見了沒有，約翰？我是一個後裔。』

『後裔就是孩子們』，約翰說。

『啊乖乖，啊乖乖』，文黛嘆息。『這三個孩子有一個忠誠的保

姆，名叫娜娜；但是達林先生惱怒了她，把她鎖在院裏，所以孩子們就全飛走了。』

『這故事真好極了』，泥布斯說。

『他們飛走了』，文黛接着講，『飛到了永無鄉，迷失的孩子們也都在那個地方。』

『我只知道他們是來了』，小捲毛興奮的插嘴說，『我不知是怎樣來的，但是我只知道他們是來了。』

『啊文黛』，禿禿喊，『那迷失的孩子們裏是不是有一個就叫禿禿？』

『不錯，是的。』

『我是在一個故事裏了。哈哈，我在一個故事裏了，泥布斯。』

『住聲。現在我願你們想想那不幸的父母，孩子們全飛走了，該

當如何感想。』

『唉唉』，他們呻吟，雖然他們一點也不會爲那不幸的父母着想。

『想想那些空床！』

『唉唉！』

『真慘極了』，第一個雙生兒歡樂的說。

『我看不能有好結局的』，第二個雙生兒說。『你以爲怎樣，泥布斯？』

『我倒是很關心。』

『假如你們知道母親的愛是何等的偉大』，文黛得意的說，『你們就可不必怕了。』她於是講到彼得最恨的那一部分。

『我是歡喜母親的愛』，禿禿說，用枕頭打了泥布斯一擊。『你

歡喜母親的愛嗎，泥布斯？」

『我歡喜得很』，泥布斯說，擊回去。

『你們知道罷』，文黛快意的說，『他們曉得母親一定永遠把窗子開着，預備她的孩子飛回去；所以他們就安心的在外多年，盡情的享樂。』

『他們從來沒回去過嗎？』

『我們現在』，文黛說，『猜看將來如何』；於是大家都抖擻着猜看將來。『過了許多年，一位不知年齡的漂亮女郎從倫敦車站下來，這是誰？』

『啊文黛，是誰？』泥布斯處處興奮的喊着，好像他真不知道似的。

『能是——是——不是——正是——美麗的文黛嗎！』

『啊！』

『兩個儀表堂堂的男子陪着她走的是誰？能是約翰和邁克爾嗎？他們正是！』

『啊！』

『你看，好弟弟』，文黛說着向上面指，『那個窗戶還開着呢。啊，我們對於母親的愛有極崇高的信仰，現在可得着報酬了。』於是他們飛起了到他們的爹媽跟前，這個快樂的景象不是筆墨所得形容，我們只好遮去不談了。』

這段故事就是如此，聽者講者都滿意了。這故事真講得盡情盡理的，是不是？孩子們原是如此，真能毫無心肝的說走就走，却是可愛的很；走了之後當然是痛快的玩耍，若是需人照護還可以隨時回來，並且很有把握的知道回來之後不受懲罰，還要受獎賞哩。

他們對於母親的愛有這樣深的信仰，所以他們覺得還可以在外面多流連些時候。

但是有一個見識高些，於文黛講完之後便嘆了一口氣。

『怎樣了，彼得？』她跑過去喊，以為他病了。她小心的撫摸着他的胸下。『是什麼地方痛，彼得？』

『並不是那一種的痛』，彼得慘然的回答。

『那麼是那一種？』

『文黛，你對於母親的見解是不對的。』

他們驚惶的圍繞着他，因為他的這一關來得驚人；他於是很爽直的把一向隱密的話都向他們說了。

『許久以前』，他說，『我也和你們一樣以為我的母親永遠是開着窗子等我，所以我在外面停留了不知幾多月，然後纔飛回去；但是

窗子早上了鎖，因為母親早把我給忘了，另有一個小孩睡在我的床上。」

我不敢說這是真的，但是彼得以為是真的；他們全都驚嚇了。

『你敢說一定母親是像那樣的嗎？』

『是的。』

母親原來如此。壞蛋！

但是還是小心些最好；應該什麼時候拋棄自己的信仰，只有小孩子知道得最清楚。『文黛，我們回家罷』，約翰和邁克爾齊聲說。

『好的』，她說，攙起他們來。

『不能今天晚上就回去罷？』那些迷途的孩子們惶恐的問。他們在他們所謂的心裏明明曉得，沒有母親也可以照常過活，只有母親纔以為你們沒有母親便不能過活。

『立刻就走』，文黛決絕的回答，因為她猛然想起一個可怕的念頭：『或者母親此刻已經哀悼得不成樣子了。』

這種恐懼使得她把彼得的悲哀都忘記了，很尖刻的向他說，『彼得，你去做相當的準備好不好？』

『遵命就是』，他冷冷的回答說，那神情就好像是她要他傳遞乾菜時一般。

兩人之間連說一聲辭別的話都沒有！如其她不惜別，他也要做給她看，他是也不介意的。

當然他是很介意的；他恨極了那些成年的人，他們總是破壞一切，所以他每當鑽進樹裏的時候便故意的短促的呼吸，差不多每秒要喘息五口氣。他所以如此是因為永無島上有一種諺語，說是你呼吸一回便有一個成年人死去；所以彼得故意的愈快把他們殺死愈好。

給了紅人必須的吩咐之後，他便回到家裏，在他出門的這個空兒，家裡竟發生了不體面的情形。那些迷途的孩子們恐怕文黛走，驚惶的很，威脅的向着她。

『情形將要弄得比她未來之先還要壞』，他們叫。

『我們不能讓她走。』

『我們把她拘禁起來。』

『對了，把她鎖起來。』

在危急的時候她的靈機一動，忽然想起向誰呼援了。

『禿禿』，她喊，『我向你伸訴。』

這怪不怪？她竟向禿禿伸訴，他是最蠢的一個。

然而禿禿的回答却是不凡。在那一瞬的時間他脫了蠢氣，很威嚴的發話。

『我不過是禿禿』，他說，『沒人介意我。但是誰敢第一個對文黛做出不像英國紳士的舉動，我便狠狠的令他流點血。』

他拔出了刀，這時節是他最心高氣盛的一刻。別的孩子們全都不安的向後縮退。隨後彼得回來了，他們立刻就知道他是不會援助他們的。他不曾背了一個女子的意志而強留她在永無島上的。

『文黛』，他說，賤來賤去的，『我已經請了紅人引你從林中走出，因為飛行使你太倦了。』

『謝謝你，彼得。』

『然後』，他用促銳的令人服從慣了的聲音說，『叮克鐘兒引你過海。喊醒她，泥布斯。』

泥布斯敲了兩次纔得到回聲，雖然叮克是在床上坐着偷聽了半晌了。

『你是誰？你怎敢？滾開！』她叫。

『我叫你起來，打克』，泥布斯叫，『要你送文黛走遠路。』當然打克聽說文黛要走是歡喜的；但是她決計不肯做她的引路人，於是用更不堪的辭語這樣的說了。隨後她假裝做又睡着了。

『她說她不起來！』泥布斯大叫，看她這樣不服從命令很是吃驚，彼得便莊嚴的向着女寢房走去。

『打克』，他叫，『假如你不起來立刻穿起衣服，我要扯開帳幕，我們可都要看到你穿着內衣了。』

這便使得她跳到地板上。『誰說我不起來？』她叫。

同時孩子們全都失望的凝視着文黛，預備帶着約翰和邁克爾走了。這時候他們都覺得悲鬱不樂，不僅是因為他們將要失去了她，也是因為他們覺得她將走了去得到什麼好處而他們沒有份兒。新奇仍然

是向他們招手。

文黛以爲他們有較高貴的情緒，不禁的心軟了。

『親愛的孩子們』，她說，『假如你們肯和我同去，我覺得差不多可以有把握使我的父母收留你們。』

這個邀請原是說給彼得聽的，但是孩子們全是各爲自己打算，所以立刻都快活得跳了起來。

『但是他們不覺得我們人數太多嗎？』泥布斯在跳躍中說。

『啊不會的』，文黛說，立刻想出主意來了，『不過是客廳裏擺幾張床罷了；最初幾個禮拜四，床可以藏在帷屏後面。』

『彼得，我們能去嗎？』他們都請求的喊。他們全默認了，以爲他們若是去，彼得也一定去的，但是實在他們並不介意。孩子們總是如此，只要有什麼新奇的事物來誘惑，他們便會拋棄他們所最親愛的

人了。

『可以的』，彼得苦笑着說，他們立刻忙着取他們的東西。

『現在，彼得』，文黛說，心想什麼都佈置妥了，『在你動身以前，我要給你藥吃。』她最歡喜給他們藥吃，並且無疑的是給他們吃得太多。當然只是清水，但是裝在瓶裏的，並且她總是搖幌瓶子，數滴數，這便像是藥了。但是這一回她沒有給彼得吃，因為她剛預備好給他吃，她看見他臉上的神色使得她心軟了。

『快收拾你的東西，彼得』，她抖顫着說。

『不』，他回答說，假裝冷靜的樣子，『我不同你去，文黛。』

『你是同我去，彼得。』

『不。』

爲要表示她的別離並不使他感動，他便在屋裏走來走去，快樂的

吹奏着他的毫無心肝的笛子。她只得追着他跑，雖然這樣子是不大體面。

『去找你的母親』，她勸說。

如其彼得真有一個母親，他此刻也絕不想念她。他沒有母親也能好好的過活。他早想穿了，並且只記得她們的壞處。

『不，不』，他決斷的告訴文黛；『或者她要說我長大了，我只願永遠是小孩子，永遠的玩耍。』

『但是，彼得——』

『不。』

這消息只好告訴大家知道。

『彼得不來。』

彼得不來！他們呆呆的望着他，他們的背上都搨了一根木棍，根

頭上繫着一個包袱。他們的頭一個念頭是，假如彼得不去，他也變了主意不准他們去。

但是他太驕傲了，絕不肯這樣的。『假如你們找到了你們的母親』，他慘然的說，『我盼望你們歡喜她們。』

這一點譏嘲生了一種難堪的印象，他們大半都露出懷疑的樣子來了。他們的臉好像是說，要去不是蠢人嗎？

『現在』，彼得喊，『不要麻煩，不要哭泣；再會罷，文黛』；他快樂的伸出了手，好像是他們真得要走，他有什麼要緊事似的。

她只得握了他的手，因為他沒有要頂鍼的表示。

『你要記着換你的法蘭絨衣裳，彼得？』她說着和他遷延。她總是很注意他們的法蘭絨的。

『是。』

『你還要吃藥？』

『是。』

這似乎是應有盡有了，隨後是一陣難爲情的寂靜。但是彼得不是在人面前悲慟的人。『你準備了麼，玆克鐘兒？』他喊出。

『好了，好了！』

『那麼引路罷。』

玆克飛上了最近的一棵樹，但是沒人跟隨她，因爲海盜正在這個時候猛攻紅人。上面本來是寂靜的，現在充滿了呼喊聲刀兵接觸聲。下面是死一般的沉靜。一張一張的口都在張着，並且閉不上。文黛跪下了，但是她的兩臂伸向彼得。大家都伸臂向着他，好像是忽然向他那方向吹過去是的；他們是沉默的求他不要拋棄他們。彼得呢，他抽出了刀，那把他以爲殺過巴白鳩的刀，他的眼睛裏露出戰爭的慾念。

第十一章

孩子們被捉走了

海盜的襲擊完全是突然的：這就可以確鑿的證明鹵莽的胡克指揮得不當，因為要出紅人不意的去襲擊他們不是白人的智慧所能做到的。

野蠻人戰鬥有一種不成文的法律，總是紅人先攻擊，並且紅人都是譎詐的，攻擊總是在破曉的時候，因為他知道這是白人的勇氣最銷沉的時候。但是白人同時也做了一個粗陋的木柵，設在起伏不平的地方的最高處，底下是一條小溪，因為離水太遠就要死的。他們就在那裏等着攻擊，沒經驗的人便握着手槍站在樹枝上，但是老手便放心大

胆的睡覺，睡到破曉的時候。在漫漫的昏夜裏，野人的前哨像蛇一般的蜿蜒前進，經過草叢裏，一根草葉都不惹動。他們走過的矮樹林毫無聲響的在他們身後合攏起來，就好像一隻鼯鼠鑽進了一堆沙土一般。一點聲音也聽不見，除了他們忍不住的奇巧的模倣野狗的哀鳴。這鳴聲還有人應和；有的叫得比真狗還好。嚴冷的時候就這樣的挨過去，這長久的耽驚受怕對於初次嘗試的人是極可怕的，但是有經驗的人，聽了可怕的號聲，更可怕的寂靜，便知道這不過是暗示黑夜如何的進展而已。

這種情形胡克是極明瞭的，所以他若是忽略了，我們不能說他不明瞭而原諒他。

紅人完全信仰他的信義，所以他們的夜裏的舉動和他的正相反。他們著名善做的事，他們都做了。文明人最怕的是他們的敏銳的感

覺，海盜只要有一個踏了一根乾樹枝，他們便立刻知道海盜到了島上了；倏時間那種犬鳴便開始了。從胡克及其黨徒登岸的地方，一直到地底家庭，這一段路由紅人暗中考查遍了，他們穿着脚跟朝前的柔皮鞋，仔細的偵查過了。他們在這段路當中只發見了一個土丘，丘下有溪，所以胡克一定沒有別的地點可擇；他一定是要暫駐在此處靜候着天亮。紅人極狡猾的佈置妥當之後，大隊紅人圍起了甕子呆呆的守在孩子們的家庭上面，準備着廝殺。

這些自信的野人正在夢想天亮時如何的酷刑拷打胡克，却不防早被險惡的胡克發覺了。據從這次屠殺逃出來的哨兵傳說，他在土丘絕未停留，雖然在昏黑微光之下他不會沒看見；他心裏就從來沒有想着紅人來攻擊；他連等着過夜都等不及；他的策略是立刻就動手。驚惶的哨兵一向是勇敢善戰的，却不防他這一手，只好緊緊跟隨着他

跑，後來他們發出一聲哀號，纔終於被他看見。

勇敢的虎蓮隨身帶着十二個最強悍的戰士，猛然窺見狡詐的海盜來攻。他們立刻睜大了眼睛，扯開幻想勝利的迷蒙。要想酷刑收拾胡克恐怕是不成了。現在是他們行獵的機會了。他們知道；但是既是紅種人，他們絕不妄動。在這時候他們若是快快聚攏來成爲密陣，仍是很難攻破的，但是他們種族的慣例不准如此。他們有一條定律，凡是高貴的野人見了白人不准表示驚訝。所以他們猛然看見海盜不免懾怕，但是他們絕不動彈一下，一根筋肉都不動；好像敵人之來是被邀請的一般。很漂亮的守了這種慣例之後，他們便搶起了武器，大聲呼戰，然而晚了。

不是戰爭，實在是屠殺，不過用不着我們來描寫。紅人族中許多的優秀就這樣死了。他們的死也不是絕無報復，阿爾夫梅孫和瘦狼

一同死了，以後再也不能擾亂西班牙海洋，此外陣亡的還有喬治斯枯立，菲斯特來，阿爾塞人福格蒂。特來是被豹子的斧頭砍死的，他隨着虎蓮和一夥殘兵殺出一條血路而逃。

這一次胡克的策略究竟有多少該受埋怨的地方，只好留給歷史家去決定。假如他停在土丘上面，等着正當的時候再交綏，他和他的部下恐怕全要被宰了；所以我們要公平的批評他，不可不想到這一點。不過他或者應該預先通知對方他要採用新的方法。但是這樣做來便不能出敵人的意外，策略亦必不能奏效，所以這問題很難得解決。不過他的智慧能够佈置這樣勇敢的一個計劃，他的兇狠的天才能實現這樣的計劃，我們却也不能不佩服哩。

在他勝利的那一刻，他以為他自己怎樣？他的手下的人倒是想知道，他們正在喘息揩刀，離着他的鐵鈎遠遠的，斜睨着這個非常的

人。他心裏一定是歡喜，不過面上不露出來；在精神上和在實際上他都和他的部下離得遠遠的，真是一個黑暗孤獨的怪人。

這一夜的工作還沒有完，因為他出來要殺害的本不是紅人，紅人不過是被薰除的蜜蜂，現在他要來取蜂蜜了。他要的是潘彼得，潘比得和文黛及其一夥，但主要的還是潘彼得。

彼得是這樣小的一個孩子，所以我們不能不驚異這個人爲什麼這樣的恨他。不錯，他把他的胳膊擲給了鱷魚，並且因爲鱷魚很固執，他的生活格外的危險，然而這也不能說明他爲什麼竟這樣窮極險毒的嫉恨。真象是彼得有點特別使這位海盜船長惱怒的地方。不是他的勇敢，也不是他的動人的相貌，也不是——。用不着再避諱，因爲我們都知道的，所以不能不說出。是彼得的傲氣。

胡克最恨的是這一點；這一點足以使他的鐵爪顫動，在夜裏能像

虫豸一般的驚擾他。只要彼得活着，他便覺得是獅子困在窟裏，而一隻麻雀飛進窟來。

現在的問題是如何鑽下樹穴裏去，或者說，如何使他的部下鑽進樹裏去。他舉起他的兇貪的眼望着他們，想揀一個最瘦小的。他們都局促不安的抖顫着，因為他們知道他真能用木竿把他們塞進去。

同時，孩子們呢？前文說過，他們方纔握着刀槍，呆若木石，張着口，伸着臂，求彼得；現在他們的嘴是閉了，胳膊也垂下了。上面爭鬥聲像初起一般的猛然停止了，好像是一陣狂風吹了過去；不過他們知道在這經過之中他們的命運決定了。

『那一方面得勝了呢？』

海盜在樹口靜聽，聽見每個孩子都這樣的問，他們也聽見了彼得的回答。

『假如是紅人得勝』，他說，『他們會要敲鼓的，這是他們的勝利的記號。』

斯密已經找到了鼓，這時候正坐在上面。『你永遠也不能再聽見鼓響哩』，他低聲說，別人當然聽不見，因為胡克吩咐他們絕對的不准聲響。他很驚訝，胡克向他做勢，令他敲鼓，斯密慢慢的纔領悟這個命令的狡猾。這位簡單的人從來沒有像這一次這樣的敬慕胡克。

斯密敲了兩通鼓，隨後靜聽着。

『瑟瑟鼓聲』，海盜聽見彼得喊，『紅人勝利！』

不幸的孩子們歡呼相應，在上面狠心的人聽來簡直是音樂一般，隨後他們反覆的向彼得說再會。海盜聽了莫名其妙，但是此刻他們沒有別的情緒，只有鄙陋的歡喜，因為敵人就要從樹裏上來了。他們互相假笑，磨拳擦掌的。胡克沉靜急促的發令了：一個人守一棵樹，其

餘的人排行一隊，隔兩碼站一個人。

第十二章 孩子們被捉走了

第十三章 孩子們被捉走了

第十三章

你信仙嗎？

這段怕人的事愈快講過愈好。頭一個從樹裏上來的是小捲毛。他出來就落到柴可的懷裏，他把他擲給斯密，斯密又擲給斯大奇，斯大奇又擲給必耳裘克斯，裘克斯又擲給奴惠勒，一擲一擲的擲到黑海盜的腳下。孩子們都這樣殘忍的從樹裏劫過來；同時有好幾個在半空擲着，好像是傳遞貨物一般。

文黛最後出來，對待她的舉動略有不同了。胡克假意的有禮，向她脫帽，伸出胳膊攙着她走到孩子們被禁的地方。他的神情是極漂亮的，她覺得怪有趣的，竟沒有喊出來。她不過是一個小女孩。

若說胡克這一刻真迷惑了她，這似乎是說她的壞話，但是我們仍然要說，只因爲她這一次的失着竟引起奇異的結果。假如她驕傲的拒絕他（我們當然歡喜這樣描寫她），恐怕她也要像別個一樣的被擲在半空，那麼胡克大概就許不致於親眼看着細綁孩子們；假如他不親見細綁孩子們，他就不致於發現斯賴特賴的祕密，假如不知道這祕密他就不會立刻去圖害彼得的性命。

恐怕他們飛走，所以把他們細綁起來，細得膝蓋挨近耳朵；這個兇狠的海盜把一根繩子截爲九段。細得都很好，但是細到斯賴特賴的時候，竟像是一個討厭包裹一般，用繩子一道一道的細，細到後來剩下的繩頭不够打結子的。海盜怒起來就踢他，正好像你踢包裹一般（雖然若要公平你是應該踢繩子）；說也奇怪，是胡克叫他們停止他們的暴動。他的嘴唇捲起來了，表示兇險的勝利。他的部下細綁斯賴

特賴的時候，剛想用力把這一部分細緊，那一部分又漲開了，所以累得直流汗，但是胡克的老練的頭腦早看透了斯賴特賴的計策；他的歡喜的樣子表示出他已看穿了祕密。斯賴特賴的臉白了，曉得胡克已經發見了他的祕密，因為像這樣的一個孩子能出入自如的樹，一個平常的人也自然可以出入的。可憐的斯賴特賴現在是狼狽極了，因為他替彼得着急，很後悔不該這樣露出破綻。有一次他熱極了喝水，肚子漲得現在這樣大，他沒有把自己的身體縮小去湊和樹，他竟背了人把樹身割大了來適合他。

胡克已然猜到彼得是在他的掌握中了，但是在他心中深處藏着的計劃並沒有跨出他的嘴唇；他只是做勢叫把俘虜送到船上，他好獨自行事。

怎樣送去呢？用繩細了之後誠然可以像木桶一般由山上滾下去，

但是又要經過許多濕地。胡克的天才於是又戰勝了困難。他指點出小屋可以做車子用。於是把孩子們丟了進去，四個強壯的海盜抬起來放在肩上，其餘的跟在後面，唱着那可恨的海盜歌，這奇怪的遊行隊便穿過樹林而去。我不知道孩子們裏有沒有哭的；假如有，那歌聲也把哭聲掩沒了；但是小屋已然從林中看不見了，煙囪裏還冒出一股強烈而微細的煙，好像是和胡克硬作對。

胡克看見了，這却令彼得吃虧。海盜心裏若還有一點點的惻隱心，因此也消滅了。

黑夜中他獨自第一件事便是躡着足尖走到斯賴特賴的那棵樹邊，試試他能不能走進去。他思索了半天：把他的凶兆的帽子放在草地上，爲的是叫清風吹過他的頭髮。他的思想雖然黑險，他的藍眼却像「雁來紅」一般的柔和。他靜心細聽地下的聲息，但是底下和上面一

樣的寂靜。地底下的屋子像是又一所荒廢的空屋子一般。那個孩子睡着麼，還是握了刀在斯賴特賴的樹底下立着等着？

這是沒法知道的，除非自己下去。胡克把外套輕輕的脫到地上，咬緊了嘴唇，幾乎咬出了血，他走到樹裏。他是勇敢的人，但是還忍不住的停了步揩頭上的汗，汗竟像蠟燭一般向下滴。然後寂靜的他踏入了沒人知道的地界。

他安然到了樹窟的底下，脚步站穩，氣都幾乎喘不出。等了一會他的眼睛看慣了屋裏的暗光，屋裏的事物纔一件一件的看得清楚；但是他的兇貪的眼光只注視着一件東西，找了許久而終於找到了的，便是那隻大床。床上躺着熟睡的彼得。

彼得一點也不曉得上面的悲劇，所以於孩子們走後他還快樂的吹了一陣笛子：這當然是無聊中故意做出不介意的樣子。他決計不吃

藥，爲的是使文黛悲傷。他於是躺在被上，使她更加的耽憂；因爲她總是把他們塞在被裏，怕的是到半夜裏受冷。他幾乎哭出來；但是又忽然想起，假如他笑起來，她不定要多麼生氣呢；於是他狂笑，正在笑着的時候睡着了。

他有時做夢，雖然不常做，可是夢起來比別個孩子們更苦痛。在夢裏他要痛哭，醒來好幾個鐘頭不能忘懷。這些夢，我想，大概是和他的來歷有關的。在這種時候，文黛總是把他扯出床來，把他放在她的腿上坐着，用她自己發明的親暱的法子來安慰他，等他安靜一些便乘他沒有大醒依然放回床上，爲的是不叫他知道她對他的那種難堪的態度。但是這一回，他睡得一點夢也沒有。一支胳膊垂到床沿外，一支腿拱了起來，嘴上還留着一點殘笑，嘴是還張着露出一顆一顆的小珍珠。

他在這樣毫無抵抗的狀態之中被胡克發現了。他寂靜的立在樹底，遙遙的望着屋那邊的敵人。他心裡沒有一點點的同情心嗎？這個人並不是完全的壞；他愛花（我聽說）和甜蜜的音樂（他自己彈琴就彈得不壞）；所以我們要坦白的承認，這屋裏的鄉村景象的確是很感動他。他的善心發現的時候，他不難逡巡出去，但是有一件事逗留住他。

彼得匪覺的姿勢來得太討厭，所以他不肯走了。嘴是張着，胳膊垂着，膝蓋拱着；這一股傲氣，在他眼裏看來，真是再討厭沒有了。使得胡克又硬起了心腸。假如他怒得把心腸爆裂，一塊一塊的裂片會都射在彼得的身上。

一盞燈暗澹的射到床上，胡克却立在黑暗裏，剛偷偷的向前邁了一步，他發見了障礙，斯賴特賴的樹窟的門。門和樹窟並不合適，所

以胡克是從門上面向裏望。門門很低，他夠不着，他窘怒極了。心中惱怒的時候，看着彼得的姿態面貌愈發的討厭了，他搖搖門，用力的向裏撞。他的敵人能不能終于逃了他的毒手？

那是什麼？胡克一眼看見附近一個木架上放着彼得的藥瓶。他立刻看清楚了，曉得這睡覺的孩子逃不出他的掌握。

胡克生怕被人活捉了去，所以身上常常帶着一瓶藥水，是他自己用各種毒草配製的。他把毒草煮出一種黃色液體，科學家都不懂的，大概是世上最毒的東西了。

他在彼得的盃裏滴了五滴藥水。他的手直抖，是因為歡喜，不是因為羞慚。他放藥的時候絕不望彼得一眼，不是因為恐怕生了憐憫而不忍下手，是因為怕灑了藥。隨後他狠狠的凝視了他的敵人一眼，回轉身慢慢的爬上樹去。他走到樹上來，真像是從洞裏鑽出來一個魔鬼

一般。他歪戴上了帽子，圍上了外衣，用一個衣角遮住他的身體怕黑夜發見他，其實他自己是在黑夜中最黑暗的一部分，很奇怪的喃喃自語着，便穿林而去。

彼得依舊睡下去。燈光一閃，滅了，屋裏很黑；但是他還是睡下去。鱷魚肚裏的鐘一定是還沒有過十點鐘，他自己也不知道被什麼驚醒了，在床上坐了起來。是他的樹窟門上的輕輕的叩門聲。

很小心的輕輕的聲音，但是在那深夜寂寥之中是很可怕的。彼得摸到了他的刀。他說了。

『是誰？』

半晌沒有回答：隨後又敲。

『你是誰？』

沒有回答。

他毛骨悚然，但是他就歡喜驚嚇。邁了兩大步他到了門口。這個門和斯頓特的不同，和樹窟很合適，所以從上面望不過去，外面敲門的人也看不到他。

『你不開口，我不開門』，彼得喊。

來訪的人終於開口了，那聲音像鐘一般的可愛。

『讓我進來，彼得。』

是打克，他趕快拔門讓她進來。她驚惶飛了進來，她的臉是紅的，她的衣服沾了泥。

『什麼事？』

『啊，你永遠猜不到！』她喊，叫他猜三回。『快說出來！』他大叫，於是用了一句不合文法的句子，像是魔術家從口裏抽出的緞帶那樣長，她把文黛和孩子們被捉的事講了出來。

彼得一面聽着，一面心裏突突的跳。文黛被綁，並且在海盜船上；仁愛爲懷的她，竟落得如此下場！

『我去救她！』他喊着，跳起來拏他的武器。剛跳的時候，他忽然想起可以做一樁討她歡喜的事。他可以先吃了藥。

他的手伸近了致命的藥水。

『不要！』打克銳叫，因爲她聽見了胡克在樹林裏走着的時候喃喃的自述他做的事。

『爲什麼不要？』

『有毒了。』

『毒！誰能來下毒藥呢？』

『胡克。』

『別傻了。胡克怎能到這裏來？』

唉，這一點打克也不能解釋，因為她也不曉得斯賴特賴的樹的祕密。但是胡克的話是不容疑的。杯子裏是下了毒藥。

『况且』，彼得說，十分的自信，『我壓根兒就沒有睡着。』

他舉起了杯子。現在說話是來不及了；趕快要有點舉動纔成，打克便像電閃一般的迅急飛到他的嘴唇和藥水中間，一口吸得乾乾淨淨。

『怎麼，打克，你敢喝我的藥？』

但是她不答。她已經在空中搖擺不定了。

『你怎麼了？』彼得喊，忽然有點怕起來。

『這是毒藥，彼得』，她輕聲的告訴她；『現在我快要死了。』

『啊，打克，你是爲了救我纔喝的嗎？』

『是。』

『但是爲什麼呢，打克？』

現在她的翅膀飛不動了，落在他的肩上，在他的鼻子上親熱的咬了一口。他在他的耳邊低聲說，『你這個蠢貨』，然後蹣跚的回到她的寢房，臥在床上。

他哀慟的跪在她的旁邊，她的頭幾乎把她的小屋子都塞滿了。她身上的光芒愈來愈暗，他心裏曉得等光滅了的時候她就死了。她歡喜他的淚珠，她伸出美麗的手指，教他的淚珠在上面滾。

她的聲音極低，最初他聽不出她說的是什麼。後來他纔聽出來。她是說假如孩子們信仙，她還能再好的。

彼得伸出了雙臂。但是沒有孩子在那裏，並且是深夜；但是他現在是向所有的夢想着永無鄉的孩子們說話，穿着夜衣的男孩女孩，掛在樹上竹籃裏的裸體紅嬰孩，這些孩子們實在是離他很近的，不像你

所想的那樣遠。

『你們信不信？』他大叫。

『打克猛然間從床上坐了起來，聽她的命運。

她覺得好像聽見了正面的回答，但是又不敢說一定。

『你想知道如何？』她問彼得。

『假如你們相信』，他向他們大喊，『你們就拍掌；別教打克死。』

許多孩子拍掌了。

有些不。

有些小獸噉噉的作聲。

拍掌聲忽然停了；好像是不計數的母親跑到育嬰室裏來看她們的孩子到底是什麼事；不過打克是已然遇救了。先是她的聲音漸漸宏

亮，隨後她從床上起來，後來她在屋裏分外狂樂的飛來飛去了。她也不想向那些信仙的人致謝，她只是想去對付那些作噁噁響的東西。

『現在要去救文黛了！』

月亮正在雲天裏行走，彼得全身武裝從樹裏出來，動身去做危險的搜尋。他並不歡喜這一夜。他本想飛行得很低，眼底的事物可以一目了然，但是在月光之下他的陰影要映在樹林當中，恐怕要驚起了宿鳥，引起敵人的注意。

他現在後悔，他曾給島上的鳥起了很奇怪的名字，所以鳥都很野，不容易交接。

現在沒有別的方法，只好模倣紅人的樣子向前爬，幸虧他還擅長這一道。但是向那個方向去呢？因為他還想不到孩子們是被捉上了船。一場小雪早把一切的足跡都遮掩了，島上是死一般的寂靜，好像

「自然」看了方纔的屠殺都嚇得呆了。他自己曾從虎蓮和釘克學來了一套山林的智識，他都傳授了給孩子們，他知道在危急的時候他們是不會忘了的。斯賴特賴若是得着機會一定會在樹皮上劃記號的，小捲毛也會撒落樹葉，文黛也會在要緊的地方丟下她的手帕。但是要在早晨纔能發見這些標記，然而他又不肯等。上面的世界在喊他，他不能不去。

鱷魚由他身旁走過，此外沒有別的活東西了，沒有一點聲音，沒有一點動作；但是他知道死亡就許在前面等他，也許從後面跟着來。

他賭咒說：『這回我和胡克分個死活。』

現在他像蛇似的向前爬；猛然站直了，從月光照耀的一片地上急跑過去，一個手指按在嘴唇上，刀也準備着。他歡喜極了。

第十四章

海盜船

近海盜河口的奇德澗上斜掛着一盞綠燈，表示海盜船快葉羅傑號是泊在那裏；這船自首至尾的表現出一種慄慄兇惡的神氣，沒有一塊地方不露出肅殺可憎的樣子。這隻船真是海上的吃人者，實在用不着那盞警燈，惡聲所播，沒有不怕的。

正在黑夜，岸上聽不到船上的聲音。船上也沒有什麼聲響，除了斯密在船上用縫衣機器的聲音，這位平凡可憐的斯密永遠是勤苦耐勞的。我不知道他爲什麼那樣的可憐，也許是正因爲他不自覺其可憐的緣故；就是強硬的人都不敢緊看他，時常在夏天夜晚他能引得胡克流

淚呢。這和別的一切事一樣，斯密自己也不知其所以然。

有幾個海盜於昏夜瘴霧中靠着船舷飲酒；其餘的海盜圍着木桶旁邊臥着擲骰子鬪紙牌；還有那四個搔着小屋子的海盜，倦極了就不平臥在甲板上；他們就是在睡中也會很靈巧的東滾西滾的遠避着胡克，否則會被他在經過時漫不經心抓傷。

胡克在甲板上散步，凝思着。這人真難懂。現在是他勝利的時候。彼得是被剷除了，永遠不能再礙他的事，其餘的孩子們已都捉到了船上，不久就要被罰「走跳板」了。自從他戰勝了巴白鳩以後，這回要算是他最驚人的戰蹟了；我們知道人都是好虛榮的，所以他現在於勝利之餘在甲板驚惶未定的散步，我們也不必驚訝了。

但是他散步並非快樂的意思，他的步驟正和他心裏沉悶的思想相應和。胡克心裏極抑鬱。

他在夜靜時在船上時常這樣的自己思索。這是因為他太孤寂了。他的部下在他身旁的時候，他愈是覺得孤寂。因為他們在社會上比他低得太多了。

胡克並非是他的真姓名。若是把他真姓名宣布，現在還能轟動全國；但是善於讀書的人大概早已猜得到，他進過一個有名的學校，學校的學風像是衣服一般沾黏着他，當然和學風最有關係的也不過是衣服罷了。所以到了現在，上船來若穿着和他捕獲此船時所穿的一樣的衣服，他便認為是極不合，他現在走起路來還保持在校時的垂頭屈身的樣子。最重要的是，他保持了禮儀。

禮儀！他無論怎樣墮落，他還曉得這是最重要的一點。

但是他聽得遠遠的在他的內心裏像是鏤門軋軋的聲響，從這門裏發出一聲嚴重的拍——拍——拍，好像是夜中不寐時聽到的錘擊聲。

『你今天可保持了禮儀了麼？』

『名譽，名譽，那個閃爍的東西，現在是屬於我了！』他喊。

『什麼事都想得勝利，這能算是禮儀嗎？』心裏又拍拍的反問。

『巴白鳩怕的只有我一個，而弗林特他還怕巴白鳩呢。』

『巴白鳩，弗林特——他們是什麼人家？』鋒利的回抗說。

最令人不安的念頭是，專想求禮儀，這豈不就是悖於禮儀？

這問題使他心裏難受。這是比他的鐵爪還鋒銳的內心的爪；心裏苦痛，汗珠順着油臉流到了衣上。他常常用袖掩面，但是止不住淚流。

唉，別豔羨胡克。

他忽然預知他要早死。好像彼得的頂可怕的詛咒上了他的船。胡克很悲慘的覺得想要說幾句臨終的話，恐怕否則就要來不及說了。

『胡克呀』，他喊，『假如他的野心稍小一點就好了！』只有在最沉慟的時候他纔把他自己當做第三位來稱呼。

『沒有小孩子愛我！』

奇怪，他居然想到這一點，因為從前他絕未想起過；也許是那縫衣機器使他想起的。他喃喃自語了許久，呆望着斯密恬靜的縫衣邊，自信一切的孩子都是怕他的。

怕他！怕斯密！那一夜船上的孩子已經沒有一個不愛他的了。他向他們說了許多怕人的話，用他的手掌打他們，因為他不能用拳頭打，可是孩子們愈發和他糾纏。邁克爾還試搶了他的眼鏡。

告訴可憐的斯密孩子們覺得他是可愛，這該令他何等的難堪！胡克就想這樣告訴他，但是終覺太殘忍。所以他就把這段祕密存在心裏：爲什麼他們覺得斯密可愛？他像獵犬一般緊追問着這個問題。斯

「密若是可愛，可愛在那裡？忽然來了一個可怕的回答——『禮儀？』」

這個水手頭是否有最好的禮儀，然而是不自知的。他忽然想起來了，你一定要先證明你是自己不知道自己是有禮儀，然後你纔有做俱樂部會員（註一）的資格。

他怒吼一聲舉起鐵爪向斯密的頭上撲來，但是沒有害他，他被下面這個念頭給抑制住了：

『爲了一個人有禮儀而去抓害他，這算得是什麼呢？』

『無禮！』

他立刻軟了下來，像是一枝折花一般癱下去了。

他的部下以爲他這時候可懈氣了，於是紀律弛廢了，羣起狂舞，

（註一）“Pop”是伊頓學院一八一一年建立的一個俱樂部

他立刻振起抖擻精神，好像一桶冷水澆到頭上了似的。

『打住，你們渾蛋』，他喊，『否則我拿鐵鈎來抓你們』；立刻都不聲響了。『孩子們都鎖起來了沒有，不要叫他們逃掉？』

『是，是。』

『把他們拉起來。』

一羣可憐的囚犯，除了文黛之外，都從貨艙裏扯來列成一行，站在他面前。他好像沒看見他們。很和諧哼着一隻曲子，手裏弄着一打紙牌玩。雪茄煙的火亮不時的閃照出他臉上的顏色。

『你們小子們』，他乾脆的說，『你們裏面有六個今晚要走跳板，兩個可以留下做茶房。留下你們那兩個呢？』

『不要無故的激怒他』，這是文黛在貨艙裏告誡他們的話；所以秃就很有禮的向前跨了一步。他不願意做他的部下，忽然靈機一動，

想把這個責任諉卸在一個未在場的人身上；他雖然是個傻孩子，他很知道只有做母親的是永遠願意做惡人。孩子們都知道這一點，都因此看不起他們的母親，但又常常利用這一點。

於是禿禿很機警的解釋說，『先生，你要知道，我想我的母親一定不願我做海盜。你的母親願意你做海盜嗎，斯賴特賴？』

他向斯賴特賴一擠眼，斯賴特賴就哀慘的說，『我想一定不願意罷』，好像他希望不是如此似的。『你的母親願意你做海盜嗎，雙生兒？』

『我想是不願的』，頭一個雙生兒和別個一樣的聰明的說。『泥布斯，你想你的——』

『少說廢話』，胡克大叫，說話的孩子被扯回去了。

『你，孩子』，他指着約翰說，『你的樣子像是還有一點勇敢。你』

從不想做海盜嗎？我的乖？」

約翰作算術的時候就常受這樣的難問；這回胡克單挑他出來問，他大吃一驚。

『我有一次想把自己喚做紅手札克』，他怯懦的說。

『名字不壞。你要是入夥的話，我們就叫你這個名字。』

『你以為如何，邁克爾？』約翰問。

『我若是入夥，你們喚我做什麼？』邁克爾問。

『黑鬍子老周。』

邁克爾聽了當然是很深的印在心上。『你以為如何，約翰？』他要約翰來決定，而約翰要他來決定。

『我們入夥之後還能做皇帝的好百姓嗎？』約翰問。

從胡克的牙縫裏發出一聲回答，『你還得要宣誓哩，「打倒皇

音！」

約翰的操守或者是不大好，可是到了這個時候他可大發光彩了。

『那麼，我拒絕！』他喊，敲着胡克面前的木桶。

『我也拒絕』，邁克爾喊。

『英國萬歲！』小捲毛銳叫。

暴怒的海盜打他們的嘴；胡克喊，『這就定了你們的命運了。拉他

們的母親來。預備跳板。』

他們不過是孩子，看着裘克斯和柴可預備那要命的跳板，嚇得臉白了。但是文黛來了之後他們極力做出勇敢的樣子。

文黛之痛惡海盜，那是不能形容的。孩子們覺得做海盜的生活至少總還有一點興趣，而在她看來，只覺得這船是多年不掃除了。每個船舷上的圓窗上的玻璃，你都可以用手指寫上『懾猪』二字；在好幾

處她已經寫上了。但是在孩子們圍繞着她的時候，她當然只是爲他們着急了。

『我的美人兒』，胡克甜蜜蜜的說，『你看着你的孩子們走跳板罷。』

他雖然是個體面的紳士，他的領子上却在吃飯時染了污點，他猛然發見她正在凝視着他的領子，急忙作勢想遮蓋起來，但是來不及了。

『他們是要去死嗎？』文黛問，帶着一種極端的輕蔑的神情，把他氣得幾乎發昏。

『他們是要死了』，他怒吼。『全都住聲』，他貪狠的喊，『聽着母親和她的孩子們訣別。』

這時候文黛莊嚴極了。『我的親愛的孩子們，這就是我向你們說

的最後的幾句話，『她堅決的說。』我覺得你們的真母親有一句話要我告訴你們，就是：『我們希望我們的兒子死的時候都像英國紳士那樣的死』。』

海盜聽了都大吃一驚，禿禿狂叫，『我就要按着我的母親的希望去做。你怎麼樣呢，泥布斯？』

『我也按着母親的希望去做。你怎麼樣呢，雙生兒？』

『我也按着母親的希望去做。約翰，你怎麼樣——』

但胡克鎮靜之後又喊出聲了。

『把她細起來！』他喊。

斯密把她細到桅杆上。『喂，小親愛的』，他低聲說，『你若是答應做我的母親，我可以救你。』

但是就是對於斯密她也不肯答應。『我甯願什麼孩子都不要，我

也不能要你』，她驕傲的說。

說起來是很慘，斯密細地在桅杆上的時候，孩子們都沒有看着她，他們全都看着跳板呢：在這跳板上他們將走最後的幾步路。他們不敢再想在跳板上跨那幾步的時候還能不失丈夫的氣概，因為他們現在已經沒有思想的能力，只有呆視發抖而已。

胡克咬着牙向他們微笑，向文黛走近一步。他的意思是要翻轉她的臉，要她看着孩子們一個一個的走跳板。但是他沒能走到她身邊，他也沒能聽到他所希望她發出來的痛叫。他聽到了另一種聲音。

原來是那條鱷魚的可怕的滴克滴克的聲音。

他們全都聽見了——海盜們，孩子們，文黛——立刻他們轉過頭向着一個方向望；不是向聲音來的水裏望，而是向胡克望。他們全知道這事只和胡克有關，本來他們是演戲的人，現在忽然變為看戲的人

了。

看着他的態度的改變，那纔可怕呢。好像是週身都受着苦痛似的。他嚇得縮成一小團。

聲音是愈來愈近。聲音還沒有到，這個可怕的念頭先到了，『鱸魚要爬上船來了！』

鐵爪也停在那裏不敢動了；好像鐵爪也曉得敵人所欲得而甘心的並不是它。像這樣的孤立無援，若是別人一定只好閉上眼倒地等死了；但是胡克還在運用他的巨大的腦經，雙膝落地在甲板上爬着走，盡力的逃避那聲音。海盜們在甲板上恭恭敬敬的給他讓出一條路，他爬到了船舷他纔講話。

『把我藏起來！』他粗暴的叫。

他們把他圍繞起來，大家都不敢看那要爬上船來的東西。他們不

想去和它戰鬪。這是命運。

胡克藏起了之後，孩子們纔敢自由的活動，好奇的跑到船邊看着鱷魚向上爬。這實在是這一夜裏令他們最驚訝的一件事：來救他們的原來不是鱷魚。是彼得。

他向他們做勢，不要歡喜得喊出聲來，免得惹起疑慮。他仍不住的滴克滴克的響。

第十四章
海盜船

第十五章

「這回我和胡克分個死活」

我們人人的生活當中都常有奇怪的事情發生，而我們從不注意這些事件是會發生。例如，我們忽然發現我們聾了一隻耳朵，其實已經聾了好久了，也許聾了半個多鐘頭。那一夜彼得就有這樣的一段經驗。我們上文剛說到他正在島上爬，一個手指放在唇上，一手按着刀。他看見鱷魚從他的身邊爬到，但是他竟沒有看出有什麼奇怪的地方，後來他漸漸想起原來鱷魚肚裏不再滴克滴克的響了。起初他覺得這事有點古怪，不久他就決定是鐘絃已經走完了。

鱷魚忽然失掉了它的最親切的伴侶，心裏該是多麼的難受，但是彼得也不暇替它打算了，彼得想要如何的利用這個變故；他決計自己滴克滴克的作響，使得野獸以為他是鱷魚，他好不受驚擾的爬過去。他真能絕妙的做滴克聲，但是竟發生了一件不能豫料的結果。鱷魚也聽見了他的聲音了，於是跟了他來，它究竟是要尋它所丟掉的東西，抑是以為鐘又在滴答滴答的響着於是以友誼的態度來跟隨，這是不確知的了，因為這條鱷魚是個很蠢的動物，它的念頭是不會變化的。

彼得平安的到了海岸，繼續的前進，腿在水裏泳着，似乎毫不發覺他是在另一種境界一般。許多動物由陸下水，都是如此；然而在人類裏我却還沒有見過。他游泳着的時候，心裏只有一個念頭，『這回我和胡克要分個死活』。他已滴答滴答的響了好久，所以現在他一面

響着，一面不自覺了。假如他自己覺出是還在響着，他早就停住了，因為靠了滴克的聲音來爬上盜船，這雖是極機警的計策，却是他自己所未會想到的。

他自以為他是像一隻老鼠一般無聲無響的爬上了船；等到他看見海盜都畏葸的躲避着他，胡克擠在海盜羣中好像是聽見鱷魚來了似的那樣張皇，他也覺得詫異起來了。

鱷魚麼！彼得剛一想起鱷魚，立刻就聽見自己滴克滴克的聲音了。起初他真以為這聲音是從鱷魚那裏發出來的，於是急忙回轉頭者。他這纔曉得是他自己在響，他這纔明白當時的情況。『我是多麼聰明呀！』他立刻想，向孩子們做勢不要喝采。

在這時候，舵手愛德坦特從船首走過甲板來了。現在，讀者，請你們拿着錶來看着下面發生的事。彼得一刀砍得真準，並且砍得真

深。約翰用手按住這個倒運海盜的嘴，不令他發出臨死的呻吟聲。他向前栽下去了。四個孩子跑過去揪着他，怕他咕咚一聲響。彼得發令，一塊臭屍擲下海去了。一聲水響，隨後就是寂靜。這一共用了多少時間？

『一個！』斯賴特賴開始計數。

彼得躡足躲進了船艙；因為這時候已經有幾個海盜敢於鼓着勇氣向四面望了。他們現在可以聽見彼此驚惶喘息的聲音，這就可以證明那更可怕的聲音已經過去了。

『已經過去了，船長』，斯密說，揩揩眼鏡。『現在一點聲音都沒有了。』

胡克漸漸把頭從縐領裏伸出來，靜心細聽還有滴克滴克的迴聲沒有。一點聲音沒有，他抖擻精神挺直了身體。

『現在請走跳板罷！』他粗聲的吼，因為孩子們看見他這次的狠
狠，所以他格外的恨他們。他又開始唱起那兇狠的調子：

『呦喝，呦喝，跳躍着的板，

你們在板上面去走，

連人帶板一齊墜下去，

去見海底的大衛瓊斯叻！』

爲要把孩子們恐嚇得更厲害一點，他於是顧不得什麼威嚴，在想
像的跳板上作狂舞狀，一面唱着，一面向他們猶笑；跳完之後他說，
『你們在上跳板之前可要嘗嘗九節鞭的滋味嗎？』

他們聽說之後全跪下了。『不，不』，他們怪可憐的哀叫，海盜

都忍不住笑。

「去拿鞭子來，裴克斯」，胡克說，「就在船裏放着呢。」
船裏！彼得就在船裏呀！孩子們互相凝視。

「是，是」，裴克斯很高興的說，大踏步的走進船裏。他們眼望着他走進去，這時候胡克又唱起來了，他的部下應聲和着：

「呦喝，呦喝，抓人的貓，

它的尾巴就有九條，

若是抽在你們的脊背上，——」

最後一行是什麼，我們永遠不能知道，因為猛然間船裏發出一聲銳叫，打斷了歌聲。這一聲可怕的銳叫震徹了全船，然後就消滅了。

緊跟着又聽見一聲歡呼，孩子們聽了自然明白，可是海盜們聽了反覺得比前一聲銳叫更來得古怪。

『這是什麼？』胡克問。

『兩個』，斯賴特賴很莊嚴的說。

意大利人柴可猶豫了一下，隨後搖搖擺擺向艙裏走。他立刻蹣跚而出，面帶憂色。

『必耳裘克斯是怎麼一回事呀，你這個狗？』胡克怒叱着，逼迫着他。

『他怎麼一回事，他死啦，被刀殺啦』，柴可沉聲說。

『必耳裘克斯死了！』驚訝的海盜一齊喊。

『艙裏像地窖一般的黑』，柴可說得幾乎聽不清，『但是裏面有一種可怕的東西；就是你聽見喔喔的啼的那個東西。』

孩子們的得意，海盜們的沮喪，都被胡克看出來了。

「柴可」，他用最堅強的聲調說，「你回去給我捉來那東西。」

柴可是最勇敢的，也跪倒在船長面前，說，「不，不」；但是胡克舉起他的鐵爪嗚嗚的吼。

「你不去，柴可？」他沉思的說。

柴可去了，先無望的鼓動他的兩臂。現在歌聲是沒有了，全都靜聽着；又來了一聲臨死的銳叫，和一聲歡呼。

除了斯賴特賴，誰也沒說話。他說，「三個」。

胡克一舉手合集了他的部下。「豈有此理」，他暴躁如雷，「誰去給我捉來那怪物？」

「等着柴可出來再說罷」，斯大奇呻吟說，別人也都附和他。

「我好像聽見你願告奮勇，斯大奇」，胡克說，又嗚嗚的吼着。

『老天爺，我沒有！』斯大奇喊。

『我的鐵鉤以爲你是告奮勇來的』，胡克說着向他走過去。『我想你不得罪這個鉤子，斯大奇，比較的許是得計一點罷？』

『我絞死了也不進去』，斯大奇頑強的說，船上的水都擁護他。

『這不是叛變嗎？』胡克頂歡喜的問。『斯大奇是領袖！』

『船長，慈悲罷！』斯大奇嗚咽着說，渾身抖顫。

『來握手，斯大奇』，胡克說着伸出了他的鐵鉤。

斯大奇四望求援，但是全都背棄了他。他向後退，胡克向前進，現在他的眼裏露出紅光來了。一聲窸窣，海盜跳上了大砲，一躍下海。

『四個』，斯賴特頓說。

『現在』，胡克很客氣的說，『還有那一位先生要說叛變的話？』

提起一盞燈籠，舉起他的鐵爪作欲攫狀，『我自己去捉那怪物』，他說着走進了艙。

『五個』。斯賴特賴真想說這一句。他把嘴唇舐濕預備着說，但是胡克踉蹌而出，手裏沒有了燈籠。

『不曉得什麼東西吹滅了我的燈』，他有點不安定的說。

『不曉得什麼東西！』木林斯應聲說。

『柴可怎樣了？』奴得勒問。

『他死得像裘克斯一般了』，胡克簡單的說。

他猶豫不敢再進艙裏，使得衆盜發生不好的印象，叛變的聲音又起了。海盜沒有不迷信的，枯克遜就說，『一般人常說船上若是有了
一個來歷不明的人，這船一定是要倒霉的。』

『我也聽說過』，木林斯喃喃的說，『這樣的一個人終歸是要上

海盜船的。他有沒有尾巴，船長？」

「他們又都說」，又一個海盜說，陰壞的望着胡克，「他來的時候，那樣子實在是和船上最兇險的那個人一樣的。」

「他有沒有鐵爪，船長？」枯克遜很無禮的問；於是一個一個的都喊，「船是遭厄運了！」孩子們實在忍不住要歡呼了。胡克幾乎把這些囚犯都忘了，回頭看見了他們，忽然計上心來，臉上立刻亮起來了。

「夥計們」，他向他的水手們說，「我有一計。把艙門打開，把他們趕進去。讓他們去拚命罷。假如他們能把那怪物殺死，那更好；假如他把他們都殺死，我們也不吃虧。」

衆海盜這是最末次欽佩他了，於是忠誠的按照他的命令去做。孩子們假裝出掙扎的樣子，終於被趕進艙裏，艙門也關上了。

『現在，靜聽！』胡克喊，大家都靜聽了。但是沒有一個人敢向着門望。有，有一個，文黛，她是一直的被綁在桅竿上的。她等着的不是要聽那銳叫或歡呼聲，她是等着彼得再出現。

她不用等多久。在艙裏他找到了他所要找的東西：找到了能開孩子們鑰鑄的鑰匙，他們現在都跑出來去找各項的武器。他先向他們做勢叫他們藏起來，隨後彼得割斷了文黛的繩縛，現在他們若是一齊飛走，那是再容易沒有的事；但是有一件事攔阻了他們，就是這句咒誓，『這回我和胡克分個死活。』所以他放了文黛之後就低聲向她說教她也和孩子們藏在一起，他自己站在桅杆前面，披上文黛的外衣，代替她的位置。他吸滿了一口氣，大聲的歡叫。

海盜聽了這一聲啼，以為孩子們在艙裏全被殺死了；大家都惶恐萬分。胡克想教他們鎮靜，但是這羣走狗那裏聽他的話，露出了尖牙

給他看，假如他不釘視着他們，他知道他們會跳過來咬他。

『夥計們』，他說，預備和他們敷衍，或是用武，看情形而定，但是絕不畏葷，『我已經想出道理來了。船上有個不吉利的周納 (Jonah)。』

『是呀』，他們怒喝着說，『就是有鐵爪的那個人。』

『不是的，夥計們，是個女人。海盜船上若是有個女人，總是不吉利的。她走了就好了。』

有些個想起來佛林特是曾這樣說過。『值得試試』，他們懷疑的說。

『把那個女人擲下海去』，胡克喊；他們就向披着外衣的那人形衝去。

『小姐，現在沒人能救你了』，木林斯譏笑的說。

「有一個人能救我」，那個人形回答說。

「是誰？」

「報讎人潘彼得！」是可怕的回答；一面說着彼得一面就把外衣打開了。他們於是這纔曉得在艙裏做怪的是誰，胡克兩次想說話，兩次說不出話來。在那可怕的一瞬間，我恐怕他的兇狠的心都碎了。

後來他喊出，「撕裂他的胸脯！」但是沒有自信力了。

「出來，孩子們，殺賊！」彼得大聲叫；立刻全船上充滿了刀兵鏗鏘的聲音。假如海盜能合在一起，他們一定可以得勝；但是在他們毫無佈置的時候突然襲擊，他們只得東跑西跑，亂殺亂砍，每人都以為自己是最後的一個。若是一個鬪一個，他們是比較的確多了；但是他們是取守勢，所以孩子們兩個兩個的來打，並且還可以挑選敵手。海盜有的跳下海去，有的藏在暗處，但是被斯賴特賴找出來了，他不

門，他用燈籠向他們臉上照，照得他們的眼睛看不清楚了，然後就很容易的被別個孩子給結果了。船上沒有什麼聲音，只有刀兵接觸聲，有時有幾聲叫喊或水濺的聲音，還有斯賴特賴單調的數着——五個——六個——七個——八個——九個——十個——十一個。

一羣兇野的孩子圍繞着胡克的時候，我想其餘的海盜大概是都死完了，胡克好像是有魔術一般，孩子們竟不得近身。他們把他的夥計們都殺死了，但是這個人還可以和他們全體來鬪。他們屢次的猛攻，但是他屢次的殺退他們。他用他的鐵鈎挑起了一個孩子，用孩子來做盾，這時候又有一個人剛殺死木林斯也來跳進了戰圍。

『收起你們的刀來，孩子們』，這個新來的人喊，『這個人是我們的。』

胡克於是面對着彼得了。孩子們都退後，圍着站成一個圈子。

兩個敵人對看了半晌，胡克有點發抖，彼得臉上露着奇異的笑容。

「那麼，潘」，胡克終於說，「原來這全是你幹的事。」

「是的，哲姆斯胡克」，他莊嚴的回答，「全是我幹的。」

「驕傲無禮的青年」，胡克說，「你準備受死罷。」

「兇惡的人」，彼得回答說，「你送命罷。」

不再多話，兩人動起手來，當時不分勝負。彼得的劍法極精，躲閃迅速；他不時的乘虛擊懈猛然一刺，突破敵人的防禦，但是喫虧胳膊太短，不能伸得遠，不能刺得深。胡克也不弱，但是手腕沒有他靈活，靠了他的猛攻的力量能壓退對方，希望用巴白鳩在立歐教他的那個刺法給敵人一個最後的致命傷；但是他很驚訝，屢刺不中。他的鐵鈞在半空亂舞了半天，所以他想迫近敵人用鐵鈞來殺；但是彼得低着

身子向前猛刺，竟刺進了他的肋骨。他看見了自己的血，你們記得他最慌的就是這個血的顏色，他的刀從手裏落下，他現在要受彼得的支配了。

『啊呀』，孩子們齊聲喝采，但是彼得做出極莊嚴的姿勢請他的對手拾起他的刀來。胡克立刻就拾了起來，但是心裏起了一種悲慘的感覺，覺得彼得是很有禮貌。

他一向以為和他作戰的是個惡魔，但是他現在起了更可怕的疑心了。

『潘，你是誰，你究竟是什麼？』他粗聲的喊。

『我是青春，我是喜悅』，彼得立刻回答說，『我是從蛋殼裏跳出來的一隻小鳥。』

這當然是胡說；但是對於不幸的胡克這已足證明彼得尚不知他自

已是什麼是誰，而這樣無知無識又實在是禮貌的上乘了。

『再來受死』，他失望的喊。

他現在像打禾一般的痛殺，隨便什麼人什麼孩子若是碰上了他的刀，都會被斬成兩段；但是彼得在他四圍飛來飛去，好像刀飛起來的時候的風把他從危險的區域裏吹開了一般。他還不時的鑽進去刺擊。

胡克無心戀戰。他現在也不盼望能夠活命；只盼在死前能得到一個安慰：就是看出彼得的失禮。

他不敢再戰，逃進了火藥庫，點着了火。

『兩分鐘之內』，他喊，『全船就要炸成粉碎。』

他想，這回看各人的真面目罷。

但是彼得馬上從火藥庫裏跑出來，手拿着藥彈，不慌不忙的丟到海裏去了。

胡克的這種舉動算得正當嗎？他雖然是個走入邪路的人，我們不能和他表同情，但是他却能守海盜特有的規矩。這時候別的孩子們都在圍攻他，他在船板上蹣跚的走着，無精打采的向他們還擊，現在他的心是不在他們身上，他這時候的心已經回到童時的遊戲場上去了，也許末次被傳到校長那裏去了，也許是正站在一面最難破的牆下看着別人作拍牆遊戲。他的鞋子背心領結襪子都整齊楚楚。

哲姆斯胡克，你究竟不能說不是一條好漢，再見罷！

因為現在我們已經來到他最後的一瞬了。

彼得把着刀向他殺來，他跳上了船舷，跳下了海。他不曉得鱈魚是在等候着他，因為我們故意的使得鐘不響了，所以他無從知道：這總算是我們最後對他的一點敬意。

他最後的一點勝利，我們也不可不起。他站在船舷上，看着彼

得飛了過來，他就故意的做出一種姿勢，教他用腳來踢。彼得果然用腳踢，沒用刀刺。

胡克總算得到他最後的要求。

『失禮了！』他譏笑的喊，於是心滿意足的掉到鱈魚口裏去了。

哲姆斯胡克就這樣的死了。

『十七個』，斯賴特顯喊出；他的數目並不確。那一晚十五個伏了法，但是有兩個逃到岸上：斯大奇被紅人捉了去，教他做他們的嬰孩的看護，這不能不說是海盜的末路；還有斯密，以後戴着眼鏡在世界上胡混，沒有安定的生活，因為他喜歡說他是哲姆斯胡克所怕的惟一的人。

文黛當然是旁觀，沒加入戰爭，雖然也閃耀着眼睛望着彼得；現在戰事過去了，她又成爲重要的人了。

她一律的稱讚他們，邁克爾指給她看他殺死一個海盜的那個地方，她還高興的發抖；隨後她把他們領進了胡克的艙，指着牆上一個釘子上挂着的胡克的錶。錶說的是『一點半了！』

時間的晚是最大的一件事。她趕快把孩子們安排在海盜的艙舖上睡了；只有彼得在甲板上走來走去，終於睡倒在大砲的旁邊。他夜裏又做了夢，睡中哭喊了許久，文黛緊緊的摟着他。

第十五章 這回我和胡克分個死活

第十六章

回家

第二天清早五點半鐘，大家都忙着跑動。因為海潮起了，禿禿是水手長，一手擎着繩子，同時口裏嚼着烟葉。他們全都穿起了海盜的衣裳，由膝蓋的地方剪下去一截，臉都刮得光光的，從艙口裏跳出來，說起話來真有水手的口音，手拉着褲子。

誰是船長，那用不着說的了。泥布斯和約翰是大副二副。船上有一位女客。其餘的全是水手，住在前艙。彼得已經在把舵，跟着又召集了水手，向他們短短的訓話一番，他說他願大家都勤謹服務，又說

他曉得他們都是立歐和金岸的蠢材，誰敢抗命，就把誰撕成好幾塊。他這幾句狂謾的話，水手聽得懂，大家都歡呼不已。隨後他下了幾道嚴峻的命令，大家就掉轉船身向着大陸駛去。

潘船長看了船上的圖表以後，預計天氣若是不變，大約六月廿一日可以到柯鄒來斯，到了那裏以後飛行可以省些時間。

他們當中，有人願意這船做一個安分守己的船，有的願意還做海盜的生涯；但是船長把他們當做狗一般的待，所以即使用連環署名的方法他們也不敢發表意見。絕對服從是惟一的穩當的方法。斯頓特賴有一次奉命測水，面上露出煩惱的樣子，便被打十二下。大家都以為彼得故作誠謹的樣子，好去文黛的疑心，不過等到他那套新衣服做成之後也許還有變動，那套衣服是由胡克最兇惡的一件衣服改做的，是文黛本心不願做的。後來大家議論，他頭一夜穿上了這件衣服，很久

的坐在胡克的艙裏，口裏銜着胡克的煙袋，一隻手握著拳頭，只伸着一根無名指，一伸一曲的像鐵鈎一般的作嚇人狀。

船上的事情且擱過不提，我們現在回到那個寂寞的家庭，我們的三個角色無情的從那裏逃走，已經是這樣的久了。說起來慚愧，這樣久沒提起十四號來。不過我們敢說定，達林夫人一定不會怪我們。假如我們早一點回來以悲哀的同情探望她，她也許會要說，『別傻了，我有什麼要緊？快回去招護孩子罷。』母親總是如此，所以孩子們纔敢於放心大胆的不回家。

我們現在又提起孩子的家，也不過是因為孩子們已經在歸程上罷了；我們不過是走到他們的前面去看看他們的床預備好了沒有，再告訴達林先生和夫人今晚不要出外。我們不過是聽差的罷了。不過爲什麼要把他們的床預備好了呢，他們既是毫無心肝的逃走？假如他們回

到家來，正趕巧父母都不在家都到鄉下閒遊去了，這不是很好的報復嗎？這是他們應得的教訓，不過我們若是這樣做，達林夫人永遠不會饒恕我們的了。

有一件事我極願做，像一般作小說的人一樣，我願告訴她孩子們是回來了，下一個禮拜四就可到家。這樣一來，文黛約翰邁克爾預定的突然歸家的計劃又算是全毀了。他們在船上計劃着：母親的狂喜，父親的歡叫，娜娜撲過來撲抱他們，然而這全要祕密的籌劃才成。預先把消息洩露出來，毀他們的計劃，那多有趣；等到他們堂皇的走進家門，達林夫人也許不給文黛吻親，達林先生也許惱怒的說，『混帳，那些孩子又回來了。』但是我們也得不到感謝。我們現在已經曉得達林夫人的爲人了，她還許一定要怪我們不該打消孩子們的一點小小的快樂呢。

『但是，太太，到下一個禮拜四，還有十天哩；我們源源本本的告訴你，還可省得你十天的不樂呢。』

『不錯，但是代價多大呀！損失孩子們十分鐘的快樂。』

『啊，你若這樣想，那也無法了！』

『但是還有什麼別的看法呢？』

你們看，這女人的態度不對。我本想說她的好話；但是我看不起她，我不再提她們了。其實我用不着告訴她安排一切，因為一切都安排好了。床都鋪得好好的，她也從沒有離開家，還要注意，窗子是開着的。我們對她是沒有用處的，還是回到船上去罷。不過我們既來了，不妨停在這裏觀看觀看。我們本來就是旁觀者。誰要我們呢！所以我們就看着罷，說幾句不中聽的話，讓他們有的聽了難受。

孩子房裏惟一的變動就是，從九點起到六點，狗窩不在屋裏放着

了。自從孩子飛走以後，達林先生從骨子裏感覺得錯處全在於他把娜鎖起來，並且娜是自始至終的比他聰明。當然，我們早已看出來。他是個簡單的人；他若是能把頭上的禿頂取消，他還是個孩子；但是他很有正義的心，並且凡他所認為是的，他有勇敢去做；孩子飛走之後，他仔細思量，於是四肢着地爬進了狗窩。達林夫人極力請他出來，他堅決的悲慘的回答說：

『不，我的愛人，這是我應該住的地方。』

他悔恨已極，發誓說孩子們回來的時候他纔肯出狗窩。當然這是一件遺憾的事，不過達林先生做事一向喜歡過度，否則便整個的不做了。當初最驕傲不過的喬治達林，現在變成最謙卑不過了，晚上坐在狗窩裏和他的妻談論他們的孩子和孩子們的可愛。

他對娜的恭敬真怪惹人憐的。他不准她走進狗窩裏來，關於別

的事他沒有順從她的。

天天早晨達林先生坐在狗窩裏，連窩抬到一部車子上，把他帶到公事房去，晚上六點鐘再照樣的運回來。我們要記得這人對於鄰居的批評是非常介意的，所以我們可以看出這人的品格是何等的堅強：現在這人的行動到處引起人們的驚詫的注意了。他的內心一定是極苦痛的；但他的外表還能保持鎮靜，小孩子們批評他的小屋子，他也不惱，若是有女太太探頭向狗窩裏望，他還恭敬的脫帽。

這固然太古怪，不過却是莊嚴的一件事。不久這內幕的意義傳漏出去，社會上大受感動。成羣的人追隨着他的車，歡呼不置；美貌的女郎爬上車去要他親筆簽名；上等報紙都記載訪問的新聞，富紳邀請他去吃飯，並且還加這樣一句，『務請坐在狗窩裏來。』

在那多事的禮拜四晚，達林夫人正坐在孩子房裏等着喬治回家：

她真是怪可憐的女人。我們現在細看看她，想想從前的丰采，祇因為孩子失掉便丰采全無，我現在實在不忍說她的壞話了。如其她是太愛她的無聊的孩子，她也實在是無法。你看，她坐在椅子上面睡着了。看她的嘴角，那原是一個人最美的地方，現在差不多是都乾枯了。她的手不住的在胸上動，好像那裏痛的樣子。有人最愛彼得，有人最愛文黛，但是我最愛她。現在譬如說，為的使她喜歡，我們姑且在她睡中低聲告訴她孩子們是回來了。他們離窗口實在是還有二里路以內的距離，正在飛得很有勁，不過我們只消輕聲告訴她孩子們正在路上就夠了。我們告訴罷！

我們不該告訴她，因為她立刻跳起來了，喊着他們的名字；屋裏除了娜娜沒有一個人。

『啊，娜娜，我夢見我的孩子們回來了。』

娜娜睡眠模糊，舉起她的掌來放在主婦的腿上，她們就這樣的坐着，一直等到狗窩運回家來。達林先生探出頭來和他的妻親嘴，我們可以看到他的臉色比前憔悴，但也比前溫和。

他把帽子交給梨采，她不屑的接過了去，因為她是沒有想像力的，不能懂這人的用意安在。追車而來的羣衆還在外面歡叫，他當然不能無動於衷。

『聽聽他們』，他說，『實在很令人喜歡。』

『裏面有不少的小孩子』，梨采譏笑說。

『今天裏面很有幾個成年的人』，他紅着臉告訴她，但是她搖搖頭，他也就沒有說什麼。他的事業的成功並沒有把他的脾氣變壞，把他變得更和善了。他把頭探在外面坐了半晌，和達林夫人談他的事業，緊緊的握着她的手，她說她願他的事業不要改變了他的為人。

『但是假如我是一個軟弱的人呢』，他說，『天啊，假如我是一個軟弱的人呢！』

『喬治』，她畏縮的說，『你還是像從前那樣的悔恨，是不是？』
『我是依然悔恨，愛人！看看我受的懲罰：住在狗窩裏。』
『這是懲罰，是不是，喬治？你果然一定是不享受這個嗎？』
『我的乖！』

她當然求他的饒恕；他覺得疲倦，彎着倒在狗窩裏了。

『你彈着琴助我睡，好不好？』他問。她走過去的時候，他無心的說，『關上那個窗戶。我覺得有穿堂風。』

『喬治，永遠別教我做這件事。窗子永遠是要給他們開着的，永遠，永遠。』

這回他向她求饒了；她走到孩子白晝玩的那門房裏去彈琴，不

久他就睡着了；他正睡的時候，文黛約翰和邁克爾都飛進來了。

不對的。我們這樣寫，因為我們離開船上的時候他們原是這樣計劃的；不過我們去後一定發生了什麼變故，因為現在飛進的不是他們，却是彼得與玆克鐘兒。

彼得的頭幾句話就可以解釋一切了。

『快，玆克』，他低聲說，『關上窗子；上門！對了。我們現在由門口出去罷。等文黛回來的時候，她一定以為她的父母把她關在外面了，她只好和我飛轉回去了。』

我現在纔打破啞謎，為什麼彼得殺死海盜之後自己不回到島上去，派玆克護送孩子們回家。原來這個陰謀在他心上好久了。

他不覺得他這種舉動是很壞的，他樂得舞起來了；隨後他向孩子房裏偷看是誰在彈琴。他低聲向玆克說，『這就是文黛的母親！她是

很美的一個女人，不過沒有我的母親美。你看她的嘴上全是頂針，不過沒有我的母親嘴上的多。」

當然關於他的母親他是什麼也不曉得；但是他有時喜歡誇耀的談起她來。

他不知琴上彈的是什麼調子！實在是『家庭快樂家庭』那一曲，但是他知道這調子說的是，『回來，文黛，文黛，文黛；』他得意的說，『你永遠不能看見文黛回來了，因為窗子門上了！』

他又向裏偷看，為什麼音樂忽然停了，只見達林夫人把頭倚在琴上，兩顆淚珠在她的眼裏。

『她要我打開窗子』，彼得想，『但是我偏不，我不！』

他再偷看，淚珠還在那裏，但是另兩顆佔着那個位置。

『她真十分的愛文黛』，他向自己說。他現在惱恨她，因為她不

明白爲什麼她不能再有文黛。

理由很簡單：『我也歡喜文黛。我們不能兩個人都要她呀，太太。』

但是她不肯承認這點事實，他很不快樂。他不再看她，但是她還不饒他。他跳來跳去的做鬼臉，但是他停住的時候，好像他在他的心裏敲着似的。

『啊，好罷』，他最後說，咽一口氣。他於是打開了窗子。『走罷，打克』，他說，極可怕的譏嘲着自然的法則；『我們是決不要蠢母親的』；他飛走了。

於是文黛約翰和邁克爾看見窗子究竟還是給他們開着的，這當然是超過他們分內應得的待遇。他們毫不慚作的落在地板上，最小的這一位已經連家都不記得了。

『約翰』，他說着懷疑的向四面望，『這地方我記得從前到過似的。』

『你當然到過，你這蠢東西。那就是你的舊床呀。』

『不錯的』，邁克爾說，還不十分堅信。

『我說』，約翰說，『看這個狗窩！』他飛奔過去看。

『或者娜娜不在裏面罷』，文黛說。

但是約翰口吹作響。『喂』，他說，『裏面有個男人哩。』

『是父親呀！』文黛驚呼。

『我看看父親』，邁克爾焦急的請求，他細細的看了一眼。『他還沒有我殺死的那個海盜大哩』，他說着露出極明顯的失望的態度，我不能不覺得幸運，達林先生這時是正在睡着了；假如這就是他聽見他的小邁克爾見面就說的一句話，那多麼使他傷心呀。

文黛與約翰看見父親睡在狗窩裏，都大吃一驚。

『當然』，約翰像一個對自己的記憶失了信仰的人一般的說，『他不會是一向就睡在狗窩裏罷？』

『約翰』，文黛抖顫的說，『也許我們對於從前的生活的記憶不像我們所想的那樣真確罷。』

他們都覺得一陣發冷；這活該！

『母親真是疏忽』，這個年青的流氓約翰說，『我們回來了，她也不在這裏等着。』

這時候達林夫人又彈起琴來了。

『這是母親！』文黛叫，向裏偷看。

『可不是嗎！』約翰說。

『那麼你並不真是我們的母親，文黛？』邁克爾問，他一定是想

睡了。

『啊乖乖』，文黛鶯嘆說，第一次感到懺悔，『這真是我們該回來的時候了。』

『我們偷進去』，約翰提議說，『我們用手蒙她的眼睛。』
但是文黛知道他們該用更溫和一點的方法來宣佈這段快樂的消息，她有更好的辦法。

『我們全都睡到床上去，躺着等她進來，就好像我們從來沒有走開過一般。』

於是達林夫人走進孩子的睡房，來看達林先生睡着沒有，這時候每個床上都有人睡了。孩子們等着她快樂得叫起來，但是沒有。她看見他們了，但她不相信他們是真在那裏。她常常在夢中看見他們在那裏，所以她以為這回仍然是夢。

她坐在火旁邊的椅子上，從前她總是坐在那裏喂他們乳。他們不能了解這一點，三個孩子都冷了半截。

『母親！』文黛叫起來。

『這是文黛』，她說，但是她以為這一定是夢。

『母親！』

『這是約翰』，她說。

『母親！』邁克爾喊，現在他認識她了。

『這是邁克爾』，她說，伸出胳膊來抱這三個永不能再抱的自私的孩子。但是，抱着了，抱着了文黛約翰和邁克爾，因為他們已從床上跳出來跑到她身邊了。

『喬治，喬治！』她說出話來的時候便大喊；達林先生醒起分享了她的愉快，娜娜也跑進來了。這景象是再可愛也沒有，但是這時候沒

人來看，除了一個小孩子從窗子向裏望。他有不可勝計的喜悅，別個孩子永遠不能知道的；但是他從窗裏望到的這一種喜悅，是他永遠不能享受到的了。

第十七章

文黛長成之後

我盼望你們都願意知道其餘的孩子們的下落。他們都在底下等着呢，等着文黛替他們解釋，他們數到五百的時候便走上來了。他們是從樓梯上來的，因為他們以為這樣可以得到較好的印象。他們在達林夫人面前站成一排，都脫掉帽子，都希望穿的不是海盜的衣服。他們沒說什麼，但是他們的眼睛露出求她收留的樣子。他們應該也望着達林先生，但是他們把他忘了。

當然達林夫人立刻就說願意收留他們；但是達林先生非常的不高

興，他們看出他一定是以爲六個是太多了。

他向文黛說，『我想你做起事來，一定不願意一半一半的做罷』，這句話裏有刺，雙生兒以爲是對他們而發的。

第一個雙生兒比較的傲一點，漲紅了臉問，『你是不是覺得我們人數太多了，先生？因爲你果然這樣覺得，我們可以走的。』

『爸爸！』文黛驚詫的叫起來。但是他的臉上還露着不豫之色。他曉得他的態度是不大方，但是他沒法子。

『我們可以擠起來睡』，泥布斯說。

『我一向是親手給他們剪髮的』，文黛說。

『喬治！』達林夫人驚嘆說，看了他的親愛的丈夫做出這樣不大方的樣子，很覺得難受。

他的淚迸出來了，真象於是大明。他說他也和她一樣的喜歡收留

他們，不過他覺得他們不該專問她，也該問他纔對，不該在他的自己家裏而把他當作一個無足輕重的人。

『我並不覺得他是一個無足輕重的人』，禿禿立刻喊。『小捲毛，你覺得他是一個無足輕重的人嗎？』

『我不。你覺得他是一個無足輕重的人嗎？斯賴特賴？』

『我不。雙生兒，你們覺得他是嗎？』

沒有一個孩子覺得他是一個無足輕重的人，他很蠢的表示滿意了，他說他可以把他們安置在客廳裏。假如他們是合式的。

『我們住着一定合式，先生』，他們確告他。

『那麼跟着我來』，他快樂的叫。『我告訴你們，我不敢說一定我有一間客廳，不過我們假裝我們有，那是一樣的。哇哈哈！』

他舞着出去，他們也都叫『哇哈哈！』隨着舞了出去，去找客

廳。他們究竟找到沒有，我也不記得了，不過他們總可找到幾個屋角，都很合式的住起來了。

至於彼得，他飛走之前還看了文黛一次。他並未靠近窗戶，不過在經過的時候順便在窗上一拂，爲的是假如文黛願意她還可以開開窗子喊他。她真這樣做了。

『喂，文黛，再會罷』，他說。

『啊我的愛，你要去了麼？』

『是的。』

『彼得，你不要向我父母談談那件甜蜜的事嗎？』她抖顫着說。

『不。』

『關於我，彼得？』

『不。』

達林夫人走到窗前，現在她是很留心的望着文黛。她告訴彼得她已收留下其餘的孩子，很願意也收留他。

『你要送我上學校罷？』他很精明的問。

『是的。』

『然後再送我到一個公事房？』

『我想是的。』

『不久我變爲一個成年的男人？』

『不久。』

『我就不願上學校去學那些嚴肅的東西』，他憤憤的告訴她。
『我就不願做成年的人。文黛的母親啊，假如我醒起來摸摸嘴上長了鬍鬚，那多麼難堪！』

文黛安慰他說，『彼得，我愛你有鬍鬚』；達林夫人伸臂招他，

但是他拒絕了她。

『夫人，你退後罷，沒人能捉住我使我變成一個成年的人。』

『但是你到那裏去過活呢？』

『汀克陪着我住在我們給文黛造的那個小屋裏。我托小仙把小屋抬到樹頂上去，她們都是住在樹頂上的。』

『那多麼可愛！』文黛艷羨的說，嚇得達林夫人更拉緊了她。

『我想所有的小仙大概都死了』，達林夫人說。

『但是總有新生的年輕的仙女』，文黛解釋說，關於這事她現在懂得多了，『因為新生的嬰孩第一次笑的時候，便有一個小仙降生，所以嬰孩總是有，小仙也總是有。他們住在樹頂巢上，紫色的是男的，白色的是女的，藍色的是自己也不知是男是女的糊塗東西。』

『我的樂趣多着呢』，彼得一眼望着文黛說。

『晚上一個人坐在爐邊也有一點寂寞哩』，文黛說。

『我有汀克作伴。』

『汀克有許多事做不來呀』，她酸辣的提醒他。

『背後說壞話的東西！』汀克從不知那一個角裏賊出來。

『那沒關係』，彼得說。

『啊彼得，你自己知道是有關係的。』

『那麼你就同我到小屋去罷？』

『我可以去嗎，媽媽？』

『當然不可以。我好容易得到你，我再也不能讓你離開家了。』

『但是他真需要一個母親呢。』

『你也需要一個母親，我的乖。』

『啊，好罷』，彼得說，好像他只不過爲了客氣纔這樣要求似的；

但是達林夫人看見他的嘴撇了，於是這樣的慷慨的建議：教文黛每年到他那裏去一個星期，替他做春季大掃除。文黛願意有個比較固定的辦法，並且現在離春天還早得很，但是彼得已經滿意而去。他是沒有時間觀念的，頂喜歡各處冒險去，我所告訴你們的關於他的話，其實是不及萬分之一。我想文黛一定知道這一點，所以她最後向他說這樣悲傷的話：

『你不要忘記我，彼得，在春季掃除以前你別忘了我？』
當然彼得答應了，隨後就飛走了。他把達林夫人的一吻也帶走了。

這一吻，誰也得不到的，但是彼得得來很易。可笑。但是她滿足了。
孩子們當然都進學校了；大半都插進了第三級，但是斯賴特賴先進了第四級，後來又改到第五級。第一級是最高的一級。他們上學不到一星期，就後悔不該離開那島上，但是現在已經晚了，於是像你我

或小詹金斯一樣的安分的活下去了。說來可憐，他們飛的本領漸漸消失了。最後娜娜把他們的脚細到床桿上，防備他們夜裏飛走；他們白天的一種消遣法就是假裝做從公共汽車上掉下來；但是後來他們漸漸的也就不牽扯他們床上的縛綁，並且從汽車上掉下來還真受了傷。到後來帽子吹落他們都不能飛過去捉。缺乏練習，他們說；但是真的意義是他們不再相信了。

邁克爾比別個孩子相信得久些，雖然他們都譏笑他；所以第一年末彼得來找文黛的時候，他還和文黛在一起。她穿着在永無島上用樹葉和草葉織成的外衣，隨着彼得飛去，她惟一怕的一件事就是，怕彼得看出這件衣服的短，但是他從沒看出，他說他自己的事還說不完哩。

她盼望和他談些已往的事，但是新的事蹟已經充滿了他的心，來

不及談舊事了。

『船長胡克是誰？』他問，當她提起這個大敵的時候。

『你不記得嗎』，她驚訝的問，『你當初怎樣殺死他，救了我們的命？』

『我殺死了他們之後就把他們忘了』；他隨隨便便的說。

她說玳克鐘兒看見她也不知歡喜不歡喜，他說，『玳克鐘兒是誰？』

『啊，彼得！』她驚詫極了說；她雖然解釋，他也記不起了。

『她們這樣的東西多得很多，我想她現在大概已經不在了』，他說。

他說得不錯，因為仙女是活不長的，不過她們很小，短短的時間在她們看來已是很長了。

過去的一年對於彼得好像是昨天一樣，文黛也覺得難過；因為她

覺得這一年實在是等得很久。但是他依然如從前一樣的可愛，於是他們歡天喜地的在樹頂小屋裏掃除了一番。

第二年他沒有來接她。她穿好一件新衣候著，因為舊的一件簡直小得穿不上。但是他沒來。

『他也許是病了』，邁克爾說。

『你要知道他從來不病的。』

邁克爾走近向她低聲說，打了一個冷戰，『也許本來就沒有這樣一個人罷，文黛！』假如邁克爾沒哭，文黛也會要哭。

再過一年到春季掃除的時候，彼得來了，最奇怪的是他從不知道他跳過了一年。

這是文黛最後一次看見他。爲了他的緣故，她很想設法不要再多苦痛；她得到一般普通學識的獎品的時候，她很覺得對不起他。一年

一年的過去，彼得總是不來；後來見着的時候，文黛已是嫁過的女子，那時候她看起來彼得來也不過如同她放玩具的匣子裏的一把灰塵罷了。文黛長成了。你不必替她抱憾。她正是願意長成的那一類。並且到後來她還甘心情願的比別個女子長得快一天。

孩子們這時候全長成了，全完了；不值得再提起他們。你們天天可以看見雙生兒，泥布斯，和小捲毛到公事房去，每人帶着一個小皮包和一把傘。邁克爾是機器師。斯賴特賴娶了一位貴族女子，他也變成爵士了。你們看見那位戴着假髮的審判官從鐵門裏出來沒有？從前就叫秃秃。那個長鬍鬚的人，沒有一個故事可以講給他的孩子們聽，他就是約翰。

文黛出嫁那天穿的是白衣服粉紅腰帶。想來也怪，彼得竟沒有飛進禮拜堂禁止宣布結婚。

年華如流水，文黛生了一個女兒。這件事不該蘸墨水寫，該用泥金來寫。

她名叫琴。她的樣子很怪，好像發問的樣子，好像生下來的時候她就要發問似的。等到她長大一點可以發問的時候，所問的大半都是關於潘彼得。她愛聽彼得的事，文黛就她所能記起的用最合乎小孩的方法講給她聽，當初那次著名的飛行是怎樣發生的。孩子房現在是歸琴住了，因為她的父親向文黛的父親廉價買過來了，因為文黛的不喜歡樓房了。達林夫人已死，被人遺忘了。

現在孩子房裏只有兩張床，琴一個，她的看媽一個。狗窩也沒有了，因為娜娜也放了。她是老死的，最後幾年她脾氣很壞，因為她確信只有她曉得怎樣招護孩子。

每星期琴的看媽有一晚的例假，那時文黛招護她睡。那是講故事

的時候。琴發明的，把床單蒙起她和她母親的頭，作帳篷狀，在黑暗中低聲的說：——

『你現在看見什麼？』

『我今晚什麼也看不見』，文黛說，假如娜娜在這裏，她知道她一定不准再談下去。

『你看得見』，琴說，『你做小姑娘的時候你看得見。』

『那是好久以前的事了，乖』，文黛說。『唉，時光飛的真快！』

『時候會飛嗎？』這個機伶的孩子問，『也像你做小姑娘時候一樣會飛嗎？』

『像我那樣飛！你曉得罷，琴，我有時還懷疑我自己究竟真飛過沒有。』

『你飛過。』

『我從前能飛的可愛的時代，而今安在！』

『媽，你現在爲什麼不能飛了？』

『因爲我長成了，乖，一個人長成了便要忘記怎樣飛。』

『他們爲什麼忘了怎樣飛呢？』

『因爲他們不再歡樂，失了天真，有心思了。只有歡樂的天真的沒有心腸的纔會飛。』

『什麼叫做歡樂的天真的沒有心腸的？我願我也是歡樂的天真的沒有心腸的。』

文黛或者是醒悟了。她說，『我相信，一定還是這個孩子房的緣故！』

『我也相信是』，琴說。『講下去！』

於是文黛從頭講起，彼得那一夜如何如何飛進來尋他的影子。

『那個傻孩子』，文黛說，『想用胰子去黏，黏不上他就哭，把我哭醒了，我替他縫上了。』

『你掉了一段』，琴插嘴說，她現在比她母親還記得清楚。『你看見他坐在地板上哭，你說什麼來的？』

『我在床上坐起來說，「孩子，你爲什麼哭？」』

『對了對了』，琴說，喘一口大氣。

『隨後他帶我們飛到永無島上，小仙，海盜，紅人，鮫人的珊瑚湖，地下之家，以及小屋。』

『對了！你最愛那一件？』

『我最愛地下之家。』

『是的，我也是。彼得最後向你說的是什麼？』

『他最後向我說的是，「只消永遠的等着我，有一夜你總可聽到

我的啼聲」。

『對了！』

『但是，唉，他完全忘記我了。』文黛微笑着說。她已長大到這個地步。

『他的啼聲像什麼？』有一晚琴問。

『像這樣』，文黛說着便模倣彼得的啼聲。

『不，不對的』，琴莊嚴的說，『是這樣的』；她果然比她母親模倣得好多了。

文黛頗有一點驚訝。『我的乖，你怎樣能知道呢？』

『我睡的時候常聽見的』，琴說。

『啊對了，許多小女孩睡着都聽見的，不過只有我能醒着聽到。』

『你多好運氣！』琴說。

有一夜悲劇來了。正在春天，那一晚剛講完故事，琴在床上睡着。文黛坐在地板上，靠近爐火，借着火光補襪子，因為屋裏沒有別的亮了。她正坐着補襪子，她聽到了一聲啼。窗子還像從前一般的吹開了，彼得落到地板上。

他完全和從前一樣，文黛看見他的乳牙還是全沒換掉。

他是一個小孩子，而她是成人了。她在火旁縮成一團，不敢動彈，窘迫而媿作，一個大女人！

『喂，文黛』，他說，他沒有看出什麼不同的地方，因為他一向只想他自己，在灰暗的光下，她的白衣服很可看做是他初見她時的那件夜衣。

『喂，彼得』，她無精打采的回答，極力想把自己擠緊得愈小愈好。她覺得心裏有點什麼在喊，『女人，女人，你放我走。』

『喂，約翰那裏去了？』他問，因為他猛然看見少了第三張床。

『約翰不在這裏了』，她喘息說。

『邁克爾睡了麼？』他問，隨隨便便的望了琴一眼。

『睡了』，她回答說，她現在覺得對不起琴，也對不起彼得。

『這不是邁克爾』，她趕快說，否則要受責備。

彼得過去一看。『喂，是一個新的嗎？』

『是。』

『男的，女的？』

『女的。』

現在他應當明白了，但是他一點也不明白。

『彼得』，她顫聲着說，『你盼望我和你飛去嗎？』

『當然；我就是爲這個來的。』他莊嚴的又說，『你忘了這是春

季掃除的時候了麼？」

她知道用不着再和他說有好多春季掃除都放過去了。

『我不能去』，她道歉的說。『我忘記怎樣飛了。』

『我立刻可以再教你。』

『啊，彼得，不用在我身上再糟踏仙粉了。』

她立起身來，他終於感到一個恐懼。

『怎麼回事？』他喊叫，嚇得倒退。

『我去開燈』，她說，『你自己就可以看懂了。』

彼得有生以來，只有這一次他怕了。『別開燈』，他喊。

她用手撫弄着他的頭髮。她並不是一個小女孩子爲他傷心，她現

在是個大女人，對一切只有微笑，但是含淚的微笑。

隨後她開了燈，彼得看見了。他痛苦得大叫；這個又高又美的人

俯下身去要抱他，他趕緊退後。

『怎麼回事？』他又問。

她不能不告訴他了。

『我老了，彼得。我已經二十多歲了。我早已長成了。』

『你答應我不長成！』

『我自己也無法。我是嫁過的女人了，彼得。』

『不，你不是。』

『是的，床上的小女孩就是我的女兒。』

『不，她不是。』

但是他想她也許是，於是舉起拳頭向睡着的孩子走近一步。他當然沒有打她。他坐到地板上哭了，文黛不曉得怎樣安慰他，雖然她從前很容易的就能够安慰他。她現在只是一個女人了。她跑到屋外去

想。

彼得還是哭，不久就喚醒了琴。她坐起在床上，立刻覺得有興趣。

『孩子』，她說，『你爲什麼哭？』

彼得站起來向她鞠躬，她坐在床上也向他一鞠躬。

『喂』，他說。

『喂』，琴說。

『我的名字叫潘彼得』，他告訴她說。

『是，我曉得。』

『我回來找我的母親』，他解釋說，『帶她上永無鄉去。』

『是，我曉得』，琴說，『我正在等你呢。』

文辭怯懦的回來之後，只見彼得坐在床欄上得意揚揚的啼，琴穿着夜衣滿屋裏狂喜的亂飛。

『她是我的母親了』，彼得解釋說；琴落下來坐在他旁邊，臉上露着彼得頂歡喜看的樣子。

『他真需要一個母親』，琴說。

『是，我曉得』，文黛絕望的承認說，『沒人比我曉得的更清楚。』

『再會』，彼得向文黛說；他飛在空中，毫不慚愧的琴也隨着飛起，這已經是她最容易活動的方法了。

文黛跑到窗前。

『不，不！』她喊。

『只是春季掃除罷了』，琴說，『他總是要我替他春季掃除的。』

『我但願能同你一起去！』文黛太息。

『但是你不能飛呀』，琴說。

當然文黛終於放他們兩個飛去了。我們最後的一瞥，還可看見她立在窗前，看着他們在天空飛去，遠得到像星一般的小了。

你看文黛的頭髮變白了，身體也縮了，其實這事老早的發生了，琴現在是一般的成年女子了，女兒名叫瑪格萊特；每年春季掃除的時候，除非他自己忘記，彼得總來接瑪格萊特到永無島去，給她講關於他自己的事，她很用心的聽。瑪格萊特長成之後，她又有一個女孩，這個女孩又來做彼得的母親；孩子們總是歡樂的天真的沒有心腸的，這事總是這樣繼續下去。

潘彼得

一九二九年十月初版 二千册

實價一元

原著者 Sir J. M. Barrie

翻譯者 梁實秋

上海望平街

發行者 新月書店



87

11122

